

田 參
I 246-4
W J X

九〇年

神眼鸞兒

卷 早 一 千 一 百 一 十 一

出版 局 廣 東 省 廣 州 市 中 山 路 一 號



目 回 集 下

- | | | |
|-----|-----------|-----------|
| 第一回 | 清官遇險妙手解重圍 | 逆子爭妻狠心圖老父 |
| 第二回 | 春聲觸耳處女亂芳心 | 豔色臨窗強徒思染指 |
| 第三回 | 語甜似蜜暗算轎中人 | 貌豔於花難爲柳下惠 |
| 第四回 | 淒風苦雨籬下侵花枝 | 皓月明星庭中誅草莽 |
| 第五回 | 情天聚首一縷結同心 | 醋海騰波四婢先斃命 |
| 第六回 | 禿袖蠻腰密謀誅惡道 | 袴天席地急病遇庸醫 |
| 第七回 | 水深火熱病榻見多情 | 鬼哭神號通衢出怪事 |
| 第八回 | 昭昭果報屠戶失頭顱 | 脈脈含情佳人調慧舌 |
| 第九回 | 脣槍舌劍猾吏作冰人 | 面熱腸炎臆官涎美色 |
| 第十回 | 七載奇冤一朝大白 | 雙姝得偶全部告成 |

我三霸是一個好男子誓不敵
盾的



靜墨



惠民縣立刻開棺剖腹相驗

偵探奇情
長篇小說
神眼
鶯兒

第一回
插圖

偵探奇情
長篇小說

神眼鶯兒

第二回 插圖

鶯兒尋了好多時才尋到那個
吉祥春飯店



鶯兒連忙拔出寶劍在他的面
上一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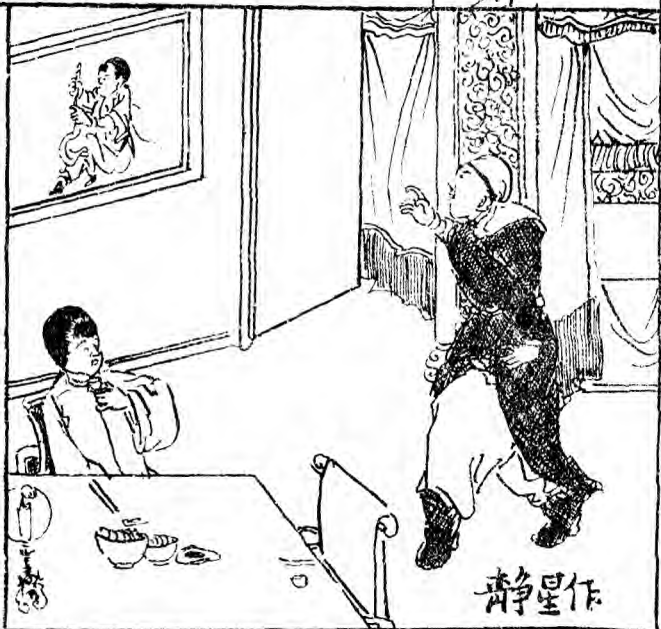


為首的一個說道她不回來我
偏要押着她回來



靜星

那一個花木蘭的龐兒和神眼鶯兒
一樣的嫵媚



靜星作

偵探奇情
長篇小說
神眼鶯兒

第三回 插圖

偵探奇情 神眼驚兇

第四回 插圖

你做梦還未做得醒哩馬三便
有人來要你的性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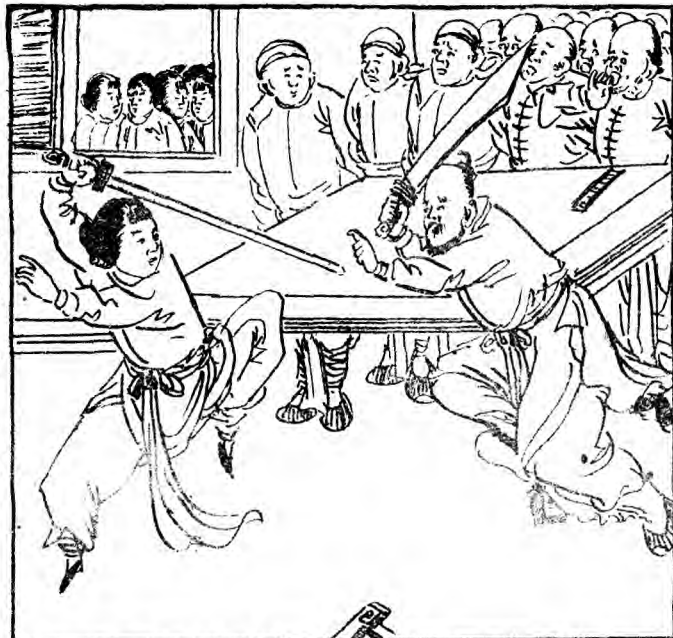


靜醒乍



駱如亭從房間裡跳了出來將
一根鐵棍飛舞起來

一刀向她連肩搭背砍了下來



她四個聽得這一句沒頭沒腦的話倒弄得彊住了



偵探奇情
長篇小說

神眼鶯兒

第五回 插圖

偵探奇情
長篇小說

神眼驚兇

第六回 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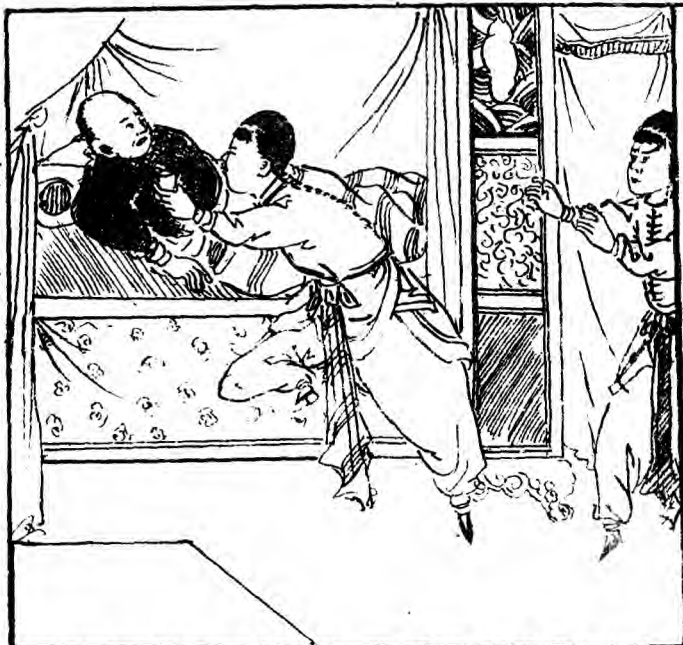
他猛的用劍一劃立刻成了一
個斗大的窟窿



他細細的一看連道該死該死



喘吁吁的亂說了一陣子這鏡
又躺了下去



偵探奇情
長篇小說
神眼鴛兒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果然有三三五五的人們
來求他救命的藥方



第七回 插圖

偵探奇情
長篇小說
神眼驚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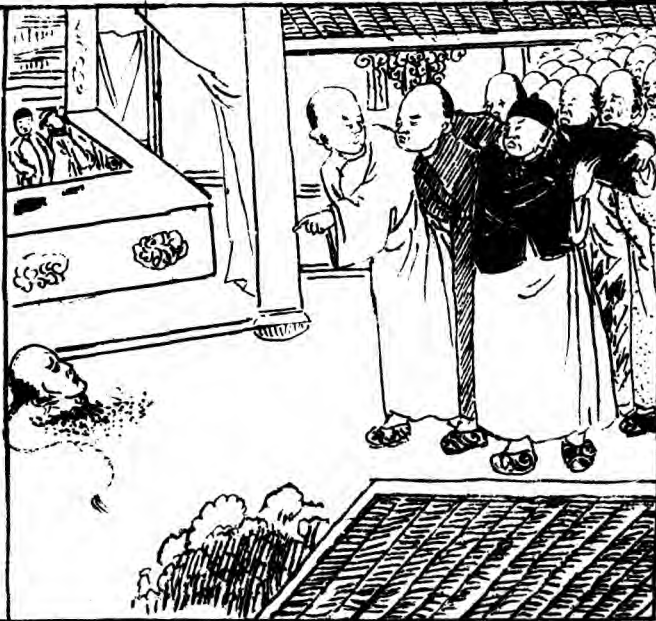
第八回
插圖

她沒命價的喊道不不不得了了



靜聖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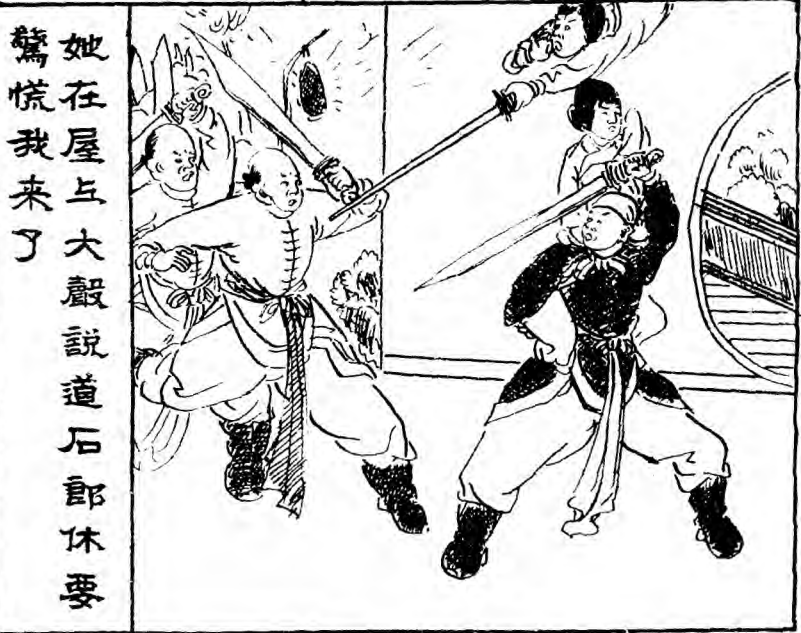
魚市口極熱開的地方發現了
一顆血淋淋的人頭



季文彪冷笑一般道老丈這些
語未免忒也迂腐了



偵探奇情
神眼驚鬼
長篇小說



她在屋上大聲說道石郎休要
驚慌我來了

第九回 插圖

偵探奇情
長篇小說
神眼驚兇

第十回
插圖

聲
她將紙綻焚化了又禱祝了兩



駱紅亭

靜呈送

僱了一隻大船扯滿了布帆直
向金陵發進





偵探奇情
小說長篇
神眼驚兒
下集

黃浦 汪景星著

第一回 清官遇險妙手解重圍 逆子爭妻狠心圖老父

且說那個女子。用點穴功將章三霸點住了。她便向惠民縣施了一禮說道。大人受驚了。惠民縣用着驚疑的目光向她打量了半天。纔開口說道。女英雄尊姓大名。不知何故來救下官的性命呢。她抿嘴笑道。我們老師做了官。便將我們一班弟子都忘掉了。惠民縣聽得。又向她細細的一打量。不禁脫口說道。你敢是歐陽小姐麼。驚兒點頭笑道。怎麼不是呢。惠民縣連聲嘆道。虎父無犬子。這句話的確不錯。快些請坐。你從那兒來的。驚兒笑道。家父在潼關外邊獵得幾隻香雀兒。在家裏煮了停當。想起你老人家來。特地叫我用磁罐裝好。送給你老人家下酒。我想我和老人家分別有七八年了。急切要來看看你老人家。所以我不等過夜。我便來了。師母來沒有來。惠民縣道。她倒沒有來。現在清

河口家裏呢。你們爺好麼。鶯兒道。託你老人家的庇。原來這惠民縣姓柏。名字叫做家禎。是一個窮秀才的出身。當他沒有高昇的時候。便在鶯兒的家裏。教鶯兒八兒倆的書。他和鶯兒的父親。一向是有很深厚的交情。他如今青雲有路。做惠民縣了。但是他們老賓東的原誼。仍然如舊。不時皆有書札禮物往還的。所以鶯兒才脫口叫他做老師的。柏家禎拉着鶯兒的手。誇個不休。嘆了不休。幾乎將方才要送掉性命的一層事兒忘了。那個二衙這一刻也將飛出去的三魂七魄。漸漸地聚了起來。對柏家禎說道。大人這要加害你的賊人。還站在這裏。應該怎樣的發付他啊。惠民縣還未開口。鶯兒忙點起來。用手在章三霸的背脊上一點。三霸頓時恢復了自由了。鶯兒深恐他還要強頑。她便將他的一雙手拉了到背後。就着他的。小辮子綁了起來。嬌聲喝道。你這死囚。今天膽敢加害清官了。我且問你。柏大人有那些不好的去處。便值得你來下毒手待他。快些說出來。章三霸冷笑一聲道。殺賊官不成。這或是他的惡運當道。天數使然罷。你問我爲什麼要加害於他。我章三霸也是一個戴髮含齒的人。他

如果沒有可殺之道。我也不失心瘋了。爲什麼無緣無故的要來殺害好人呢。驚兒道。你且將他可殺的去處講了出來。他道。眼見一層姦殺案。一層失竊案。兩層一層也沒有問得清。反將一個漠不相關的姓郁的。生生用大刑拷殺了。並且勒令郁家的孤兒寡婦還要贖出三千兩來。稍有心肝的人們。誰不說這狗官油膩了心呢。我章三霸今天碰到你這助紂爲虐的小賊婆。噢你捉住了。也是我應該送命罷。我死了。倒沒有什麼要緊。只是我們惠民一縣的人民。向後去。負屈含冤。永不能再見天日了。要殺便請殺罷。我章三霸是一個好男子。誓不皺眉的。惠民縣下了坐位。到三霸的面前。深深的一躬到地。口中說道。壯士所教訓下官的話。下官十分欽佩。但是姓郁的案子。已給下官問得錯了。果然是下官糊塗。冤殺無辜。下官應當自請處分。只是有一件事。我要請問壯士。這畢家案子。明明是病死的。你怎的說是姦殺案呢。章三霸道。請你不要做這些春夢罷。那個畢蒼生是他的兒子和小老婆害殺了的啊。你說你相驗過過了。我且問你。他的肚皮裏相過沒有。列公。這章三霸怎知道這畢家案子的原

因的。原來他和一起小偷成日價在東嶽廟裏廝混。久而久之。他被他們染上一個偷竊財物的毛病了。他本來會不少的外功。飛簷走壁。他却是慣技。他出了兩回馬做的生意。進帳又多。而且又沒有落把。（落把便是被捉）弄來的財物。和小偷們大喫大喝一陣子。將銀錢攪得光了。這纔又去幹哩。他們一班同道的當中。因為他的硬分兒比較別人來得多。因此大家便拜他做老大。他也受之不疑。可是他有兩種值得記載的好處。第一他抱着非不義之財不偷。非不義之人不近。第二他弄得的錢財。十成當中都要提出三四成來濟恤一班老弱稚少的乞丐。餘下的這纔供自己利同道揮霍哩。那班小偷的徒弟。成日價的在外邊給他做手眼。探聽各處不義之財的來源。探到了一筆。便來報訴給他。他便去從而偷之。這一天有兩個小手眼來報告給他。說西門外畢家實在發的不義的財氣。章三霸便在夜裏到畢家去了。他躡到他家後面的內套房屋上。悄悄的一聽。不聞得有什麼聲息。他便從天窗子朝下望去。只見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兒。和着衣服躺在榻上。鼾鼾的熟睡。一個二十左右的少

婦獨自坐在窗前。在那裏調脂抹粉的打扮着。停了一會。她打扮了停當。悄悄的回過頭來。朝那個睡在榻上的老頭兒望了一眼。櫻唇一動。露出一排嶄齊雪白的牙齒。很很的將下唇咬了兩咬。又閃着騷眼。對他很很地釘了兩下子。頭點了兩點。便輕手輕腳向房外而來。章三霸在屋上看得清清楚楚。暗自說道。這婆娘不是好路道啊。我倒要看看她出房去幹什麼事咧。他便由屋脊上面探身下來。到了簷口。他雙手抓着簷頭的木椽。向下面望去。只見那個少年女人毫無聲息的走到天井裏。輕輕的將手兒拍了兩拍。瞥見東北角上月門呀的一聲開了。一個十六七歲漢子的一溜煙過來。張開兩臂。一把將她抱住。啜了一陣子。一連親了好幾個嘴。低低的說道。我的心肝。我兩天沒有看見你。我想煞了。你爲什麼……說到這裏。房裏忽然咳嗽一聲。那個少婦嚇得立地和那少年分開。大三步小兩步的跑到房門口。向裏一張。重行又出來。向那個少年說道。活該。我只道那個老死鬼醒了的呢。原來沒有醒。正在那兒挺得起勁哩。那少年更不答話。便將她的手兒拉。並着肩兒。走向西邊的屋裏去了。

章三霸暗道。我倒要去看看他倆究竟幹的是什麼勾當呢。他便了一個燕子穿簾的架式。平空飛到西邊的屋上。他伏在天窗戶上面。一聽。只聽得下面有人說話。你不用這樣急死鬼也似的。不過二天沒有利你做那個把戲兒。馬上便和窮神一樣的來了。今天的正當事情。還沒有去做咧。萬一那個老死鬼醒了。那便怎麼辦呢。再給他撞見了。那麼你我倆還想容易的過門嗎。說到這裏。那個少年答道。那個楊老闊今天來沒有來啊。她道早就來過了。你還不知道麼。五千兩銀子都拿去了。那少年又道。他將貨色交來沒有。她道交來了。現在套房裏面呢。那少年猛的從床上坐起來。說道。要辦便辦吧。不要走漏了風聲。那可不是耍的。她道。我也是這樣的設想。我倆便去動手罷。他倆說着。逕出房門。又向東邊的套房而來。到了套房門口。那少年便悄悄的房門後邊一掩。那少年婦人在梳頭台底下。拖出一隻罈子來。向來少年招手。那少年便從門後邊出來。搶到床前。用一條白紗的汗巾。將那個躺在床上的老頭兒的嘴紮了起來。那婦人便替那個老頭兒將下衣脫去。用一根尺來長的茶盃粗。

細的竹筒兒直嵌入那老頭兒的肛門裏面。又在議子裏面取出一隻大老鼠來。將老鼠的尾巴用火燒着。納到竹筒裏。那隻活老鼠被燒着尾巴。一痛。不由的很命的往肛門一鑽。進了那老頭的肚中了。請教一個活老鼠鑽到人的肚中能文質彬彬的不動麼。不消說。一陣亂躡亂跳。那個老頭子也隨着牠一陣亂躡亂跳。便不動了。那少婦忙將竹筒放到罈子裏去。將已死的老頭兒頭上的白紗巾解了下來。又將他的褲子穿了起來。將他的雙腿拉直。躺在床上。那少年婦人對那少年說道。好了。我們從此向後又少一個魔頭了。你可放心大胆的來孝敬你的娘吧。那少年笑嘻嘻的說道。我早就有這個念頭了。只是不敢出齒。不料這個老死鬼竟自己要討死。却怪不得我們了。他要是識相一些兒。今天我再也不肯用這種辣手待他啊。章三霸在屋上看得清清楚楚。不由得將一股無名毫火。高發三千丈。一時按捺不下。暗道。似這般無恥的男女。不殺了。等待何時。他一順單刀。便要下去。結果他倆的性命。猛聽得正南的主屋上。有人一擊掌。他知道自己朋友到了。他也一擊掌。呼的一聲。由主屋上躡

過一個人來。渾身紮束。手執一對鐵尺。到了三霸的面前。附着三霸的耳朵輕輕的說了幾句。三霸點頭稱是。他倆便一齊動身走了。列位。方才來的這是什麼人呢。原來是三霸一拜的把兄弟。胡老四。他來對三霸說的是什麼話呢。原來他對三霸說道。現在老二在城東白馬寺碰到了喫生米的了。請你就去助他一陣兒。如不然。他今天定然要落把了。三霸聽得這個警報。那敢怠慢。忙和胡老四去援救秦老二了。話分兩頭。那一個少年。一個少婦。他倆是誰。不消說。一是畢海清。一是鮑氏了。畢海清不是畢蒼生的兒子麼。難道親生兒子。還能下這種慘無人道的手段對待自己的老子麼。恐怕沒有這種奇事罷。無論他的老子。對待他怎樣的凶酷。怎樣的嚴厲。總之父子天性。至多不過父子脫離關係。兩不相擾罷了。萬不至於下毒手的。咳。這些話。雖然不錯。但是宇宙之大。何奇不有。畢海清便是一個真正的弑父逆子。他爲什麼要害他的父親呢。原來爲着一個色字啊。色字頭上有張刀。這張刀却不問什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只要用的是色字頭上那張刀。那麼。皆可以動手的。看官。你道這個色字頭

上。這張刀多麼厲害啊。當畢蒼生將這個禍水請了進門之後。他的令郎心中便十二分不悅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在蒼生沒有討鮑金花之前。他的令郎却在鮑金花那裏。走過幾趟小路了。他是一個初嘗滋味的少年。經得起鮑金花那種軟硬的籠絡手段對待他麼。不消說竟像一隻雨淋的田鷄也似的。快活得不知可云了。不想平空的跳出一個令尊大人來。將他的唯一愛人奪了去。自己受用。你道他能就此甘心了嗎。常言道得好。祇有子頂父職。却沒有一個父頂子職的道理。他既然父不以子爲子。我也不妨來上一個子不以父爲父。好者近水樓台。容易得月。如今他做了座上之賓。我不妨權作門外的乞丐。可是佳賓乞丐。形式上雖然有一些分別。可是考其實在來。也不過是同是一喫。只要恢復我的先前快樂。那麼倒省得我到院子裏去化鹽錢哩。如今一碗肥肉。盛在自家的碗裏。還不是要喫喫。便喫喫。要解饞。便解饞麼。而且又是輕車熟路。用不着什麼手續了。鮑金花到畢家來。也存着這個心理。一則是看着金錢的分上。再則是手揮五絃。目送飛鴻。心中意中却另有其人。這人是誰。

不消說便是畢海青了。如果沒有畢海青。單單的那個行將就木的畢蒼生。老氣橫秋的气概。瘦驢過夏的軀殼。加上言語無味。面目可憎。八個大字。不要說鮑金花不願意和他廝混了。隨便是誰。我可要說一句。不敢承教咧。過門沒有一個月。鮑金花的鼻孔裏。老人味道透得夠了。這一種食之無肉。棄之有味。鷄肋般地生活。過得夠了。每每到了興來的時候。那位畢老先生。却文質彬彬的起來。浪得那個一日不可無□□的鮑金花。幾乎要發狂。鎮日價的愁眉苦臉的。比較那一位三月不知肉味的孔老夫子。還要難過一些。飢民沒有飯吃。不過是餓得慌。但是鮑金花的難過。並不是餓。窮人到冬天臘月。沒有衣服穿。不過是凍得慌。但是鮑金花的難過。更不是凍。他的難過。讀者們意會吧。無須在下赤裸裸的來言傳了。他在這一萬個不情願的生活中掙扎。總算她的見識高明。馬上便改了一個失之東榆。收之桑榆的計劃。她以為李廣已老。無能爲矣。甘羅正少。可以用之。她便暗暗的施一些兒顏色。給畢海青。海青起首見她將一副晚娘的面孔拿了出來。倒也不敢十分造次。在沒人的時候。便向她說

一聲。你現在高昇了。她總是笑而不答。這一來。海青又弄得欲進不敢。欲退不甘了。孝子雖然滿心想承歡於膝上。但是又不知這個慈母。領不領他的盛情。假使她來上一個璧還盛意。愧不敢當。那麼不是要弄成彊局麼。而且她既不答應。必然要在老王爺的枕邊上本章的。那麼不是彊上加彊麼。因此越發不敢貿然求進。現在見她有這樣的好顏色。賜下來了。不消說。還不趁勢來上一個得寸進尺麼。他倆便在背地裏幹了兩回子頂父職的調調兒。幸喜沒有人撞見。以後他倆便常常的耍這套把戲了。可是天下事。要得人不知。除非己不爲。無論你幹的事情怎樣的祕密。終有被人識破的一日的。有一天他倆又在幹那個成雙作對的勾當了。正在雲濃雨密的時候。突然從外邊走進一個人來。你道是誰。那就是那位畢老先生。他見了這種越俎代謀的怪劇。直氣得散光透頂。暴跳如雷。畢海青褲子都沒有來得及穿。赤條條的跑了。那位宜父宜子的鮑金花。見他窺破了行藏。不得不急轉直下了。她便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哭得什麼似的。一面哭。一面說道。我從今以後還有什麼面目去見人啊。你生

下這種不肖的逆子來欺負我。我到縣衙裏去喊冤去。畢老先生聽得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趕過來摟着她哀告道。好奶奶。你却不能這樣的做啊。如果真個到縣衙裏去。那麼不獨我畢蒼生一臉的皮要剝了。便是我們畢家三代的祖宗。也要給人家罵得在坟墓裏翻跟斗哩。好奶奶。千不是。萬不是。只怪我這個老畜生不是。不該生下這種禽獸的孩子來得罪奶奶。奶奶請不要動氣罷。我去重重的責罰這個小畜生便了。我不將他生生的打死了。我也對不起我的三代先靈哩。鮑金花聽得暗自喫驚道。這却不對哩。他打死了他。不過少了一個兒子。還有一個哩。可是我這後半世的寂寞日子。怎麼過呢。她忙道。你這話又不對哩。你要我不到縣署裏去告狀。也可以。但是不應該拿打死兒子的話頭來嚇我呀。你的兒子。年紀還小呢。差不多人情世務。還未十分解得。他才來強迫我幹這個調調兒的。如果他曉得好歹。他還能有這一齣麼。你是個做父親的。自當將做人的禮節。交待他。叫他下次不要再做這些無意識的勾當。那才是你爲父親的道理咧。自己不說失於教導。反要將兒子生生的打死。你

總計不過只有兩個兒子。打死了一個。還有一個。假使這一個再生了疾病禍患。那麼叫我後半世依靠誰過活呢。她說着。又嬌啼婉轉的哭將起來。畢老先生聽得。連珠價的說道。不打。不打。我遵從你的話便了。我直淡淡的說他幾句便了。方才我也是憤極一時。纔說出這很心毒意的話來的。其實他是我生的。隨便他怎樣的大逆不道。我也不能便將他置於死地啊。鮑金花道。好好。既然是這樣。下次你去關照他。不要到我的房間裏來罷。畢蒼生沒口價的答應着。其實這兩句話不過朦混那個畢蒼生呆鳥罷。除掉畢蒼生的房間裏。不好碰頭。什麼地方不能幽會呢。她和畢海青在暗地裏商量出一個方法來。這個方法。便是請楊阿任設法謀斃了畢蒼生。她倆將畢蒼生謀斃了之後。滿擬這一遭可以肆無忌憚的。各遂所欲了。店中的夥友。十個有九個擡順風旗。說順口話的。大家都是爲飯碗的問題。誰還利飯碗有仇。定規要將她碰碎了麼。因此縱有一兩個窺出這其中的奧妙的。他們都噤若寒蟬。屁也不敢放一個。等到畢仲生由四川回來了。有幾熱血的傢伙。免不得要念他倆的歪嘴經啊。畢仲

生手足情深。怎能漠然不關呢。便到縣衙裏去告狀了。惠民縣准狀相驗。因爲傷在肚皮裏面。那裏驗得出來呢。經章三霸將前因後果細細的說了一個明白。惠民縣立刻重行開棺剖腹相驗。可不是一隻極大的死鼠在畢蒼生的腸子裏麼。惠民縣便將畢海青和鮑氏拘來。又將楊阿任捉住。他三個還要抵賴。章三霸便給他如土委地的證得實實在在。他們張口結舌。一句話也沒有。至此惠民縣便命將他三個凌遲處死。在畢蒼生家。提出一萬銀子來。憐恤郁家孤兒寡婦。官府裏又出了三千兩銀子。二千兩給他家造一宅房子。買一些田地。一千兩替死者立碑修墓。墓成的那一天。惠民縣便親自到他的墓上哭祭了一番。鶯兒便勸惠民縣將章三霸放了。惠民縣便切實的曉諭了他一番。又將章姣姣帶來。叫她將三霸領了轉去。說也奇怪。一個桀驁不馴的章三霸。經此一番挫折之後。却改了行業了。不願再去幹這無意識的勾當了。章三霸的姐姐特地將鶯兒請到家中。置一桌酒筵。謝她的手下留情。口中作福。因此鶯兒便利章家姐弟認識了。她在烏風道院和她廝拚了數十合。在手腳解數裏

看出來了。她倆在無人之處。談起當初的事情。鶯兒這才恍然大悟。既而又悽然長嘆道。像姐姐這樣天資聰明而且又有這樣一身的硬分兒。如今埋沒在這不正當的腌臢地方。未免太覺不值得了。姣姣聽得。咬一咬牙齒說道。這事不須妹妹說了。我豈是一個不明白的。但是我在這裏。有兩種很深的關係呢。第一我進了這烏風道院。自己用的一枝寶劍。給那個楚雲妖道姑收到藏兵的祕密室裏去了。她恐怕我沒有真心和她們合作。故而先將我的寶劍拿了去。當做祇押品。第二我有一個仇人。也在烏風道院裏面呢。我來的時候。和他碰面。抵有一回。以後便沒有看見他。聽得楚雲說起來。他說他現在到兩湖去召集入黨的人了。大約要在下半年才回來。我有了這兩種的關係。祇得按着性子。在那裏住着。等待那個囚徒回來。我便做了他。和這一起的狗男女決絕了。鶯兒道。你那道院。像你這樣的硬生有幾個啊。

【評】射湖釣叟說。做小說過奇。便有荒唐奇誕的譏誚。不奇也有泛俗平常的批摘。小說不容易做啊。最好能寫奇的事情。而能在情理之中。那麼。却算

是做小說的能手了。像郁家這背謬人倫的案子，不用一個色字來描染，那麼便不在情理之中了。得着這個色字來做主腦，不獨不乖背人情，且而與現在專寫奇案的小說分道揚鑣，不落普通小說一些兒俗套。著者用心，我們可以知道了。

第二回 春聲觸耳處女亂芳心 豔色臨窗強徒思染指

姣姣答道：談起這烏風道院裏的硬生來，倒也不少哩。是在雲字班輩裏的硬生，硬分比較我好的。有三四個哩。那個楚雲是雲字輩中最利害的一個。她那一口青龍劍，端的九層十八門，使起來真可以稱神出鬼沒咧。鶯兒道：他們幹的是黑道上的事情麼？姣姣道：她們在三年前幹的是黑道上的事兒。現在却洗手了。鶯兒道：黑道上的事情丟了，自然是改邪皈正了。怎的又在廟裏做這些搆惑愚民的事情呢？姣姣道：談起這話來，却長哩。楚雲一向是在山東蓬萊着脚的，因爲在曹州府將府大人的公子拐到廟中，輪流纏姦，將那個小公子纏死了。曹州府手下有一個參將，名字叫雷震霄，是大同鄭鋼鬚的得意愛徒。

他的硬分兒。北五省的黑白道上誰不知道。比較他高一些兒。竟沒有幾個。他在曹州府制下。不過擔着一個虛名罷了。其實他一點責任也不擔負的。一經有了什麼不易解決的事情出來。曹州府便倚他爲顧問。他也極力幫忙。府大人的兒子失蹤了。他自然要十分担心的去尋啊。不上半月。果然給他探出頭緒來了。他便調動自己一班的兄弟們。到蓬萊的飛霞廟去。勦得一乾二淨。那一場除了楚雲隻身逃走。餘下一網打盡。半個也沒有逃走。楚雲逃到這裏。便和烏風道院的院主。百靈道人。合作。這百靈道人也是西南五省的黑道上頭腦。如今和她軋了朋友。真個如魚得水。坐臥不離。她便主張和百靈道人組織一個夫妻黨。各行各的道。百靈道士也不表示反對。便和她着手進行了。過了一年多。他倆的手下皆有一千多內外門徒了。大凡人們。隨便幹什麼。大概皆脫不了厭舊喜新的脾氣的。當他倆正初結識的當兒。如膠似漆。十分恩愛。什麼醜態都給他倆做得盡了。百靈道人。將楚雲當着一塊別人不得染指的禁脔。楚雲將百靈道人看着一個不可再得的異寶。一年多的日子。過下來。他

倆覺得皆有一些討厭起來了。每天不過做的如此這般的調調兒。像煞久病人喫的薄粥滋味一樣。結果他倆由厭惡生出新穎的方法來了。你道是什麼方法呢。原來百靈主張交換傳道。什麼叫做交換傳道呢。便是他倆將自己的門徒。一齊集到大殿上。一邊男性。一邊是女性。百靈道人便在那一羣婦女當中。着意揀選了數十個。帶到祕室裏去傳祕密的道。楚雲也在男性中挑選了許多面目俊秀身材魁梧的。帶到自己的祕室中去傳祕密的道。給他們祕密……也不過是人人知道的祕密。而且是人人辦得到的祕密。他倆這樣一調度。果然非常的滿意。不過兩邊的高徒。皆感着一種粥少僧多之嘆了。一邊常有五六十個哩。平均算起來。要兩個多月才輪到傳一回祕密哩。像這樣既長且遠的期。他們無怪要時常起一種遠水不救近火之慨了。總算他們的兩位師尊原諒她們。體貼他們。除却傳授祕密。還教他們和她們互相研究研究。因此他們便如願似償的了。他們互相研究得討厭了。有兩個頭腦清新的。他們便到外邊去尋野食喫了。這個風氣一開。可是週圍的婦女。受了他們的

德惠不淺哩。女同志們見他們在外邊尋野食喫了。她們自然也另想出路了。可是百靈道人却抱着一個利權不外溢的主意。她們和他們互相研究研究。是可以的。但是要去和外邊的人去研究。那可是不成功的。他便曉諭她們。不准她們到外邊去。亂與道外的人研究。洩漏道機。她們果然不敢出他的範圍。因此周圍的一班青年的男子。便失却了許多豔福。那一班男道友。成天價在外邊幹那些粧神作鬼的勾當。楚雲只要有二五個高足陪着。他也不去多事了。百靈道人聽得週近的風聲不好。恐怕要拆穿了他們的祕密。忙下令不准他們再到外邊去幹這些勾當。他們口中雖然嚷得震天價響的不幹不幹。可是他們暗地裏仍然幹着他們舊有的工作。百靈道人見自己的命令不行。便責備楚雲沒有約束。楚雲受到他的責備。心中十分不服。不由的反唇相稽。大吵了一場。因此他倆便發生了意見。楚雲弄得生氣起來。便索性叫他們到外邊去儘量研究祕密。這一來強姦暗殺的新花樣。越發層出不窮了。百靈道人見這樣的情形。知道是楚雲指使的。不然他們斷沒有這樣的膽子的。但是

楚雲的硬分兒。比較百靈道人來得高。他惟有敢怒而不敢言了。有一天有兩個小瓜牙兒。在外邊探得一個消息來。告訴給楚雲。說八村的人民要聯名到官裏去請官裏派大兵下來查搜八村境內居民的劣跡。楚雲聽得吃驚不小。便命那班小瓜兒出來佈散謠言。說那班被姦被殺的婦女。皆是亂神光降的。八村的愚民知道些什麼呢。他們便集資在烏風道院裏面。修建一所麻姑殿。今天是新殿落成。麻姑像塑好的日期。所以八村的婦女全來敬香的。說到這裏。鶯兒問道。那麻姑殿上那班少年婦女。喫那個女妖道帶到裏面去幹什麼了。姣姣說道。他們嘴裏說是帶她們去懺悔了。其實便是將她們帶去淫污了。他們有一種媚心亂神的毒藥。將那些婦女姦淫過了。便將媚藥給她們喫。她們喫了媚藥之後。便着了迷了。再也不想回去了。鶯兒聽到那裏。不由將銀牙咬得格格支支的作響說道。這一班害人的東西。不將他們一網打盡。將來受他們累的。恐怕還要多哩。姣姣說道。你的話未嘗不是。但是雙拳不敵四手。好漢祇怕人多。而且裏面的機關又多。你一個人前去。怎能成功呢。我便是幫助你。

也不見得便取勝的了。驚兒道。我們一道來。還有一個朋友哩。他的各門功夫和我較量起來。還要比較我好哩。姣姣聽得。忙道。這人現在在那裏呢。驚兒道。他同我一同進院的。是一個少年貌美的女道士。將他帶到後邊去了。我想他馬上便要出來了。說罷。姣姣跌足嘆道。不了。不了。他這一去。准要着迷了。能將性命丟了。那還是萬幸哩。驚兒聽得。喫驚不小。忙道。怎見得的。姣姣道。那個帶他進去的女道士。就是楚雲。你想他進去。還不是凶多吉少麼。而且他和你是一同來的。你在西邊。已經和那班囚徒破了臉了。楚雲得着這個消息。一定要加害你的朋友了。不知道你的朋友。是一個什麼模樣的人兒呢。驚兒道。是一個二十不到的少年。生得眉清目秀。溫文風雅。乍看上去。誰也不知他有一身的軟硬功夫的。姣姣聽得。越發頓足急道。這樣更沒有生路了。驚兒道。此刻我們何不可再到院中去救他出來呢。姣姣搖手說道。動不得。你此刻再去。不獨我要受累。只怕連你還要受累呢。你且耐着性子。在八村東首。一個吉祥春飯店裏住下。我到明天下午未牌。或是申牌時候來。送一個確實的消息給你。

便了。鶯兒只得答應。姣姣便道：「我們暫且分手罷。不要遲了回去。給他們疑心。那便不對哩。」鶯兒點頭答應。她倆便分道了。鶯兒尋了好多時。才尋到那個吉祥春飯店。她便住了下來。那個店老闆見她半夜三更來下店。而且身邊又帶着武器。暗暗喫驚不小。可是又不敢公然不納。只得暗暗的留神提防着她。鶯兒在房間裏面休息了一會。便叫茶房送一些兒茶水來。她盥洗了一會。便倒了一盃茶。邊喫茶邊打着主意。不多時。更鼓已經敲過三下子了。他忙將窗門關好。預備熄燈就寢了。忽地下面有人問道：「小姐。你可要喫夜飯不要？」她聽得了。只得將樓窗重行開了。說道：「我現在要睡了。夜飯不喫了。」那個茶房道：「小姐。如果需着一些兒。我們這裏蓮粥藕粥皆有的。她聽得忙道：「好得很。既有蓮粥。你可送一碗薄一些兒的來吧。」那個茶房聽得答應了一聲。便去了。不多會送來一碗蓮粥。他便走了。鶯兒道：「我喫了蓮粥便睡了。你明天來吧。我要什麼。我便喊你來。」便了。那茶房答應去了。她便拿起匙來。慢慢的將碗內的蓮粥喫了兩口。覺得十分乏味。便放下匙兒不喫了。在這個當兒。猛聽得隔壁房間裏面發

出很奇怪的聲音來。起首倒不十分的劇烈。後來漸漸的緊急了。好像無病呻吟的一般。她暗道。這一刻兒難道隔壁有人患病不成麼。可憐在旅地上生了毛病。是最苦的一件事。而且當着現在又在更靜的時候。連醫生都沒有地方去請哩。她想到這裏。不禁替那個生病的人很担着幾分心事。她不由的離了坐位。走到板壁的傍邊。可巧那板壁上面。有一個酒盃口大小的洞兒。一線燈光。從那邊直透過來。她便將香腮湊到板壁的傍邊。從那一個小洞。向對過去。只見那房間裏。迎着窗戶。擺一張牀。牀上懸着一頂藕色絹的帳子。帳子面前放着雙男靴。一雙不滿三寸的小鞋子。帳子是放下了。祇見帳鈎微動。叮咚作響。看官你們都是過來人啊。這帳裏的頑意兒。你們自然點頭會意了。在下定要倒樹清根的完全寫了出來。不是穢濁而又乏味麼。神眼鶯兒看了一眼。不禁粉臉飛紅。倒退數步。到了床邊坐下。那一顆芳心不由的突突的亂跳。上一陣兒。她又站起來。將窗門關好。和衣躺下。不住的亂思胡想起來。大凡一個人。不論男女。到了十七八歲之後。人非太上。孰能忘情呢。而且又目睹這種

活劇。無怪鷺兒的神魂不定了。她躺了一會。覺得滿面發燒。她便重行坐了起來。噓的將燈吹得熄了。才又和着衣服躺了下來。說也可恨。她的隔壁的帳子裏。一齣大打出手的武劇。再接再厲。還未停戰哩。這一番的聲音越發響得厲害了。她先羞後恨。暗道。不如過去將這兩個狗男女殺了罷。她想到這裏。便霍的坐了起來。猛的又轉過念頭來說道。唉。我未免太多事了。那兩個假使奸夫淫婦殺了。倒還值得。萬一是夫妻。那麼……她想到這裏。不由的蘇了一口出氣。將方才的一股怒火消滅到無何有之鄉了。她倚着枕頭。心裏一陣不耐煩起來。那無端的愁緒。重重困上心頭。而且同來的一個石中玉。落下牢籠。現在生死也未卜。更覺無聊。常言道。人逢喜樂精神爽。煩悶憂愁睡得多。她倚在枕頭上面。不知不覺的便入夢了。不多時。呀的一聲。將她從夢中驚醒。睜眼一望。只見窗門已經開了。她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使了一個敗葉翻風的架子。從牀上直甩到牀下。在肩頭上拔下了寶劍。目不轉睛的候着。此刻屋上有人。噓道。老陸。你先下去吧。這個頭刀兒讓給你罷。一個答道。如此我便要謝謝你。

了一個又道。自己的朋友。客氣什麼呢。這塊荒田。讓你去耕得熟了。然後我再
去享着現成。還不好麼。說到這裏。一條黑影子。由窗口直躡進來。到了床前。正
待……冷不防鶯兒由背後出來。伸手在他的右脅下一點。他頓時矮了一截。
直挺挺的躺在地。一動也不能動了。她也不聲張。靜悄悄的在候着那一個
進來。那一個在外面等了好多時。不聽見裏面有什麼動作。好生焦急。暗道。不
對。不對。這個傢伙。在裏面得着趣了。到這會子還不肯出來。我且下去看看。他
說着也進了窗口。鶯兒搶上去一把。叉着他的下頰。那個傢伙。忙要掙扎拔刀。
鶯兒忙將寶劍拔出來。在他的面上一晃。說道。好賊囚。不要動了。那傢伙嚇得
張大他兩隻眼睛。一個字也喊不出來了。鶯兒順手在他的肩窩上一點。他便
和土木偶人差不多了。木呆呆的站在那裏。一聲也不響。鶯兒將他倆安排停
當。便將燈重點起來。先走過去。將他倆雙背倒剪。捆了一個結實。然後用活血
功將他倆一點。他倆這纔復了知覺。鶯兒便向他倆問道。你倆姓甚名誰。有多
大的膽子。竟敢來到太歲頭上來動土。那一個玄衣紮束的傢伙說道。你問了

我倆麼。我們更不必瞞你。我叫陸通，他叫謝迅。我們倆皆是大圈子裏面的好漢。你如果做交情，將我倆放了，和你萬事全休。你萬一不顧道兒裏的義氣，要怎麼樣。我倆老實不客氣。我倆雖然給你做了，但是我們替我們報仇的人。正多着哩。到那時，你便逃到黑水洋。他們也能夠趕水晶宮裏呢。鶯兒聽得，心中一動，忙道：「啊也。你倆大圈子裏朋友麼。活該。這纔是大水衝倒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哩。她說到這裏，重又向他兩個細細的打量了一回。故意說道：「你要不要來嚇騙我。須知我不受騙的。我到大圈子裏去，也不止一趟了。怎的一次也未曾碰到你倆呢。你倆不要來駱駝生牙充象罷。他倆聽得，忙道：「我倆怎不是大圈子裏的呢。可是我們的道兒裏，差不有三四萬人咧。你那裏有這樣的好眼力。個個皆能認識呢。鶯兒點頭笑道：「原是我錯。但是我要問你。你倆既是大圈子裏的朋友。你且將大圈子裏近兩個月的事情。你倆且說一些給我聽聽看。如果說得一些兒不錯。我纔相信哩。他倆同聲說道：「這是容易。我倆那一個先說呢。鶯兒道：「隨便你倆那一個先說罷。謝迅便搶着說道：「上一個月。

我們道兒裏的老天。在陝西和鉄杖禪師反了臉。便在少華山拚了一個勝負。結果我們老天傷了一隻右眼。一隻左臂。那鉄杖禪師倒也不咎既往。便將我們老天留在少華。替他治傷。到上月我們老天回到大圈子。突然改了常態。將地字班。君字班的朋友們。都給他解散了。可巧那時候金華紅雲和潮湧又鬧了意見。我們老天越發氣冲牛斗。立刻便將潮湧殺了。又將紅雲痛罵了一頓。趕出大圈子。不准再來。紅雲懷恨在心。第二天便帶了許多地字班單中的好手。到大圈子裏。責備老天。老天火上高山。便和他們立刻動起手來。這一場。給他一共殺了十七個地字單中的好漢。紅雲手脚溜亮逃走了。這一個月。大家見老天生了異心。便各尋頭路。無形中散火了。但是我們君字親字師字三道裏的人。見了面。仍舊不失當初的交情的。在這個月拾九。我們老天便到陝西去了。臨走的時候。他曾對人申明的。永不回來了。他走了之後。大圈子裏所有的一概散得乾淨。驚兒道。你倆是不是君字道兒裏的朋友。他倆同聲說道。正是。驚兒。我且問你一個人。這人姓江名字叫西一豹。這江西一豹是在那一道。

裏。他的家住在那裏。他現在什麼地方。你倆如果說得一句不錯。我立刻便放了你們。並且還要給你倆陪一回魯莽的罪。陸通忙道。那個江西一豹。我們自然是認得啊。他是武進黃葉村的人氏。他在前幾天。還到大圈子裏來一次哩。現他到家中去了。鶯兒點頭說道。好好。難得你倆肯將偏訪不着的消息來告訴我。我是極其感謝的了。但是我要問你。那江西一豹。前天到大圈子裏去幹什麼的呢。謝迅道。他將一個黑頭陀做了。聽說這個黑頭陀。是淮東飛峯和尚的徒弟。他專門和我們道兒做對。所以江西一豹才做了他。將他首級送到大圈子裏來的。鶯兒聽得。點頭說道。我也沒有什麼話問你們了。不過現在我却不能放你倆的。祇好請你倆暫受一時的委屈。等一個人來。他要放你倆。我沒有不答應的。他倆忙道是誰。鶯兒笑道。問起這個人來。也是你們道兒裏的朋友。他現在被烏風道院的妖道捉去了。還要等我去將他救出來咧。他倆道。這人究竟是誰呢。鶯兒道。哪。他便是你倆方才說的紅雲的徒弟。石中玉啊。我想你倆一定和他是認識的了。所以只好等他來證明一下子。你倆是不是真正

道兒裏的。以防冒充他倆忙道。既是這樣。請你先放了我倆。我們和烏風道院的院主是認識的。我們只要去走上一趟。包管將石中玉討了回來。如何。鶯兒暗自躊躇道。我現在勢孤力薄。難得他倆肯替我去做一回傀儡。我何不將計就計。便派他個先去一頭呢。如果能夠將石大哥討了回來。那是最好的了。萬一討不回來。他倆便是丟了性命。又與我們沒有什麼關係的。我又何樂不爲呢。她想到這裏。便道。既然二位真心實意的幫我的忙兒。我自自然不和二位爲難的了。她說着。便俯下身子。替他倆將繩子解了。他倆跳起來說道。我們再會吧。說着他倆動身走了。鶯兒暗笑道。不料這兩個死囚。倒勤得很呢。竟替我的手脚了。送掉了性命。祇怪他倆的本領不高明。却與我沒有關係的了。她躺在牀上。不多一會子。天已大亮了。她便喊茶役送茶水來。她盪面漱漱口。又喫了一些早點。已到日上三竿的時候。一個茶房匆匆的進了房間。向她說道。小姐外邊有一位女道士求見。她聽得知道姣姣來了。忙道。請進來。請進來。那茶房答應着下樓了。不多時。姣姣果然來了。鶯兒忙問道。所託的事情。怎樣了。姣姣

搖手說道。難難難。昨天我費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到東邊一道裏去刺探了半天。竟沒有得着一些兒消息。我怕這個姓石的性命不繫根了。鴛兒聽得。十分着急。暗道。她是助我們來訪江西一豹的。如今他倒身陷虎穴。生死莫名了。我不去盡自己力量。尋找他一番。也對不住他啊。她打定了主義。便對姣姣說道。無論姓石的死活存亡。都要請姐姐探一個的消息給我。或是我便利你同去一回好麼。姣姣道。要我去刺探他的消息。倒可以。但是我們那裏。你此刻兒儘可不要去罷。因為裏面的機關實在多了。不要再中了他們的暗算。那麼我便大費手脚了。我此刻兒先回去。晚間再來一趟。總有一個確實的消息給你的。你放心罷。我却不能在這裏久留了。恐怕回去。他們要生疑。我們晚間在戌牌時候再會吧。她說罷。便動身下樓走了。鴛兒不住的躊躇道。萬一這姓石的真個丟去了性命。那麼我有什麼面目回去。見飛峯大師呢。

【評】射湖釣叟說。章法萬變。沒有一定的。有筆到意不到的。有意到筆不到的。有明寫的。有暗渡的。有傍及的。有反敘的。其中以意到筆不到。最爲難用。

像石中玉和神眼鷺兒在第一集已經出發了。他們的目的本來是捉江西一豹的。可是江西一豹在他們動身的那一天已經就縛了。他倆在路上又遇着許多牽延的事。本回以到三集的第二回了。但是仍然沒有到大圈子裏。著者恐怕讀者們笑他行文太慢。故借着陸謝兩個口中一敘收來了這一層事。快刀斬麻。沒有半些兒滯滯。

第三回

語甜似蜜暗算轎中人

貌豔於花難爲柳下惠

她胡亂的思想了一會子。覺得十分煩悶。斜倚着樓欄。呆呆地看着四野的風景。不多會。遠遠的望見了一乘小轎。飛也似的由正南橫來。到了切近。在店門前停下。一個轎夫向店主不知說幾句什麼。那個店主點着頭。對那茶房又說了兩句。那個茶館登登跑到樓上。在鷺兒的隔壁房間門口說道。少太太轎子來了。請你老人家回去。一個華裝麗色的少婦。從房間裏走了出來。一手拽着裙子。一手扶着那個茶房的肩頭。扭着屁股下樓去了。鷺兒心中疑惑道。這可奇了。這婦人既然茶館稱她做少太太。我想定是紳士官宦人家的女眷了。

既然是官宦人家的內眷。那麼爲什麼住到旅店裏來呢。一乘轎子來帶她回去。可見她的家離這裏不遠了。照這樣的測度起來。定有隱情哩。不是私奔。便是野合。昨天我恨不該將她倆放了過去的。她猛的又自暗笑道。我太癡了。世界上像這種售風賣月的事情。正自不知多少哩。要是讓我去一一的管理起來。只怕頭髮管得白了。還管不了呢。各掃自家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她頓時將方才的念頭消滅了。閒閒的眺了一回野景。又見一起人有七八十個並肩聯袖的從店門口走過。爲首一個說道。她不回來。我偏壓着她回來。我倒有些不相信哩。一個女孩子家。聽神信鬼。居然着了迷。不肯回家了。弄得我脾氣起來。便將她活活的打死了。看她着迷不着。接着衆人七張八嘴的議論起來。有的說。這或者是麻姑仙女有意和我們尋開胃罷。有的說。我倒不信。麻姑仙女不是神女嗎。她既是神女。就該光明正大的。不應該做這些人所不齒的事情啊。看官。你們記得姣姣對鶯兒說的兩句話麼。那班女人進了麻姑仙廟。受罰的老太婆。不過罰站了一夜。倒沒有着迷。可是那班年輕貌美的女子。被他

們帶去懺悔。倒出了花樣來了。她們受了姦污之後。說也奇怪。一個個竟像換了一個人也似的。口口聲聲不願意回去。情願在廟裏。每天懺悔。她們的丈夫父母兄弟。到了第二天早晨來帶她們回去。她嚷得震天價響的說。不回去。不回去。可是這句話。是出在她們的口中。却不是出在烏風道院裏的女道士口中。他們自然不能罪怪院裏的人了。列公。你們見了上面這兩句話。一定要指在下亂說了。你說烏院道院的女道士。難道百靈道人等一班男道士。入村的居民不知道麼。而且百靈道人們一班人在先。如果說他們男女道士合居一個寺院。天下雖大。像這種奇事還沒有哩。原來在楚雲初到烏風道院裏的時候。却是單身獨自的。日間皆躲在祕密室裏。夜間便和百靈道人在一起了。後來他倆組織了夫妻黨。女道友收得多了。楚雲深恐入村的居民岔眼。便教百靈等一班男姓躲了起來。讓她們出來。因為用她出來引騙人。是容易下手的。她們出面之後。百靈有一個師弟。名字叫做明靈。他對於這個計劃。大加反對。百靈道人對於這層事。倒也無可無不可的。自然不情願去橫加干涉了。

楚雲便硬生生的將明靈趕出烏風道院。明靈的本領也還了得。他曾在歷城大教場裏和伍天佑比武。三拳將伍天佑打死了。這伍天佑也便是章姣姣的母舅。姣姣口中說的仇人。也就是明靈道人。明靈道人自知不是楚雲的對手。只得低下一頭。離開這烏風道院了。楚雲出面。八村人民問起她的來歷來。她便說自己是百靈大師的師妹。八村居民那知其中的奧妙。便信以爲實了。久而久之。八村的居民腦海中。祇有女道士。却將男道士忘了。便是那班少年婦女着了迷。他們都說是迷信佛教。不疑惑有其他的問題了。再說鶯兒見那班人吵吵嚷嚷的向東北而去。她暗嘆道。可憐一班沒有見識的愚民。自己的妻女受了姦污。他們還在夢中哩。不將這荆天黑幕揭白出來。將來的禍患正不知有多少。她嘆息了一回。一個茶房捧了一大盤小菜。和酒飯上來。說道。小姐隨便用罷。現在已到午牌了。她點了點頭。拿起筷子來。正預備喫飯。瞥見謝迅氣急敗壞的跑上樓來說道。小姐那個姓申的已經給我倆從烏風道院救了出來了。現在他已受了重傷。一隻右臂已經被那院裏的女妖道砍斷了。現在

城裏公共診察處診視哩。他請小姐卽去。有話說哩。遲了恐怕他的性命不保了。鶯兒聽得。喫驚不小。身不由己的便站起來說道。你倆不是說可以憑面子討出來的嗎。謝迅說道。還說這話做什麼。我倆到院裏去說上半天的好話。不想那個女道士。一點兒不講情理。她說便是天王皇帝來。我也沒有人情留的。我們見話不投機。便各自掣出傢伙和那個女妖道動手了。誰知那個女妖道厲害非凡。陸大哥那樣的了得。和她祇能打一個平手。我便乘勢闖到她的祕密室裏。將姓石的背了出來。那時姓石右臂已經受了重傷了。我曾問他怎麼受了傷的。他說那個楚雲女妖道。強迫他和他幹無恥的勾當。我不答應他便將我的右臂砍了一劍。他祇說這幾句話。便不能說了。請你快點去罷。可憐他已經要到生命危急的時候了。鶯兒聽得他這一番話。不暇再問。放下筷子。便隨着他下樓了。謝迅對那飯店裏的老闆說道。這位小姐的店帳。歸我們來算罷。她此刻有緊急的事情。要到城裏去哩。那個店主忙道。可以。可以。鶯兒忙道。這住店的代價一共多少啊。那個店老闆豎起兩個指頭來說道。祇要一千文。

足矣。她忙在身邊取二兩銀子來說道：「你拿了去罷，省得又要他來麻煩了。」那老闖便稱謝了一聲。收了鶯兒道：「這裏離開城裏差不多有五六里路罷。」謝迅忙道：「我已僱了一乘小轎在西邊候着哩。」他說着向西邊喊了一聲。一乘小轎便橫了過來了。鶯兒上了轎子。兩個轎夫捧了槓子，很快的動身走了。謝迅一面跟在後面。一面催那兩個轎夫橫得快一些兒。那兩個轎夫那敢稍遲一步。拚命價的趕着。鶯兒在轎子裏暗想道：「這一番可算勞而無功，勤而不美了。那個姓石的如今弄得死生不決了。回去我們那位飛峯大師一定要怪我不好了。」一隻右臂砍斷了。常言道：「咽喉右臂是人們最要緊的地方。」如今右臂受了重創。這個人還想活麼？便是活了。也是一個四肢不健全的殘廢人了。可憐一個鐵也似漢子。虎一般的男兒。竟落到這樣的下場。何等的可嘆啊！她想到這裏。便替中玉深深的痛惜。一顆芳心。上面好像倒翻五味瓶也似的。酸甜苦辣。一齊兒湧上心來。說不出的。一種難過。停了一會。那轎子便停下來了。簾子掀開。她只見轎子却不是放在門前。是放着一座大廳的前面天井裏。她便道：

那個姓石的現在什麼地方呢。他倆同聲說道。他在後面的暖室裏面。因爲前面的風大。所以將他放在暖室裏面。鶯兒點頭稱是。隨着謝迅向後而來。剛剛轉過了大殿的屏風。猛的一聲响。鶯兒平空跌了一交。地上便隨着現出一個四尺方圓的深陷阱來。鶯兒恰巧便落了下去。此刻那個謝迅。獐笑了一陣子說道。我的兒啊。今番看你逃到那裏去啊。他正在得意的當兒。猛聽陷阱裏面。軋軋一陣響聲。鶯兒被一個機械的木頭人兒。雙手抱着。送了上來。謝迅笑嘻嘻的從懷中取出許多牛皮條兒。來將她渾身上下。細了一個結實。抱起來向後面而去。未知她的生死如何。小子且將她按住一節。掉轉筆來。再寫那個石中玉被楚雲用手法將他迷倒。背到一棵大樹下面。她便伸手將樹上一個小洞一揷。立刻露出一個門來。她便將石中玉背了進去。原來進了門。不幾步。便又是一個所在了。讀者要知道。一顆樹。任牠怎樣的大。總不過是一棵大樹罷。一個所在。千萬不能放在樹的裏面的。這棵樹是倚着山跟長成的。樹的後面。却是一個山洞。由山洞進去。裏面另有一段平原。大約在八十畝田的方

圓罷。他們利用着四面皆是很堅峭的石壁。便在裏造了許多的房子。東面是女祕密室。西邊是男祕密室。中間就着却是一所會客的大廳。大廳的後邊。另有一所祕密室。埋在一個小山洞裏。他將石中玉背到這個祕密室。將他放到榻上。伸手在壁上一按。關板子。門便關了起來。她在梳粧的台兒上面。取了一隻小瓶兒。倒一些粉紅色的藥粉出來。在手中抹到石中玉的鼻孔上面。石中玉忽然打了兩個噴嚏。神志清爽如常了。她笑嘻嘻的說道。方才冒犯了小施主了。石中玉忙忙的朝四下裏一望。景物全非。自己却坐在一間很華麗的房間裏面。那個女觀主坐在他的身傍。笑嘻嘻的望着他打招呼。他暗自打笑道。果不出我的所料。但是再也想不到我今天受了她的圈套哩。此刻不想章程脫身。還待何時呢。他便向她說道。女觀主。你將小子帶到這裏來。有什麼見教嗎。楚雲媚眼斜飄。嫣然一笑說道。請你來沒有什麼見教。不過我看你是一個很風雅的人。所以我不揣冒昧。請你來領略一些風雅的趣味兒。石中玉暗道。眼見這個賊妖婆。沒有什麼好把戲幹得出來了。我何不如此如此走他娘的。

他便現出一副不自然的笑容來說道。難得觀主垂青於在下。在下自然不能推却觀主的盛情的。她聽得十分喜悅。便伸開粉臂。將石中玉向懷中一摟。釘着他的面孔上。呆呆的看了一會。嘆喏一笑說道。你這副面孔。使我又是愛。又是怕。愛的是生得比較平常的人們來得漂亮。怕的是你不解溫存。使人掃興。不料你却是一個知情識趣的小夥子。倒不枉我愛你了。石中玉喫她摟着。羞得滿面飛紅。他雖然是一個年將雙十的少年。但是對於女色兩個字。向來是沒有嘗着過。今天被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摟在懷中。竟是破題兒第一遭。他怎能不面紅耳熱呢。但是楚雲見他羞得漲紅過耳。知到他還未曾經過風月呢。確是一隻童子鷄兒。自幸口福不淺。竟落到她的口中了。她越發發了狂。抱着他。很很的在中玉的右頰上面。吻了兩吻。中玉羞愧難禁。忙用雙手推開她的粉頰說道。觀主請你放得尊重一些。不要給人家瞧見了笑話啊。她微微地的笑道。你這人真是不識擡舉了。我和你這樣。正是愛你啊。這裏更沒有第三個人在這裏。我們隨便幹什麼。也不妨事的。中玉聽得禁不住一顆心。竟突

突的跳了起來。那一股從未張焰過的慾火。同時由下三部直泛上來。他到了這一刻兒。竟有些兒把持不定了。像這樣的情形。從良心上說一句話。不要說石中玉不能自持。便是做小說的也要說一聲。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哩。讀者們看到這一段。你們說不動心。我確不相信。你們碰到這樣的境遇。說不定。還要比石中玉的心搖動得分外厲害一些哩。閑話休多。再表石中玉被楚雲浪動了心緒。面熱氣促得格外利害了。這時候楚雲覺得他的舉動。已經變了。他便向他說道。現在夜深了。我們……她說了兩個字。却不說下去了。伸出手來。做了一個手勢。又向石中玉嫣然一笑。石中玉這一來。越發搖蕩得利昇天。駕雲的差不多。忙問道。我們怎樣。她微笑着說道。我的手勢。你看了。還不解麼。石中玉正待說話。猛聽外邊呀的一聲。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子。身上穿着一件大紅湖縐的衫兒。面前却是一排密扣。下面也沒有穿裙子。只着一條葱綠的褲子。褲腳兒上面。還鑲着一排黑絲鬚兒。一張龐兒。生得嬌裏代俏。豔媚無匹。她笑吟吟的進來說道。聽他們說姐姐得着一個人品最好的道友。我特地來瞻

仰瞻仰的。楚雲見了她。放了手笑道。岫丫頭。瘋瘋顛顛的。不管是什麼時候。皆是這個捉狹人的脾氣。如今半夜三更的。自己不去挺屍。却闖到人的房間裏來。做甚麼的。她嘻嘻的。笑道。楚姐請你不要動氣。我來是拿值夜的字號的。你不要烏眼雞也似的。我斷不來橫着一枝緊的分你肥料。你放心罷。楚雲笑罵道。臭蹄子。快些走罷。人家還有正經的事情哩。她笑說。啊也。我竟變一個不識相的人了。人家正要上戰場了。我確來掛了片刻的停戰牌。豈不是叫你的心中不快活麼。我快些兒去。我快些兒去。她說着便回身朝中玉細細的瞧了一下。便在抽屜裏面取了兩張紙條兒出去了。這時楚雲的面孔上表示着一種很不快活的色彩來。呆呆的朝着那一盞紗燈望了半天。才扭轉粉頸。對中玉說道。你此刻餓麼。中玉道。餓到不餓。只是這幾天悶倦得利害。想一些兒酒喫喫。不知這裏可有嗎。她聽得忙道。有有有。你何不早說。你需要什麼。儘可老實不客氣的對我說吧。她說着。喜孜孜的出去了。中玉暗自躊躇道。如今且用酒將她灌得醉了。然後再脫身不遲。他想這裏。便在腰裏一摸。不由的大喫一

驚。你道他驚的是什麼呢。原來他的一柄扑刀。不知在何時失去了。他失了扑刀。怎能不喫驚呢。他暗道。這裏准是有機關的屋子了。如今赤手空拳的。怎能動手呢。不要中了她的道兒。丟去了性命。也是枉然啊。他想到這裏。不由的急得滿頭的汗珠兒。像黃荳一般的從額角上面直滾下來。不多時。楚雲領了兩女僕進來。將小菜兒和酒壺在桌子上面擺得好了。那兩個女僕。便自退出去了。楚雲便朝石中玉說道。請過來罷。荒菴古院。本沒有什麼珍肴佳釀。可以餉客。只這些藜藿糟燒之類。請你稍用一些罷。中玉點頭遜謝。便下床到桌邊坐下。楚雲跟着和他並肩坐下。伸出春筍也似的玉手。執着銀壺。先在中玉的盃子裏斟了一盃。又在自己的盃子裏倒了半盃。中玉忙道。你也將盃子倒得滿了。你是一個主人家。應當陪着我多飲幾盃。才是一個敬客的道理呢。她斜飄星眼說道。好好。我便陪着你喫幾杯罷。她便在自己的杯子裏倒滿了一杯。說道。我喫了一杯。你也要喫一杯。中玉忙道。這何用你說呢。不敢比較你少飲一杯的了。說着便和她同飲了一杯。她便又倒了兩杯。中玉又陪着飲了這三杯。

酒不喫下去。萬事全休。喫了下去。立刻神經上面受到了極大的激刺。不由的渾身發燒。心難自主。呼吸同時也緊張起來了。他便將楚雲的手拉住說道。我難過得很。我的酒不能再喫了。你請自己喫罷。恕我不奉陪了。楚雲笑吟吟的說道。你不要客氣了。不過才喫了三杯酒。馬上便這樣的頹唐了。再喫兩杯。我便陪你……她說到這裏。停着又朝石中玉抿嘴一笑。石中玉見了她這一笑。心裏不禁又忐忑的起來。怔怔地半天。猛見壁上懸着一幅木蘭從軍圖。畫得栩栩欲活。最可怪的便是那個花木蘭的面孔。和神眼鶯兒的面貌。一樣的嫵媚。一樣的英俊。他見了這一幅圖畫。不由的想起神眼鶯兒來了。他便呆呆的對着那一幅圖畫出神了半天。說又不信。將方才一股不可遏止的煩燥。竟消滅到無何有之鄉了。他便放下了手。覺得楚雲那一副騷形浪態。實在惹人厭惡。楚雲還不知道他回心轉意咧。又在他的酒杯兒裏面。倒滿了一杯說道。道。你如果不勝酒力。便只飲了這一杯罷。我也不勉強勸你喫了。中玉搖手說道。實在不能再喫了。我此刻頭眩目暈。渾身發火。不能動彈了。最好讓我去睡。

了一會兒才好哩。楚雲微笑說道：好好。你既要睡。我便扶你到床上去睡罷。她說看。便跼起來。扶着他的肩頭。到床邊坐下。中玉便趁勢往下一躺。楚雲也隨着他躺了下來。將香腮靠到他的頰邊說道：你現在要不要……中玉忙道：我此刻口渴得利害。請你去拿一些茶來。給我解渴罷。她聽得連忙起身到梳妝台邊。倒了一盃涼茶。捧了過來。中玉接到手中。喫了下去。心裏便清爽得多了。不住價的盤算着念頭。誰知楚雲這一番。却不和他客氣了。她自己先將外蓋衣脫去。祇留一件粉紅的貼肉短衫。一條鵝黃色的褲子。她笑吟吟的向他說道：現在夜深了……她說着伸手拉起了帳門。便和中玉着頭躺了下來。中玉忽然吟呻起來。她喫驚不小。忙道：你怎麼啦。中玉哼着答道：不知怎的。肚裏好端端的痛起來了。她忙道：敢是發痧了。不成。中玉忙道：不是不是。我每年到了夏季。皆要發了一次這個毛病哩。醫生曾對我說過。在這發作的期裏。不能喫葷醒一類的東西。方才我已喫了兩片鷄絲了。這便怎麼了呢。她聽得非常的着急。忙道：有什麼藥可以醫治呢。中玉道：沒有什麼藥可以醫治。過了十數天。

便會好了。但是這一轉喫了葷醒發作的，恐怕還不比尋常呢。她聽得好生着急。也說不出什麼來。只得向他呆呆的望着。停了一會。中玉便道：觀主請你拿一壺姜茶在我這裏。讓我不時喫喫。她聽得忙出去辦姜茶了。中玉暗喜道：不料這個賊妖婆，竟上了我的騙了。能在這十數天裏不來糾纏我。那麼我也好慢慢的設法動身了。他正在胡思亂想的當兒，她已來了。手裏携着一把小茶壺。擺到他的床前說道：今天本來預備陪你耍子的。不料你忽然發作起舊病來了。只好等你好了。我再來陪你罷。此刻恕我不來陪你了。中玉聽得這幾句話。好像罪囚逢赦也似的說道：好好。足見觀主愛我了。她微微地一笑。出門去了。中玉見她走了。便坐了起來。將茶壺搬了過來。揭開蓋子。朝痰盂裏一倒。說道：請你代我喫了罷。他倒了姜茶。趲着鞋子。捧着紗燈。走到外邊。一望只見回壁皆天衣無縫的石頭砌成的。更看不見門在什麼地方。

【評】射湖釣叟說：惟英雄方有至情。沒有至情的人們，便稱不起英雄了。神眼驚兒與石中玉同赴江西。著者如果遽加以憐愛二字。不獨落了腐陳舊

套也要撈得一個唐突英雄美人的罪名哩。一拍即合的章法，最易出乎人情世理之外。驚兒與中玉有真情，有至情，妙在無意中流露出來，尤妙在漸漸寫來，使人不覺得一些兒。著者真是一個寫情的聖手。驚兒在轎中的思度，中玉在密室中見的圖畫，明眼的讀者們，可以點頭會悟了。

第四回 淒風苦雨離下侵花枝 皓月明星庭中誅草莽

中玉朝四面細細的打量了半天，祇有兩個茶盃大小的窗子，餘下便沒有通外邊的門路了。他急得滿頭大汗，暗道：奇了，方才她不是從裏面出來的麼？沒有門戶，便是飛也飛不去啊。如果有門戶，怎的我瞧了半天，仍然沒有瞧出一些兒破綻來呢。他暗暗納罕，猛聽得門外邊一陣細樂的聲，隨着微風，由窗洞裏飄了進來，十分悅耳。他便搬了一隻櫈子，墊了腳根，將眼睛套着洞兒，向外邊看去。迎面便是一個四面開敞的方廳兒，廳上有許多男女在那裏學着雍和宮裏的牛鬼蛇神，那個頑意，奇形怪狀，真是層出不窮。零雲斷雨的聲音，和那些管絃的聲音，互相酬答，正合着佛家的微旨，四大皆空的一句哩。有幾個

雨散雲消的。赤緊的撲着。連一滴水都澆不進去。中玉看得呆了。暗道。天地間竟有如此的狗男女。真是可恨之極。如果有一個門。讓我出去。不將這班狗男女殺了。誓不爲人。他正自恨恨的當兒。瞥見一個女子向他住的這屋子邊很快。的過來。他喫了一驚。暗道。這女子難道看見我在這裏窺她們的祕密麼。不對。趕緊躺到床上去。不要她一頭撞了進來。那可不是耍的。露出馬腳來。我可活不成了。他忙下了櫺子。跑到房裏的床上。躺了下來。這時已聽得呀的一聲。方才那個女子已從明間進房了。他忙將雙目緊緊的閉起。假作呼呼熟睡的樣子。那個女子慢慢的走到床前。坐了下來。伸手將中玉推了兩下子。低聲說道。喂你且醒醒。你死到臨頭了。還在這裏睡覺麼。石中玉聽得。這話不由的嚇得睜開雙眼。向她一望。不是別人。却正是方才來的那個女子。中玉連忙坐起來問道。我怎的。死到臨頭呢。她笑道。你做夢還未做得醒哩。馬上便有人來要你的性命了。你還不知道麼。中玉忙道。我和誰有這樣大的仇恨。他們便要來害我呢。那女子說道。和你一同進廟的那個女子。是你的什麼人。中玉道。

是我的表妹。怎麼啦。她道。好好。既是你的表妹。那麼你的性命。越發要丟了。中玉急道。你這些話兒。叫人到那裏去摸頭腦呢。我也不曾得罪誰一回。那位女觀主。帶我進來。我也沒有反抗。怎麼便要害我呢。她道。你那位表妹將我們觀裏祕密窺了去。便逃了。和我們觀中的硬生很很的鬥了好一會子。她的手腳溜滑。竟沒有將她捉住。我們這裏。男觀主火高萬丈。便和女觀主商議。捉她的方法。女觀主說出你來。誰知男觀主聽得這個消息。暴跳如雷的要來殺你。女觀主說。等他親自來問你一聲。如果那女子和你是夫妻。或是親戚。那麼她便先將你做了。然後再去尋那個女子算帳哩。中玉聽得呆了半晌。嘆了一口氣。道。唉。死生有數。強避硬逃。總不能免的。大丈夫視死如歸。我石中玉既然落到你們這迷人洞裏。聽剛聽殺。還不是隨你們自便麼。那女子朝他嗤的一笑。說道。好一個硬漢子。死到頭上。還要說出幾句不倒旗槍的話來。我倒有些兒替你可惜哩。中玉道。你替我可惜的什麼啊。她道。別的我皆不可惜。只是我可惜你這條漢子。白白的斷送在這不明不白的黑地裏啊。中玉聽得他這句話。不

禁也起了一種感觸。微微的嘆了一口氣道。處到這種絕境。我也是出於不得已啊。但凡有一線生路。不是我誇一句大話。我頭飛血濺。還要和他們廝拚一個明白哩。她笑道。好啊。螞蟻也曉得貪生。人難道便不怕死麼。你現在要不要性命。中玉忙道。這是怎麼講。她道。要性命是一條路。不要性命。又是一條路。這兩條路。隨你自己走了。別人却不能勉強你的。中玉道。那末是走生路了。她笑道。走生路你須依我兩件事。我便救你了。中玉忙問她兩件什麼事情。她道。第一件。便是……她說了兩個字。粉面飛紅。停住不響了。過了一會。眼眶兒一紅。淚珠兒不由的由粉腮上面直掛下來。石中玉見她這種形情。不禁倒奇怪起來。忙道。我沒有什麼話得罪你啊。你怎的方說了兩個字出來。便哭起來呢。她微微的嘆了一口氣。拿出粉帕來。拭去了淚痕。說道。薄命人的要求。料想你一定是。不肯答應的。石中玉忙道。你且說了出來。或者我可以答應你的。我無不答應。她哽咽着說道。妾生不幸。在十四歲的時候。已經墮到這個魔窟裏來了。所幸有一位天良未泯的恩人。他極力的護持我。在這泥濘裏轉展三載。雖然

日與那班人所不齒的狗男女廝混。可是妾雖出自小家。但是也還粗知廉恥。三年來雖然經過了許多惡魔暴鬼。妾守身如玉。誓死不辱。留此清白之身。以待將來擇人而事。方才聞得君子被楚雲嬲來。妾曾以取上夜口令爲辭。一瞻顏色。中心顛倒。不能自主。又聞若輩欲加害於君。妾不忍坐視。君子罹此橫禍。故而不遑脛臆。特地冒險前來。一爲君子性命計。一爲妾之終身計。君子能體及下賤。也不負賤妾一片苦心了。她說罷。越發泣不成聲。中玉聽得不由的也落下兩點淚來。說道。小姐這樣用心。石某人非草木。知恩必報的。但是殺機已促於眉宇。一切均非磋商之時。祇好俟出了虎穴。凡百遵命便了。她道。如今第一步須要先離開此地。方好設法出去哩。你且不要作忙。讓我出去探一探風聲。她說着。便起身出房去了。列公。這女子是誰。她原來是山東境內濟南駱家莊的人氏。她的芳名叫做紅亭。她的父親仁揚。在北道上。也保過直魯晉三省的鏢的。只因爲在泰山誤會打死了副將竇高頭。官家便銷了他的差了。他便回家賦閒。不料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竇高頭手下有一個游擊。在濟南府治下。

效力他見他的上司被駱仁揚打死了。他好生不平。而且他的頂戴兒。又是駱仁揚一手携帶的。因此更加懷恨。尋了一個破綻。硬做罪名。將駱仁揚拿下獄了。那時紅亭已有十二歲了。她母親尤氏。見丈夫受了這樣不白的奇冤。真個是痛不欲生。成日家寢食無心。生了一場大病。百藥無效。竟自嗚呼哀哉了。丟下了紅亭。無人照應。幸虧隔壁有一家姓褚的財翁。他見紅亭孤苦零丁。老大不忍。便將她收留在家中。不料這褚大戶的一位天人。却是一個天生小器的人。平日對於自己。對於他人。皆抱着一個刻薄如刀的宗旨。她的家中所用的奴僕。一草一木。不能給她損壞了分毫。一粥一飯。不可給她糟蹋了一點。如果犯了以上這兩種的毛病兒。不獨扣了工資。還要帶上一場肥打臭罵呢。請教這個樣兒。還能夠容得人喫她一碗閒飯麼。她聽大戶將紅亭領了過來。她便十分不自在起來。背後罪怪大戶多事。不應該將這個不會動手的閒人。請得來喫閒飯。大戶便道。一個十二的小女子。便是喫閒飯。又能喫我們多少。一個人都要朝長情看看纔好哩。當初我家受着她的父親多少庇護啊。如今人家

家破人亡。論起理來。我們便照應照應他家無依無靠的這個女孩子。也不爲過分啊。他的夫人聽得。將下唇兒伸出上唇外。瞅他一眼說道。偏是你說得響。我家是勤苦起家的。更不是鎮日價去搶東劫西才發財的。又承誰的厚情呢。褚大戶道。你這人好沒有心肝。像前幾年各處鬧着匪患。差不多有錢的人家。皆被強盜光顧到了。惟有我家一草一木。都沒有有人敢來亂動一下子。我家更有什麼能幹人。有這樣的威名呢。不是仁揚那樣照應我家。便是再有十多萬的家私。也要給強盜搶得光了啊。他的夫人聽得這些話。真氣得和河豚魚相似。一扭頸子說道。你要養着人喫閒飯。便養着就是。何苦來又拉出古年十八代的話來呢。由此向後。紅亭便落腳在褚家了。紅亭的父親在獄中聽得他的夫人一病棄世。他十心傷感。不多時也生了一病。可憐鐵窩之下。連問茶問水的人都沒有。硬生生的將一條好漢。斷送了。紅亭聽得她的父親又在獄中去世了。成日悲腸寸斷。褚大戶便到濟南去出了些銀子。替仁揚維持了身後。褚大奶奶見紅亭一天到晚。哭哭啼啼。一點兒事情也不做。越發眼睛裏面生

了刺。起初不過說她兩句。後來却不再客氣了。嘴到手也到的對待她了。可憐紅亭受了毒罵。挨着毒打。還要去替她做着下賤的事情。褚大戶是一個明白的。他既然能將紅亭領到家中來。自然不能刻苦的對待她了。但是他究竟多在外邊。少在家裏。那裏知道紅亭受到這樣的虐待呢。不料有一天。無意中在花廳上。一眼看見紅亭滿臉的血痕。兩隻膀子上面。露着無數的紅紫傷痕。他好生詫異。便將紅亭喊住問道。好孩子。是誰打得你這樣遍體的傷痕。啊她雖然小。却很知好識歹的。見了大戶問她。勉強笑道。沒有給誰打過。大戶那裏肯信。再三的詰問她。她再也不肯說。大戶無奈。只得另喊一個小丫頭來問道。你可知道駱紅亭給誰打得那些的傷痕。那個小丫頭說道。我不知道。請你老人家另問別人罷。大戶又問了兩個。說也奇怪。那些丫頭一口氣回他一個不曉得。大戶心中漸漸的有些明白了。故意的威嚇她們道。什麼臭蹄子。一句話兒也這樣的推來推去。再不爽快一些兒說出來。我便一個人給你們一頓好打。到那時休要後悔啊。那幾個丫頭見大戶動了氣。嚇得個個不敢隱瞞。

異口同聲的說是主母打的。褚大戶聽得氣衝牛斗。忙到後邊向他的夫人說道。夫人啊。你的年紀也過半百了。怎的還是這種鷄肚猴腸的脾氣待人呢。你不容駱紅亭。也可以對我明說一句。却不應該在暗地裏給罪。這一個十來歲的孩子受啊。他的夫人聽得便理直氣壯。當仁不讓的和他大吵了一場。褚大戶吵不過她。只得喫了一肚皮的悶氣了事。這一吵之後。倒惹得褚大奶奶對待紅亭越發苛刻得不可形容了。連三餐飯都不給她喫得飽了。駱紅亭只得自怨命苦罷了。在褚大戶的身邊斷沒有一句怨詞的。光陰荏苒。一載已過了。那一天晚間。紅亭在大奶奶的房間裏。失手打碎了一隻茶盅。惹得大奶奶的雌老虎脾氣發了起來。將她按倒在地上。用皮鞭兒着着實實的痛抽了一頓。可憐紅亭被他打得渾身肉戰。淚珠兒祇有向肚裏淌的分兒。那敢央求一句呢。直等她抽得手痠了。這才罷手。大奶奶很聲毒氣的說道。小娼根。還在粧什麼腔啊。還不給我滾了出去啊。她聽只得一蹶一蹶扶着牆根走了。回到自己的房間裏躺了下來。暗自流淚道。我的苦命的爺娘啊。你倆如果在日。便是討

飯也不忍叫你的女兒在這裏受這樣的罪啊。如今你女兒度日如年。在這裏挨着。不知道那一天纔能隨我的苦命爺娘一同去哩。她正說這裏。猛聽得一陣人聲沸反。有人大聲喊道。你們休要亂動。只消將他家老闖捉住了。還怕他不招出銀錢的所在來麼。又有的說。我們先派兩個人到前後門去把守着。防備着他家的牛子逃了。她在床上聽見。喫驚不小。暗道。這分明是強盜打劫的口吻啊。照他家這老太婆這樣的凶惡。便有可劫的去處。但是褚老爺子待人厚道。尤其是待我老父維持身後一番情義。任何人所辦不到的。我難得碰着這個機會。我還不趁此將這一番大恩報了麼。她想到這裏。便從床上霍的起來。東張西望。只見南窗下面放着一根茶盅口粗細鉄棍子。本是擗麥車用的。她便將鉄棍搶到手中。開了門。只見天井裏面。站滿了玄衣找紮的漢子。一個個皆是執刀提棒。殺神也似的。燈球火把。照耀得和白晝相似。那班強盜。一個個擄拳伸袖的正預備搶了一個暢快。駱紅亭從房間裏跳了出來。將一根鐵棍飛舞起來。打得那班強盜。東倒西歪。頭破血出。有幾個經不起傢伙的。碰到

她的棍子。便到閻摩王那裏去交帳了。那衆賊的當中。有一個首領。名字叫做大水牛的。見紅亭這樣的了得。他氣得哇呀呀直嚷起來。揮動一口板門刀。疾風暴雨般的直逼過來。和紅亭搭上手。一顛一扑的大戰了五十餘合。猛聽得紅亭一聲喝道。下去罷。轟通一聲。那個大古牛撲地倒了。不能動彈了。原來他的一雙尊腿。已經被紅亭的鐵棍打斷。那一夥小強盜。見勢頭不佳。呼嘯一聲。各尋生路四散奔逃了。此刻褚大戶和他的夫人。躲在主屋後邊的更樓上面。看得清清楚楚。嚇得骨軟筋酥。誰也料不到一個未成年的小女子。竟能將一班凶惡的強盜。打得花落水流。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啊。紅亭見衆賊已經逃走。她便喚衆家丁出來。打掃血跡。褚大戶夫婦倆出來。四個膝頭落地。齊聲道。不是小姐的神勇。我家定然難免一場橫劫了。慌得她答拜在地道。賤妾有何能何德。敢受太爺太太這樣的大福。不要將賤妾折殺了罷。賤妾受府上的大恩。今天才算報酬萬一了。再會吧。她說罷對褚大戶夫婦拜了四拜。飛身上屋。霎時不見一些兒蹤跡了。褚氏夫婦驚訝了一回。尤其是那位褚大奶奶。一則

以奇。一則以懼奇的是她。既然有這樣好的本領。我那樣的虐待她。她爲什麼連頭都不敢擡呢。懼的方才見她力殺衆寇。有偌大的本領。在她的意思。以爲紅亭受了自己的委屈。一定是要來報復的。她自從紅亭去後。她成日家在憂愁。悔恨中度着生活。不到三四個月。便得一個憂鬱傷肝的證候。死了。不說她去世。再說駱紅亭那日從褚家出來。直向西南飛行了有四十多里路。便到濟南了。她順手將那個以公報私的游擊做了。便直到安徽境內的九華山。她的本意。原想去尋她的叔父駱名揚的。不料她的叔父不在九華山。她便在清風道院住了下來。院主停雲。和她倒十分投契。她便和她訂了生死之交。萬想不到這停雲便是楚雲的一類人物。她見她的硬分很好。便虛意與他委蛇。勸她入道。改名爲岫雲。在十四歲那年的秋天。便將調到烏風道院了。她進了烏風道院。與楚雲倒也合得來脾氣哩。她見了她們成日家幹那些淫孽不道的事情。這才知道身陷賊窟了。但是楚雲待他和自己的妹子一般。還有一個秋雲。和她更是如膠似漆的。片刻不離。她雖然痛惡那班人的行爲不正。可是被楚

雲和秋雲兩個的情分束縛着。不能毅然和她們決裂。只得耐着性子。坐以待時。烏風道院裏共有三百多人。外邊的徒子徒孫還不算數。除却她倆和姣姣這三個人。而外。再也尋不出第四個乾淨人來了。楚雲等一班淫亂的妖怪。却也不爲他們所難。她們來身自好。她們更不強迫她同流合污。所以紅亭才能在烏風道院裏住了三年之久。百靈道人和他的一班高足。誰不是和饞嘴貓也似的哩。見了紅亭。那樣的丰標。誰不想染指。可是百靈道人以爲楚雲有例在先。還怕她不答應。便毅然向她唱大面。做鬼臉子的來勾引她了。不料給她一頓痛罵。罵得百靈道人。血噴狗頭。連氣都不敢伸一下子。由此向後。誰都不敢將那些不堪入目的醜態。在他面前擺了。她也裝起一副懍不可犯的面孔來。和他們周旋。有時高起興來。也和他們有說有笑的。形色上面比較實事求是的。楚雲等一班人。還要放浪一些。可是衆人知道她的脾氣不是好惹的。雖然見她今天的顏色改了。但是他們兀的不敢向她有什麼表示。真個像狗舐熱油一般地。又是愛。又是怕。所以衆人給她加上一個玫瑰花的頭銜。因爲色

香味三樣都好。只是生着許多的刺兒。不得到手。姣姣的面貌雖好。但是她的脾氣。還要比較她暴躁三分哩。誰去和她糾纏一下子。對不起。便來上一個大打出手的全武行。都要將那個人打得碰頭求饒。才饒了他哩。而且他又居在客師的地位。因此那班亡命。越發不敢和她親近了。談到秋雲。他的脾氣雖然。是比較她倆溫存得多了。但是她一向是個包文拯的面孔。不論是誰。她從未無端的發過一言一笑的。那班亡命。有時有一兩句槍裏夾鋼的話來調戲她。她也不和他們較量。如果逼得她太厲害了。她便去罵楚雲沒有約束。楚雲受了她的氣。便到那班亡命身上發揮。那班亡命給她罵得垂頭喪氣。以後要去尋她開心。想起楚雲來。不由的將腦袋兒先摸了一摸。不由的先打了一個寒噤兒。將一團高興。按到小腹下面。隨着洩氣走了。閑文剪斷。再說紅亭出去。不多一會兒。進來對中玉說道。不妨事。她們……說到這裏。猛聽一陣腳步的聲音。嚇得她連忙倒退數步。回頭一看。來者更不是別人。却是楚雲。但見她惡狠狠的執着一柄青龍劍。很快的進來。她見了紅亭。站在房裏。不由的便啓了疑

寶忙道。岫妹。你此刻到這裏幹什麼的。她忙道。我方由會客廳回房去。從這裏經過。這個土崽子。他用樺子墊腳。扒在窗洞裏面。偷看我們的祕密。並且想出去耍一會子。我恐怕他跑了。我所以在這裏守着他的。楚雲聽得才將一股妒火疑雲消釋了。她道。罷了。我來了。諒他逃不了的。她說着用寶劍向他一指。你這牛子姓什麼。叫什麼。到我們院裏探的是什麼形色。快一些兒招了出來。你家道姑。或者網開一面。饒你一個不死。你如果有半個字含糊。那莫要怪你。家道姑的劍下無情了。石中玉冷笑一聲。大丈夫視死如歸。又有什麼可懼呢。你問我的名姓。我也不瞞你。我姓石。名字叫中玉。紅雲道師是我的前人。隨我來的那個女子。是我的表妹。我的話已經沒有了。你要殺。便請殺罷。誰皺一皺眉頭。便不算好漢。她聽得朝中玉又細細的打量了一會。將寶劍入了鞘。說道。你何不早說。險一些兒鬧出岔子來哩。石大哥。你可想煞我也。原來一位久已聞名的石中玉。還是你哩。

【評】射湖釣叟說。石中玉陷身匪窟。又被一個妖淫無恥的楚雲纏擾着。這

是一件多麼不幸而又可恨的事情啊。駱紅亭飄然而來，其身世固屬可憐了。可是她的遭際，尤令我們起敬哩。對於中玉正所謂一腔熱血，滿腹牢騷，不知從那說起。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斷定駱紅亭是個多情人物了。我們正自拭目待她拯救中玉時，楚雲又忽然插入，行文陡險突兀，比較那九曲羊腸，恐怕還要險上一籌哩。

第五回 情天聚首一粲結同心 醋海騰波四婢先斃命

久仰久仰。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中玉給她這幾句話，說得又不明白起來。忙道：你怎麼知道我的？楚雲笑道：我怎麼不知道？我們這裏在你們大圈子裏沒有散伙的時候。兩下裏皆有來往的。時常聽得你們的道兒裏說起你來。他們在沒有開口之前，都將大拇指先豎起來。說你怎樣的英雄。何等的了得。我早佩服得什麼似的了。不料大駕竟有下降到敝院的一日哩。中玉道：既然談到這裏，確是自己的人了。自然放我出去。還兀的將我囚在這裏幹什麼呢？她笑道：現在因為有一件事要懇求你，所以暫時還不能放你哩。她說着回

頭向岫雲使了一個眼色。岫雲只得退到外邊去。楚雲走過來，和中玉並肩坐下。笑吟吟的說道：「我們這裏如今算起來，也有數千人的局勢了。向是我指導的。但是我究竟是一個女孩子家，不能得到衆人的信仰。我們的院中本有一個男院主，他的硬分既極平常，而且性情又極暴戾。我深不願和他合作。你如果有心看得起我們，那麼便將這第一把交椅讓給你坐如何？」中玉心中躊躇了一會子，暗道：「我何不將計就計，叫他們去自相殘殺啊！」他想到這裏，便對楚雲說道：「蒙你的雅愛，我自然不敢故意的推諉啊。但是你們這裏既然有了男院主，我是初到一個新身子，怎好便後來居上呢？而且雙雄又不能並立。我又何苦來去惱別人呢？」楚雲聽得，略一沉吟，便道：「這事你放心罷。我馬上便起問男院主。他如果識相些，從了我的話，萬事全休。假使他牙縫裏漏出一個否字來，我便請他到老娘家去便了。她說罷起身走了。出了祕密室，到了前邊的會客廳上面。百靈道人迎了上來，問道：「你將那個賊囚做了沒有？」楚雲搖頭說道：「他是我們一家的人，怎能做他呢？」百靈道：「怎見得？」楚雲道：「有什麼見得不見？」

得。我方才問過了。他便是大圈子裏。君字道兒裏。第一個硬生石中玉。便是他。百靈道。那麼我們何不將他留下來呢。不是一個大膀臂麼。楚雲將椅子一拭。坐下來答道。我也是這樣的設想。但是他的心志高得很。隨便在那裏落腳。他是不情願屈居人下的。你肯將這第一把交椅讓給他坐麼。百靈道人聽得這話。不由的將面孔朝下一沉。說道。這是什麼話呢。我辛辛苦苦的經營了這許多年。才將本院辦到這步田地的。如今倒讓給一個新來的小伙子了。不要說我不答應。隨便是誰也不肯答應啊。這個主意。虧你想得出來。說得出口。他說了這兩句。氣吁吁的往對面的椅子上。一坐。楚雲冷笑一聲。你不答應。我也不來強迫你的。他搶着說道。我不答應。我自不答應。誰敢強迫我。我又受誰的強迫呢。楚雲聽得忙道。你不用和我鬥氣罷。我想的這個方法。與你有好處。沒有壞處的。請問你做了衆人的首領。誰來聽你的命令啊。於其掛着一個有職無權的空頭銜。在我看起來。倒不如不掛的爲佳哩。百靈聽得勃然大怒。說道。誰敢不聽我的話呢。哦。我曉得了。你敢是愛上那個姓石的。憎厭我了嗎。這個夢

請你不要做罷。我百靈一身也沒走過誰的下風。楚雲聽得大聲說道：我便看中那個姓石的了。你這狗頭將奈我何。他聽得踮起來。將檯子一拍說道：好好你愛上他。我還敢反對麼。我們就此散火罷。你去和那個姓石的再去組織一個夫妻黨罷。楚雲冷笑一聲道：散火啊。倒便宜了你了。老實不客氣。對你說一句罷。請你滾出去。這裏沒有你的立足地方了。那一所道院是你經營的。識風頭趁早走。不要到那時要走還不得走哩。百靈暴跳如雷的喊道：你倒趕我出去了嗎。我們要走大家走。我走讓你快活麼。你做夢了。你不用在我面前張牙舞爪的了。惹得我的性起。便是牛。我還能將他的角扳掉了呢。楚雲大罵道：你這狗頭。不要自逞好漢。有什麼本領儘可使出來。誰懼你。便不是人。百靈聽得越發不能下台。霍的在腰裏掣出腰刀。一刀向她連肩搭臂砍了下來。楚雲一撇身。讓過了他一刀。隨手拔出劍來。此刻他的刀已從她的下三路捲進。楚雲忙使了一個拔山的家數。將一口劍往下直插。她的身子却平空一縱。縱起有一丈多高來。他的刀和她的劍碰了一個正着。火星四散。他的刀頭已給她的

寶劍削去。楚雲在這穿雲閃電的當兒。寶劍一起。成了一個撥草尋蛇的架式。饒你本領通天。再想讓時。已經來不及了。一顆腦袋。霎時和肩上宣告脫離了。鮮血直噴。死於非命了。那一班局外的人。見了這樣的情形。倒弄得莫名其妙。楚雲殺了百靈。便大聲向衆人說道。百靈暴戾無道。我已將他殺了。誰替百靈不平。便出來罷。我在這裏候着哩。那一班男女黨友。見殺了百靈。大家趁願。便有一兩個是百靈的人。還敢說出一個不字來麼。也祇好隨聲附和的說了一聲殺得好。楚雲喊了兩聲。見沒有人答應。便又說道。如今我要推舉大圈子裏的好漢石中玉。做我們的首領。你們和我同意的。站在右邊。不同意的。站到左邊去。衆人聽得她的話。更有誰敢站到左邊呢。一個不賸的一齊站到右邊。她便命人將百靈道人的屍首埋了。她重到祕密室裏說道。那個百靈道人。不識風頭。定要和我走反門。已經給我做了。我方才問過他們了。皆情願推戴你做我們的首領。請你不要推辭吧。中玉聽得說道。難得你這樣的看得起我。如果再不答應。那麼也對不起你了。她聽得立刻現出笑容來。做出一副不可逼

視的媚態來給中玉看。中玉也就敷衍她一陣子。她扭着粉頸向中玉說道：人家爲着你煩了多少精神。而且又將一個最親愛的人做了。無非是爲你的啊。你却拿什麼來報答我呢。中玉笑道：你講吧。你要我怎樣的報答。我便怎樣的報答你好麼。她笑着說道：我要你……她說着做了一個媚眼。又是一笑。中玉笑道：那個嗎。現在還辦不到哩。她忙道：辦到辦不到。不是全於你自己嗎。中玉道：不。我因爲現在正鍊着行氣功。已經要到爐火純青的時候了。現在假使和你幹起那個調調兒來。不是要將我先前鍊的功夫一齊拋了嗎。而且我方才又發過老毛病了。在這拾數天內。無論如何。皆不能的。你如果是真愛我。那麼你須我將功夫鍊得完備。那麼。我便准你那個頑意兒了。她拿起手帕。掩着嘴笑道：活該。從來是男子來就教我們的。却沒有我低聲下氣的去仰男子的鼻息的。不料竟有你這隻呆鳥。見着天鵝肉。兀的不喫。還要推三阻四的呢。中玉連忙正色說道：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故意做圈套。須知鍊功夫也是要緊的事情啊。而且我鍊到要到功成圓滿的時候。何苦貪着片時的歡

樂拋却了前功呢。還有一個月。我的功夫便圓滿了。你如果是真心愛我。難道連一個月都不能等待麼。她笑道。你不要認真。我方才和你說的是一個頑話。啊。日子長哩。我再也不爭這最短時間就要與成其事實。你放心鍊功夫罷。中玉道。好哇。這纔算體貼我哩。她和中玉又談了許多話。天已大亮。她便向中玉說道。你在這裏罷。我要出去了。中玉忙道。這黑房裏我不要住了。也不是罪犯。怎地兀的放心不下我呢。我既然答應你了。難道還能反覆無常麼。她答道。你不要生氣。到我們這裏。原有一個老例兒。不論是誰。先要在秘密室裏住上幾天。名字叫納納性兒。退退火氣。你在這裏一天還沒有住到。便這樣的不耐煩了。顯見你是不情願住。我們這裏了。中玉無奈說道。你又來了。我且問你。你請我來領袖衆人。難道便在黑房做首領麼。這真應着一句古語了。叫做關起門來做皇帝。我却是囚在房裏做首領了。她笑道。你耐着一些兒罷。將今天住下來。明天便破例恢復你的自由如何呢。中玉點頭道。好好。不過在這裏住一天。比較住上一年還要難過一些哩。她笑了。笑出房去了。中玉暗暗的打算道。如

今我已漸漸的有了生路了。只不知我那同來的鶯兒。現在到那裏去了。他見我不出院去。她定然是要來尋找我的。萬一和她們廝拚起來。一定不是她們的對手啊。等一會。她來。我倒要對她說明了哩。只要我離了這個牢籠。我便好設法動身了。他正在躊躇的當兒。駱紅亭又從外邊進來了。向他說道。她現在將百靈殺了。一心一意的看上你了。你可要注意。她現在派了許多的手眼在各處要道把守着。你此刻千萬不要魯莽從事啊。我一有機會便來告訴你了。她手下有四個妖婢。皆是壞透了的東西。她四個叫做種花、摘花、愛花、護花。這四個名字。你要記得清楚。遇到她們。你要分外的留神。切切。她說了這幾句。腳不點地的走了。中玉暗自感嘆道。不料風塵中竟有這樣的熱心人。真是難得哩。他想到這裏。覺得駱紅亭實在有可愛之處。不多時。由外邊又走四個女子來。捧巾執帚的在房間裏外打掃了一回。中玉便有幾分料瞧着她們是楚雲的丫頭了。中玉便向她們問道。你四個叫什麼名字。是不是這裏用的丫頭。那紅衣女子扭着水蛇腰說道。我叫種花。那個穿綠衣叫做摘花。那個穿銀紅衣

叫做愛花。那個穿鵝黃衣叫做護花。我們姐妹四個皆是服事觀主的。中玉說道。你們會不會耍弄刀槍。種花說道。會弄幾路。只是不精得很。惹得你老發笑哩。中玉笑道。好極了。好極了。你們能耍幾路給我看看麼。那個種花掩嘴笑道。罷了。不要叫我們獻醜罷。我們便是會的。也不過是幾路平常的家數罷。怎敢在你老面前賣弄呢。真是到江頭上賣水。孔夫子門前念孝經了。中玉笑道。你們耍得不好。我斷斷不怪你們的。你們不妨各自耍一套給我看看。或者有什麼破綻。我便教導你們好麼。她四個這才答應。向中玉說道。我們且到外邊去將傢伙取來。你老等一會子罷。她們一齊出房去了。不多時。她四個由外邊進來。在明間裏說道。石大爺。請你老人家出來指點我們吧。房間裏地方狹小。使不起傢伙。中玉答應着。由裏面出來。坐到椅子上面。種花過來問道。石爺。我們還是單舞。還是對手呢。中玉道。先是單舞。後是對手罷。種花將兩把花刀一掖。倒退幾步。退到屋心。她丟去了一個架子。向中玉說道。放肆了。她說着。將雙刀一分。成了一着雙龍出水的架子。中玉暗自吃驚道。這花刀用雙龍出水這是

崆峒派啊。不料這個毛丫頭竟會崆峒派兒的解數哩。他一面懷疑。一面望着她將一路長風破浪的刀法使了出來。颼颼寒光亂閃。不見一些兒人影子。舞到分際。她霍地使了一個萬峯朝五嶽的家數。對中玉打了一個彎腰兒。退在一邊。中玉大叫道。妙啊。有這樣的硬分。什麼地方去不得呢。說話時。摘花接着又將一對花刀飛舞起來。寒光萬道。刀法架子。和種花又自不同。却是武當派裏的「滿天瑞雪」。中玉又是誇不絕口。摘花舞罷。愛花和護花。又挨次舞了一回。各擅勝場。四個舞罷。種花和摘花對上手。廝殺起來。奇險百出。將一個石中玉看得目眩心駭。她倆個殺得正酣之際。愛花護花。晃着四張單刀。攪了進去。霎時腕錫叮噹。釵鈿撩亂。只見白光亂躡。却不見她四個藏身何處。不一會。颼的一聲。收了刀法。她四個並肩在中玉的面前打了彎腰。退了下去。中玉將舌頭了伸兩伸說道。幾個毛丫頭。便這樣的厲害了。楚雲輩的武藝。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回到房裏。暗自沉吟道。眼見這四個丫頭這樣的厲害。我如果不設法除了她四個。將來我動身起來。不是可多幾個勁敵麼。他沉思好久。自己

對自己商量道。何不如如此。如此借着她的刀去殺她的人呢。他打定了主意。過了兩天。楚雲已將他從祕密室放出來了。他在會客廳上。和那些男女黨友要子。也不分什麼界限。有一天。他一個人坐在東邊一間靜室。正自看書。楚雲怒容滿面的走進來。向他說道。你好啊。怪不得你不肯親近我呀。原來你已經看上一個人了。中玉聽得這話。吃驚不小。忙道。你這話從那裏說起的。我看上了誰。楚雲冷笑答道。你自己想想吧。你看中誰。難道你自己沒有數目麼。中玉故意說道。你這些話。才是天外的奇談哩。將我石某當一個什麼人看待啊。非是石某說一句嘴響的話。比較那些不知情愛的臭男子。大約總要高上一籌哩。你說我看上了誰。請你說出來。好在活人活口。不是沒有對證的啊。我還要對你說一句哩。背地裏不知有幾個不知羞恥的賊貨來勾引過我了。我連正眼都不去瞧她們一下子哩。你倒說出這些冤枉煞人的話來冤枉我哩。她聽得忙道。是誰來引誘你的。中玉道。除却你那四位寶貝丫頭幹得出。別人還敢有這樣的大胆麼。那個岫雲。看見她們在糾纏着我。她倒看不下去。走到房裏說

了她四個幾聲。不料她四個不聽她的話。並且說岫雲多事。說說笑笑。打圍鬧。有什麼希奇呢。休道是你瞧見了。便是我們觀主看見了。也未見得便像你這個樣兒來管我們的閑帳哩。我那時兜着一肚皮的惡氣。無處發洩哩。都因她們是你面前的人。我得罪了她們。便是得罪了你。所以我只得忍氣吞聲的。不和她們去較量。不料你倒來委屈我哩。楚雲聽得忙道。哦。原來還是這樣哩。我倒錯怪了你了。請你不要介懷罷。她說着便出去了。列位。楚雲此來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原來中玉和紅亭今天早上。隔着窗子談了半天閒話。不料給愛花看見了。她便去告訴她的三個同伴。種花首先開口說道。那個姓石的。准是看中了岫雲了。你看他成日家擺着一副板板六十四的面孔。好像死了他家的爺娘也似的。奉旨也不和生人說一句話。既然和岫雲隔着窗子。還要談話。如果沒有意思。還能這樣的親熱麼。碰到了那個岫雲。平時也是假粧正經的寶貨。如今碰到了一對。說不定恐怕有些兒不尷不尬的。我們趕緊去告訴觀主。不要將頭籌給岫雲拔了去。她四個便一窩風的跑去告訴楚雲了。楚

雲得着這個消息。只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昇天。一面恨岫雲。一面氣中玉。一股酸不可楊梅的火氣。直湧上來。身不由己的便來責備中玉了。不料給中玉幾句間離的話一說。她又將一股醋火。移到四個丫頭身上去了。她氣沖沖的暗道。怪不得她四個在我的面前獻殷賣勤啊。原來還是她四個幹的呢。這差不多恐怕岫雲來告訴我。所以他們便用一種先下手為強的手段來遮掩自己的醜惡了。她們告訴我。我便有幾分不信了。我想岫雲這個人。一向是個最老實不過的。我可以斷定她沒有這一齣做出來的。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哼……這四個騷蹄子。實在可惡極。今天晚間請她們到閻王那裏去罷。不將他們做了。將來還要害人不淺哩。她也不露出一些聲色來。到了西牌報過了。她便將她們四個喊來說道。今天你們自己明白嗎。她四個聽得她這一句沒頭沒腦的話。倒弄得矻住了。八目相對。不知從那裏開口答她的話。楚雲見她們一句話也沒有。便認着她們理虧舌頭短。說不出話來了。她眼珠兒一轉。計上心來。忙道。你四個且站到外邊的影壁下面。想想看。她四個那知就理。便站在影壁

下面一個個將油頭低垂到胸口。冷不防楚雲一劍橫掃過來。四個人頭落地。兩雙冤鬼歸西。撲撲撲一齊倒下。她便命人將她們四個屍身掩埋。恰巧岫雲由過月樓那邊過來。見她將四個丫頭殺了。她知道楚雲遭了道兒了。她暗暗的歡喜。忙過來故意失驚問道。怎麼好端端的爲什麼將她四個殺了呢。楚雲見了她。忙笑道。原是爲的你啊。岫雲聽得。倒吃了一驚。忙道。怎麼爲的我呀。她道。人已殺了。還說什麼呢。總之一句話。她們如果沒有過失。我也不發羊顛癩。好端端的便將她們殺了麼。岫雲道。可惜。可惜。她四個的硬分也還不壞。便是有一些兒過失。你總該朝她們平日待你好的分上望望。不該便殺了她們啊。楚雲冷笑道。人家說你是一個善人的確不差。像這樣目無法紀的東西。不殺了。擺在世上害人麼。但凡我有原諒她們的去處。我還不原諒麼。岫雲道。既是這樣。想必她們實在不好了。如不然我想你是個寬度大量的人。斷不肯爲着一些些事情不對。馬上便致她們於死命的。楚雲道。照哇。我們去飲朝望酒。去啊。去啊。今天已到五月拾伍了。她說着拉着岫雲的手兒。便向會客廳而來。到

了會客廳。只見十五席酒。已經擺設停當了。此刻有許男女黨友。已經入座。她便和行雲秋雲岫雲晴雲皎皎等一席。石中玉和一班男黨友的首領坐了一席。原來她們到了朔望這兩天。便大擺筵席。款待男女黨友。名字曰迎朔朝望酒。在這一天。無論是誰。都要到位的。如果不到。便要罰上夜三天。所以到了這一天。誰都不肯放棄了權利。反招罪怪的。大家酒過三巡。便紛紛的高談闊論起來。這時候庭心裏。颺的一聲。落下一個人來。手執一對金裝鏢。赤面無鬚。身上却是道家的打扮。他大聲喊道。楚雲。小賊婆娘。你爲何將我的師兄害了。快些出來。和我拚個你死我活罷。楚雲見了他。慢慢地放下酒杯兒。在壁間取下了寶劍。一個箭步。縱到他的跟前。按劍說道。你的師兄是我做了的。你今天來。難道還要追隨着你們那位令師兄一道去嗎。他聽得勃然大怒。更不答話。將一對金裝鏢飛舞起來。楚雲也揮動那一枝劍。不慌不忙的敵住。

【評】射湖釣叟說。石中玉落到匪窟裏。饒你本領勝人。但是這銅牆鐵壁。怎能逃過啊。便能逃過了銅牆鐵壁。楚雲輩的硬分。誰不比較中玉來得高呢。

所以我們知道石中玉雖然出了祕密室，仍然不可毅然動身的。楚雲之愛石中玉，純係以肉慾爲前題。先殺百靈，又殺四婢，她的殘忍手段，我們窺見一斑了。石中玉無路可出，故有間離的舉動。如果稍有生機，我們知道石中玉斷然不肯用這一着的。

第六回

秃袖蠻腰密謀誅惡道

袴天席地急病遇庸醫

列公上回說的這道家打扮的人，來和楚雲廝拚的，究竟是誰呢？原來他便是章姣姣的仇人明靈道人。但是他被楚雲不是逐出烏風道院的嗎？現在又從那兒來的呢？原來楚雲一怒，將百靈殺了。姣姣得着這個消息，便在明靈兩個徒弟和百靈的心腹面前說道：「可憐我們男觀主，死得多麼冤枉啊！他辛辛苦苦的忙了半輩子，纔將這烏風道院辦到了這步田地，不料他自己的福，一些兒沒有享到，倒給她很心毒手的殺了。這件事我實在有些不平哩。可惜我和觀主沒有什麼深遠的關係，不好出來管這閒帳。不然我定然要替他打這回不平哩。他們聽得一個個怒火上衝，異口同聲的說道：『說起這件事來，我們

在暗地裏。不知聚議過幾回了。只苦我們勢孤力薄。動起手來。准是白白的送死。所以未敢毅然起事的。你老人家能助我們一臂之力。那麼這件事我們便好大胆動手了。姣姣忙道。我當然能夠助你的了。但是究竟她們的人多。我們的人少。單講那個楚雲。我便伏侍她不了。還能顧及其他麼。最好多拉幾個硬生來。有些把握。那時再動手。纔不會走下風哩。他們沉吟了一會子。明靈的徒弟三山說道。我們外面的世面小。所認得的。不過是和我輩差不多的硬分兒。便是請一百個來。又有什麼用處呢。姣姣笑道。我倒想起一個人來了。他們忙問是誰。姣姣說道。便是三山的令師啊。他是被楚雲逐出去的心中。豈肯與她輕輕的罷休呢。而且我聽得別人說起來。他的本領。又比從前高得多了。你們將百靈被殺的消息去告訴他。還愁他不來幫你們的忙麼。他們聽得齊聲道。是極。是極。我們倒將他忘了。他現在九華山哩。三山便道。我今天便去請他。他說罷。便和衆告辭走了。姣姣暗喜道。這一來。我好坐觀成敗了。如果楚雲將明靈殺了。那麼我的大仇。不須我動手。便報得了。明靈將楚雲殺了。我便先將姓

石的救了動身。然後我再設法來對待明靈。不表她在暗自欣慰。再說三山到了九華山。明靈那裏哭訴了一番。明靈聽得百靈被殺的消息。險一些兒將腦門氣破。忙道：你先回去。我馬上便來。不將這個狗賊婆做了。我也不在世上見人了。他當晚便紮束停當。帶了金裝鏢來了。見了楚雲。眼中冒火。不上三句。便動手大殺起來了。楚雲知道明靈的硬分兒平常。派得穩走了十幾着。便請他回去了。誰知動起手來。却不對了。家數手脚。完全不似從前了。楚雲好生驚訝。暗道：這賊囚二年不見。硬分增長得不少啊。她十分留心的和他大戰了八十多合。說也不信。楚雲竟一些兒便宜佔不了。有時還有受到他的牽制哩。楚雲好生焦燥。她一劍架開雙鏢。用手向明靈一指。更不說話。一枝劍翻翻滾滾。變了家數。將一路太乙奇門劍使了出來。好一個明靈。他一些兒也不吃勁。他的雙鏢也隨着變了家數。却是一路四絕崑崙鏢。這一路四路崑崙鏢。是崑崙派鋼法極厲害的一種。所以來抵制她的太乙奇門劍。却有鋒芒相對之概。她和他將一路劍法鋼法使了下來。仍然誰也莫想去傷誰。但是楚雲到了這一會。

子已經手慢腰鬆。不似方才那樣神速了。行雲見了。忙將雙拐一順。縱了出來。雙戰明靈。明靈不怯楚雲得了一個幫手。頓時鬆了許多。他三個又殺了好久。晴雲又飛身出來。三戰明靈。明靈雖然厲害。怎禁得起她三個來攢擊呢。他一面迎敵。一面暗自設計道。如今和她們這樣的廝拚下去。究竟不對啊。常言道得好。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他打定了主義。猛的雙鋼並在一手。使了一個旋風掃落葉的架子。她三個齊跳出圈子。他趁着這個當兒。騰出一隻手來。掏出了一枝五毒蛇頭鏢來。故意啊呀一聲。平空的倒了下去。楚雲倒是一喜。只道他中了傢伙的哩。誰知正在她疑惑的當兒。一枝鏢已經飛到她的咽喉了。她忙霍地一扭頭頸。腮邊已經給鏢穿了一個透明的窟窿。霎時渾身麻木。立足不穩。倒了下去。行雲晴雲施動傢伙。齊向他的身上堆來。他猛的使了一個鯉魚跌子的架子。雙鋼一分。從地上躍了起來。和她兩個又殺起來。行雲大聲說道。觀主受傷了。你們難道沒有看見麼。秋雲躡出來。將楚雲拖了便走。此刻是楚雲一方面的人。各自掣動傢伙。一齊出來動手了。三山也領着一班人出

來抵住。此刻祇聽得叮叮噹噹的兵器聲音。大廳上祇有石中玉。岫雲。姣姣。秋雲四個人。沒有動手。此刻秋雲跑過來向他們說道。怎麼你們反而文質彬彬的起來呀。岫雲忙過來。附着她的耳朵說了幾句。秋雲點了一點頭。轉身到後面去。不多時拿出兩枝寶劍。一張刀來。姣姣將自己的一枝劍接到手中。岫雲將楚雲用的一枝青龍劍。接到手。中玉接了自己用的一口扑刀。和秋雲四個人。一齊殺了下來。岫雲直奔行雲。行雲只道她來幫着自己的呢。不料一劍飛來。她的一顆頭早已飛去。姣姣同時也將晴雲做了。秋雲和石中玉舞動了傢伙。將那班狗男女殺得五零八落。章姣姣縱到明靈身邊。明靈正要謝她幫助的情分。不料一劍飛來。明靈給他砍了一個斜切藕。撲地倒下。章姣姣殺了明靈。便大聲說道。我們的手續完了。還不動身麼。說話時外邊一陣吶喊聲音。火光也隨着衝天而起。原來楚雲將百靈道人殺了之後。百靈有兩個徒弟。明知反對不了。他們便到八村去將烏風道院裏祕密。一齊宣佈出來。八村居民聽得這個消息。便到城裏去報告請縣太爺定奪。誰想那位縣太爺不獨不發一

兵一卒。並且將他們一頓臭罵。說他們無中生有荒唐不經。他們受了這刺激。便回村商議。將八村的鄉勇村丁。調齊也有五百多人哩。他便自行來勸烏風道院了。他們來的時候。却是明靈和楚雲等廝拚的時候。八村的首領。帶着大隊。不由分說。破門而入。在麻姑廟的後面。將那班婦女先放了出來。雖然有些上夜的傢伙。來反抗。可是衆怒難犯。他們也祇得藏藏躲躲。避了起來。八村的首領。在廟裏尋找了一會。不見他們的蹤跡。便以爲他們懼罪逃了。其實在夾層裏。正在捨死忘生的惡鬥呢。八村首領便命衆人放火。一呼百諾。霎時火光燭天。烘烘烈烈燒了起來。再說姣姣。見外邊火起。大驚失色。忙向岫雲道。如此怎好。我們從那裏走呢。岫雲擡頭一望。復又低下頭去。蹙緊了眉頭。計無所出。此刻三山已死在亂刀之下。還有幾個受傷半死的。在地上掙扎。活的有三五個。見外邊火起。連忙按着機關。想逃出去。不料剛將大樹的門按開。一股火蛇火鵠。直躡進來。加上西南風非常之大。骨都都摧枯拉朽。霎時已經漫延到裏面來了。姣姣急得先是頓足。連道這真是天絕生路。無處可逃了。列公。這

四面石壁圍着。總有一個出頭的去處的。他們何不憑着飛行功飛出去呢。不。不。原來在這天井上面。給楚雲用鋼條纏成密眼的網了。所以纔不能飛出去的。如果這網面距離地上一丈或是兩丈高。他們還可是憑着一股躡力上去。用兵器破了網哩。無奈這網太高了。離地面大約有八丈多高哩。大凡飛行的人。到了二丈以外。勇進的力氣。便沒有了。何況是八丈以外呢。石中玉忙道。誰有寶劍。先借給我來開一個天窗兒。大家好逃生。岫雲忙將寶劍遞給他。他接了寶劍。使足平生的氣力。往上一躡。到了網口。他猛的用劍一劃。立刻成了一個斗大的窟窿。他趁勢穿了出去。姣姣岫雲秋雲等三個人。也跟着躡了出來。大家在山巔上坐了下來。休息片刻。只見一座烏風道院。燒得烟霧迷天。姣姣說道。楚雲那個妖貨。不要我們來做她。火星菩薩來請他去了。秋雲嘆了一口氣道。我們突然和她翻臉。自覺對於她良心上面有些兒說不去哩。其實她雖然淫亂。但是對於我們還算不錯。她說到這裏。姣姣插口說道。你多了一個朋友。倒不打緊。可是世上多一個妖精。多少人受她的害啊。不瞞你說。我早就懷

想這個心思了。只苦自己的傢伙。又被她拿去了。和她較量起來。我一定不是她的對手。所以只得隱忍至今。纔碰着這個機會哩。岫雲道。楚雲如果是一個正經人物。今天你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做出這一齣來啊。石中玉道。害了楚雲。救了我。我自然要感謝三位的厚情的。但是和我一同來的那個歐陽曼。現在不知道到那裏去了。姣姣忙道。你不要忙。這人現在一家飯店裏呢。你此刻要不要去找她。中玉點頭道。煩姐姐的神。帶我到那個飯店裏罷。她道。好好。我便和你一同去罷。秋雲向姣姣說道。姐姐。我們後會有期。我此刻要到棲霞山去尋我的哥哥了。姣姣說了一聲再會。她便動身走了。岫雲和中玉姣姣向吉祥春飯店而來。到了吉祥春。姣姣便向那個店主問道。半月前有一個少年女子。下在你家飯店裏的。現在在這裏不在。那個店老闆朝姣姣一望。忙道。不在這裏了。早就動身走了。中玉聽得好生着急。紅亭說道。她尋你不着。或者是回去了。也未可知哩。中玉搖頭說道。不會不會。她此刻尋我不着。我料想她決不到別處去的。他說到這裏。姣姣便插口將碰到鶯兒的一番情形說了出來。中玉

道。那麼這人一定不會到別處去的。准定是在週近哩。我們且分頭去尋找她。一番罷。姣姣道。這倒不必。雖說是在週近。萬一知道了烏風道院被燒的消息。她必然是回去了。中玉道。那麼既不去尋找他。我也要回去了。姣姣道。你不要着急。我們且到休寧城裏的各飯店裏去尋找她一番。或者她住到城裏去也。未可知哩。中玉點頭稱是。她三個便一同進城了。在各家旅館和飯店裏店細細的打探了一番。並沒有這麼一個人來下店。中玉心中說不出一種焦燥。姣姣道。如今我們且住了下來。然後慢慢的打探吧。中玉無奈只得依着她的話。在三心飯店裏住下。他三個人住了三個房間。到了晚間。中玉用了晚飯。在房中坐下一會子。正要睡覺的時候。忽然一陣惡心。將方才的晚飯。從肚皮裏面一口氣完全退了出來。紅亭正和姣姣在那裏閒談。忽然聽得中玉鬧着嘔吐。她喫驚不小。連忙跑到中玉的房間裏面問道。你怎麼啦。敢是得了霍亂病不成。中玉微微的搖頭說道。不是。不是。頭暈的太厲害了。請你快將我的腦子托住。不然我便要撞到床下去了。紅亭聽得。連忙過來。將他的腦部用一雙玉

手托着。停了一會。中玉躺了下去。不住價的吟呻着。急得紅亭連連的問他道。你怎麼啦。你怎麼啦。中玉氣吁吁的說道。我難過得厲害。心裏發慌。眼睛發黑了。紅亭聽得越發急得沒了主意。忙將姣姣喊了過來。說道。姐姐。你看他的病急得這個樣兒。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姣姣說道。這准是受了風寒了。現在的時。候又不正。且叫茶役去喊一個郎中來看罷。紅亭忙喊茶役去請郎中。茶役一疊價的答應着去請郎中先生了。不多時。請來一個二十多歲的郎中先生。來替中玉診視了。他在提包裹面。取出一副老光的眼鏡來。先朝紅亭姣姣兩個細細的看了半天。然後搖着那把三百年前的破扇兒說道。這個病人。是你倆什麼人。紅亭喫他這一問。倒問得不好意思起來。漲紅了臉。答道。是親戚。他將右腿搬到左腿上面。好像一座自鳴鐘裏擺墜一樣。搖了一會子。又問道。是你倆什麼親戚啊。姣姣見他這種不尷不尬的樣子。心中早就有幾分不自在了。聽得他這一問。不禁火起無名。搶着說道。你這先生儘問這不要緊的閒話。幹什麼。我們也不和你攀親。是請你來給我們病人看毛病的啊。他被她這幾

句搶白得滿臉飛紅。搭着訕說道。我原來問的一句閒話啊。他說着。又露出一嘴七蹺八欹的黃牙。笑了一聲。會人討厭的笑。這纔來替中玉搭脈。他閉目凝神的替中玉搭了一會子脈。便問道。他這毛病是什麼時候發作的。紅亭代答道。便是方才發作的。他搖一搖腦袋說道。來勢不輕啊。他說着。揎拳擄袖的好像和誰打架也似的。提起筆來。在硯池裏蘸了又蘸。足足蘸了有數十次之多。一張嘴裏咕噥着道。防風通聖大黃硝。甘桔芎歸枳芍翹。荆芥麻黃羌獨活。百般大病一齊消。紅亭暗笑道。這個先生好像一個祝由科了。嘴裏不住價的念些什麼啊。他搗鬼咒神的念了半天。才提起筆來。在紙上先寫了日期。然後問姣姣道。這病人姓什麼。姣姣道。姓石。他點點頭。在方單的上角。端端正正的填了一個石字。然後開着脈案道。

受了寒涼。咧差不多。他不肯保重玉體罷。現在已出得了大病了。這病還不輕呢。我用力替他開一張藥方。碰他的運氣。如果能出一身大汗。那便不會嗚呼哀哉矣乎。

關防風三錢、

羌獨活三錢、

荊芥一錢半、

連翹一錢半、

麻黃二錢半、

細辛一錢半、

大黃三錢半、

石硝三錢半、

當歸片一錢、

枳壳片三錢、

煨生姜二十片、

小紅棗一隻、

他將藥單兒開得好了看了又看。瞧好又瞧。停了半天。纔將單子交給姣姣說道。這藥方只消一劑。便將他的毛病喫好了。姣姣稱謝一聲。拿出一兩銀子來。擺在桌上說道。夜靜更深。攀老人家的貴步。實在於心不安。這一些薄敬。請老人家代去買一些水煙喫罷。他見了一兩銀子。不禁將一張嘴笑得有夜壺口那般的大。嘴裏嚷着。不啊……要啊。他一面說得。一面已將一兩銀子納到了袋袋兒裏面去了。他提了手箱。向她倆說了一聲再會。一步三搖。兩步六擺的動身走了。姣姣忙喊茶役去配藥。不一會。藥來。紅亭便親自煎了出來。給中玉喫了下去。又用兩床厚被兒替中玉蓋好。給她渥汗。不多時中玉渾身的大汗濕透了被褥。和沐浴的一樣。紅亭見他出汗了。好生歡喜。忙道。石郎你耐着性兒。將汗出了透激。你的病便要好了。石中玉聽她的話。又渥了一會。到了實

在不能再渥的時候。這纔將被子揭去。說也不信。不獨毛病沒有退掉了一分。身上反而狂熱起來。加上肚裏又痛。大瀉了一陣。瀉過之後。頭痛如劈。這一番越發來得害厲了。中玉一面吟呻。一面握着紅亭的手兒。淒然說道。妹妹。我這一番。怕保不住性命了。我假使有了一個長短。請你送一個信到江蘇淮安飛峯大師那裏。請他來收拾我的身後罷。他說道。喘住一團。不能再說了。紅亭聽得。好似萬劍穿心的一般。忙安慰他道。石郎你不要焦急。這毛病是不要緊的。大約此時藥力正自和病力搏戰哩。停一會子自然便會好了。她說到這裏。聲音漸小。星眼中的淚珠兒。撲簌簌落個不住。姣姣也道。大凡五六月裏。要了毛病。皆是客病。你看牠來勢這樣凶惡的。其實風頭一過。便沒有什麼要緊了。中玉點頭說道。章家姐姐這話。原屬不錯。只是我知己曉得我的毛病太厲害了。恐怕不能照你的話來了。不過有一層事。我還要拜託你們哩。便是那位神眼驚兒。我沒有尋着她。我很是不放心的。我死後。請二位務要將她尋着了。那是我感謝的了。姣姣道。此是你儘可放心罷。不要煩神了。中玉只得翻過身去。

靜養了一會。可是五內煩燥，渾身發火。不知道要怎麼樣兒才好。展轉反側，直鬧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早晨，他的病勢越發沉重了。急得駱紅亭光是罵那個茶房。怪他請的先生不好。姣姣便將店老闖喊來問他。那裏有好先生。那老闖忙道：有有，姑娘何不早說呢。他說着將城北一位徐伯平先生請來。替中玉診視。徐伯平搭了脈，便大驚失色。忙問道：病人生病之後，請先生看過沒有。紅亭忙道：請過一個先生替他看過了。夜來汗倒出得不少。只是狂熱不獨沒有退掉一些兒。反而增加了不少毛病哩。藥喫了之後，頭痛肚瀉，渾身煩燥。徐先生道：你且將藥方兒拿來，給我看看。姣姣順手將藥單兒接給他。他細細的一看，連道：該死，該死。他的病本是風寒夾濕起頭，攻下則成洞瀉，補中則成臆隔。發表則誅伐無辜。那裏便用到羌獨麻黃細辛之類哩。內經有云：風寒夾濕，治宜清濕清熱爲上乘。若誤用細辛、麻黃、桂附之類，必死。縱能幸免，他日復膺斯疾，則仍不可逃。任先生既誤用麻黃細辛，而又加以大黃硝石，雙管齊下，無怪病者這樣的凶險了。湯頭歌有云：麻黃不過錢，細辛不過分。任先生不獨誤用。

而且用的分量。又超過湯頭歌額定的分量。病者欲不死。安可得乎。紅亭聽得。勃然大怒。忙要發作。姣姣向她一搗。低聲說道。要發揮那個狗頭。什麼時候。不好發揮呢。現在病人要緊啊。她這兩句話。才將她的一股怒火。勸得熄了。徐先生說道。病人的症候。已經集惡到這步田地了。論理我便不留方單了。但是可憐這個病者。旅地無親。我不得不冒險替他扳一下子。可是我有一句要緊的話。要說在之前。便我這帖方樂。如果能夠挽回。那是不須多說了。萬一有了不錯。那是病者命該死在庸醫的手裏。我却不負分毫的責任的。總之我們做醫生的。憑天理用藥。使良心賺錢。我醫的病。却不是醫的命。請小姐們聽真了。姣姣忙道。先生的高論。自是不錯。請留一張方單罷。如果病人有了生命的危險。我們也不是三歲的乳提。怎敢罪怪先生的不是呢。

【評】射湖釣叟說。寫一個駱紅亭。真個要從字裏行間直跳出來。對於石中玉那一股熱刺刺不可解釋的深情。每每在無意中流露出來。中玉病了。章姣姣所說的話。皆是淡泊的口吻。純粹是一個普通朋友的舉動。因此越襯

出駱紅亭的深憐熱愛。這叫做傍托的筆法。

任先生熟讀其湯頭歌。結果仍然逃不了一個錯字。須知天下事。皆宜有真實的本領去賺錢喫飯。那纔不受請教咧。不受人請教還是一件易事。只苦被小說家宣佈到野史上去。那末比較請教。還要厲害哩。

第七回 水深火熱病榻見多情 鬼哭神號通衢出怪事

徐伯平這纔拿起筆來。很鄭重的開了一張方子。用的皆是一派清濕清熱的藥味。他將方子開好。說道。這張方單你們拿到藥舖裏去。先配一帖藥來。給他喫。如果能夠得着一些兒涼汗。那麼便有回生的希望了。我此刻且不去。便在這兒等他將藥喫下去。如果能安然睡了一個時候。那麼涼汗便容易出了。姣姣和紅亭點頭稱是。忙命茶役去配藥。紅亭便將徐伯平請到自己的房中坐着。此刻中玉忽然由床上一躍坐起。兩頰霞紅。嘴裏亂說瞎道起來。一面說。一面便要掙扎下床。紅亭慌的跑過來。一把將他抱住。說道。玉哥。你養養神罷。不要這樣的煩燥啊。她說着。星眼中的淚珠。不禁又脫眶滾了出來。中玉喘呀。

呀的亂說了一陣兒。這纔慢慢地又躺了下去。紅亭深恐他再要掙扎起來。她不敢走開。貼在中玉床邊。候着。姣姣將配來的藥方。在爐子裏煎好了。便到了下來。紅亭接過來。覺得燙得厲害。她便輕輕的用小口次了半天。大約可以進嘴了。便搬到中玉的腮邊說道。玉哥。你快將這碗裏的藥喫了罷。馬上便不難過了。中玉看着她說道。你是什麼人。拿着這碗毒藥來毒我。我是不喫毒藥的了。他說着。便揚起手來要打翻了藥碗。嚇得她連忙倒退了兩步。向姣姣說道。姐姐你快去封住他的手兒。不然藥碗便要給他打翻了。姣姣無奈。只得過來。將他的雙手握着說道。石兄弟。你耐煩一些兒啊。石中玉翻起眼睛來說道。怎麼講。她是什麼人。她爲什麼要拿酒來給我喫呢。姣姣順着他的口氣說道。她是你的妹妹。她好心好意的送酒給你喫。你爲什麼不喫啊。石中玉哈哈大笑道。原是我錯了。她是我的小奶奶。我怎好得罪她呢。快些拿茶來。給我觀渴。姣姣忙問紅亭使了一個眼色。紅亭會意。連忙捧了藥碗過來。中玉就着她的。手一口氣將藥喫下去了。姣姣便放手說道。你躺下了罷。中玉點頭說道。

好好。我便躺下。可是我一個人睡着了。怪害怕的。我要我的妹妹陪我一同睡哩。他說着。用手指着駱紅亭道。來啊。怎的還站在那裏幹什麼。紅亭聽得只羞得滿面飛霞。低下頭去。再也不肯過來。中玉不住價的喊道。怎麼啊。不來我便不睡。我要起來。和你講道理了。急得姣姣忙向紅亭說道。妹妹。你既可憐他。索性可憐他到底罷。此刻你不答應。讓他儘鬧。將藥汁鬧得退了出來。不是白費一番心思麼。好妹妹。好者。這裏也沒有別人。做姐姐的還能譏笑你麼。快些兒過去。紅亭萬分無奈。只得走了過來。在床邊坐下。向他說道。我來了。你可放心睡下了吧。中玉央告道。好妹妹。我熱得很。你也躺下來。給我打扇罷。紅亭只得答應他。先替他將身上的被子蓋好了。然後隨身躺下。中玉這纔不響。不多會。中玉便睡住了。姣姣和紅亭因爲夜間給中玉鬧得一夜沒有困。到了這會兒。不由的也有些疲倦了。姣姣坐在椅子上面。打盹。紅亭在中玉的身傍也自入夢了。差不多到了晌午的光景。中玉一覺醒來。出了些涼汗。身上的熱度。已經退掉了十分之七。便不似從前那樣昏糊了。他張開眼睛一望。只見身傍睡着

一個女子。他喫驚不小。定睛一望。不是別人。却正是紅亭。他心中疑惑道。他怎麼睡到我的身邊來啊。他正在疑惑的當兒。猛聽紅亭在夢中哭道。玉哥你死了。我也隨你去了。我一個人。在世上還有什麼趣味啊。中玉聽得。又驚又喜。暗道。不料她竟有這樣的好心待我哩。他忙伸手輕輕的將她搖了兩下子。說道。妹妹。她從夢中驚醒。看見中玉的神志比較沒有喫藥的時候。清爽得多了。她好生歡喜。她忙伸出玉手。在中玉的頭腦上面輕輕的摸了一把。覺得不像從前那樣的燙熱了。她越發歡喜。連忙坐了起來。向中玉說道。玉哥。你這會兒怎麼樣了。中玉點頭說道。我這會子清爽得多了。不過覺得還有一些兒頭暈哩。她道。不要緊了。她說着。忙將姣姣喊醒。姣姣見中玉的病勢回頭也。自欣喜。忙將徐伯平請了過來。徐伯平診察了一會兒。說道。不要緊了。再喫一些兒安神清熱的藥劑。便全愈了。他說着。又開了一帖小柴胡湯。給紅亭。便告辭要走。姣姣忙要去拿銀子。中玉忙道。姐姐休要忙。請先生回去罷。等我的病好了。一齊去答謝他老人家罷。姣姣聽得點頭道。是。便和紅亭送徐伯平下樓。紅亭將那個

茶房喊來問道。你前天請來那個任先生。叫什麼名子。他的家。住在那裏。那茶房說道。他叫任圖戶。住在城東夾河劉家巷裏。紅亭點了點頭。便將方單拿了出來。叫他去配藥。她便和姣姣一同上樓。一面走。一面說道。這個狗頭。將他留在世上。害人不淺。今天晚上。定去將他做了。方洩我胸頭之恨。姣姣忙道。你又來咧。剛剛他的毛病才回頭。你將這個消息說了出來。怕不將他的毛病氣得反了麼。紅亭點頭道。這是我背地裏這樣的說。當着他的面前。怎能說呢。姣姣道。如今什麼話。權且攔了起來。不要題起。等他的毛病全愈了。那時隨便辦什麼。不好辦呢。她倆一面說。一面走。一會子到了中玉的房裏。她兩個坐了下來。中玉此刻又自安然睡去了。她倆不敢聲張。恐怕將他驚醒了。默默的在房裏坐了一會兒。藥配來了。紅亭忙去煎藥了。中玉將第二劑藥喫了。下去寒熱全退去。便想粥吃了。過了兩天。已經全愈了。不過因為得病太利害了。所以身體不能立刻復原。直躺在床上養神。那一天午後。中玉勉強扶了掛杖。走到窗口。眺望。眺望。四處的景物。恰巧靠着他的樓下。便是一個大空場子。場子上許

多的醫卜星相。以及江湖賣解之流。在擺着場子。做生意。他憑高視下。倒也一目了然。他閒閒的望了半天。此刻嫵姣和紅亭正在着棋。搬馬移炮的。將中玉忘了。猛聽得中玉喊了一聲道。紅妹妹。紅亭忙放下棋子。跑了過來。笑嘻嘻說道。是不是肚裏餓了。她剛說了一句。瞥見站在窗口。忙道。那裏風大得很啊。病兒剛剛回頭。仔細着受了風啊。中玉笑道。不要緊。這裏倒沒有什麼風。你來。我和你說一句話。紅亭忙走過來道。什麼話啊。他用手指着下面說道。你看那個有幔裏頭那個先生。不是替我看毛病的那個麼。她聽得。忙走到窗口一望。只見一個方圓四丈多的大布圍子。門口懸得一塊黑漆金字的大招牌。上面寫着。

十世儒醫任圖戶先生男女大小內外方脈。
十八個字。傍邊又有一塊告白。上面寫着碗大的字。她細細的一望。上邊寫着道。

榴花怒放。荷蓋飛青。（句何其雅）
瘟神下界。害我小民。（句何其俗）

痧癩痘疹。應時發生。凡我同人。皆受其困。（似通非通）受了痛苦。無處告人。（絕妙好辭）誰無父母。誰無兄弟。誰無夫婦。一人生病。商家不樂。（急轉直下。真有蘇子瞻撰韓昌黎碑文之妙）同人等有鑒流離顛沛之苦。（斯何言歟）特懇任大方脈老夫子。出山救世。活國活人。誠善舉也。（其醜極爲鬼。此告白並非是鬼。其臭極爲臭。此告白並非是臭。）如抱采薪之憂者。盍興乎來。（難得難爲。此二句通）藥到病除。同登無病之樂土也焉。（天下間。尙不知有此妙文。埋沒於市井間。讀此文竟。頓覺盧楊王駱。不能專美於前矣。景星戲注）

紅亭看罷。對中玉笑道。你的性命。險一些兒斷送在這個狗頭的手裏。中玉忙問她是什麼緣故。她便將任圖戶用藥將他的毛病喫壞了的話。對他細細的說了一遍。將一個石中玉恨得牙癢癢地說道。等我的毛病好了。定將這個狗頭殺了。省得留他在世上害人。紅亭道。你不用煩神。且讓我到下面去。和她小耍耍罷。中玉含笑點頭。紅亭便出了房門。姣姣忙問她到那裏去。她便將耍耍

任圖戶的話對她說了。姣姣忙道。現在青天白日的。你去爲難他。不是又要驚世駭俗的嗎。等到晚間。到他家去。要怎樣。便怎樣。什麼不好呢。這一會子。何苦來。去出頭露面的呢。紅亭聽得。只得耐着性子。待到天晚。問明了路。逕便向劉家巷而來。到了劉家巷。朝下面一望。只見下面第三家門口。懸着一牌招牌。她估量着。定是任圖戶家了。她便飛身越過了短牆。到了大廳上面。她伏在大溝裏面。朝下一望。只見大廳上面。橫一塊。豎一塊的釘了無數的匾額。大都是病家謝送的。紅亭到了這時。心中倒有些兒疑惑起來了。暗道。如果說他的手段不好。那麼他這大廳上面。橫七豎八。怎麼釘了這許多的匾呢。這些匾。不消說。定是病家送的了。病兒看不好。誰又能送匾給他呢。列位。這個任圖戶。本來是一個酸不酸。鹹不鹹的壞蛋。他的老子在衙門口。當一個三班頭兒的。差使他成日。價在外邊招搖撞騙。無所不爲。他的老子恨極了。便將他驅逐出去。他被逐之後。便和一班狐羣狗黨。商量過活的方法。在這衆人的當中。有一個名子叫做全知道的。他便振振有詞的說道。我倒有一個絕好的方法。既不費神勞。

力而且賺錢。又來得便當。衆人聽得忙問他是什麼主意。他道：惟有做醫生，可以賺大錢。例如一個人生了病，明明的病輕，不妨便說他病重，病重便道他快要死了。生病的人家聽得病重要死四個字，不消說要他一千，他還能出九百九麼。衆人聽得齊吐了一口唾沫說道：我道是什麼高見哩。原來還是這個空心的夢哩。你說做醫生的生涯不惡，原本不錯，但是我們這些連甘草大黃都不認得的人，便能去做醫生了嗎。醫生賺錢固然是比較別的生意來得便當。但是人家來請我們去看病，開什麼藥方給人家喫呢。我倒要請教請教你哩。全知道呵呵的笑着道：非是我全知道說一句大話。我既然也說出這樣懸空不着地的話來，我便有懸空不着地的主義哩。衆人說道：別的事情皆可以假借，惟有做醫生這層事不能假借的。你說你有懸空的主意，我們又要請教你了。究竟是什麼懸空主義呢。他道：久已聽得做郎中的有兩白俗話，便是讀熟藥性賦，出門錢鋪路。你們只消將藥性讀得熟了，出門便是錢了。我們不必死本生生的定要將藥性讀得熟了，只消將裏面的藥性分別清楚用起來。寒病

開熱性藥。熱病開寒性病。更不要多。只消兩三味足矣。如果病家嫌藥味兒開得太少了。那麼使用兵在精而不在多的一句話。去堵住他的下頰。便得了。我們這一班之內。惟有任老大做起郎中來。活生活像。我們起首倒也不須一本正經的行醫。只消如此如此的開場。還怕不走時麼。衆人齊聲道。妙極。這個方法。真虧煞你想得出來咧。我們便着手進行罷。那一天下午。本城樂聚茶園。出了一樁怪事。你道是什麼怪事呢。原來是一個人正自在喫茶的時候。忽然倒到地上。滿口胡言。他說他有華陀真君的神靈。附在身上。華陀說本城。不出三月。便要大行瘟疫了。他因爲要救城中的百姓。所以附神在全知道身上的。他說到這裏。便向家人大聲喊道。你們如果要性命。趕緊到劉家巷任老夫子那裏去。討避瘟驅疫的藥餌。喫了下去。便可保全性命了。他說到這裏。一路筋頭一直翻到街心裏。披頭散髮。恰巧有一個挑泥的工夫。挑一担爛泥從他的身邊走過。他眼睛一轉。計上心來。他一把將那個挑泥的拉住。大聲說道。你這漢子。腿叉裏生了一個惡瘡了。不給我醫。恐怕你一輩子不得好了。衆人聽得好

生奇怪。暗道。人家的瘡生腿根上。他怎麼知道的呢。大眾被好奇心驅使着。不由的一齊動手。將那個漢子拉住。扯去了褲子。一看。果然一個茶盃口大小的瘡。生在腿的根部。大家驚奇不止。便勸那個泥工夫。給他醫治。那個泥工夫。喫衆人弄了一個當場出彩。已經羞愧得無地可鑽了。那裏還肯給他醫治呢。提着褲子。沒命價的逃跑了。衆人至此。十分驚異。全知道猛的跌了一交。在地上打了兩個呵欠。張開眼睛。故意說道。啊也。我怎地好端端的弄到這裏來呀。衆人忙將他從地上扶了起來。將方才的情形告訴他。他兀的將一顆腦袋搖得像潑浪鼓一般地。再也不肯相信。他人那知他的頑意兒呢。一個個暴起滿頭的青筋來。說給他聽。他笑着說道。你們不要在騙我吧。我是一個什麼人。華陀菩薩的聖駕。便來降到我的身上呢。衆人見他不信。一個個也不和他置辯了。大家便聚議着華陀顯聖的這回事。有幾個說。華陀菩薩一向是最有靈驗的。他老人家說的話。還能錯麼。我們明天趕緊到這位任老夫子府上去。向他買這個救命的良方罷。衆人聽得。這幾句話。隨聲附和當時說順了口。大家便預

備明天一齊去了。全知道見衆人着自己的道兒。心中暗喜。一溜烟的回去了。大家一齊向他稱賀。都道他這一場功勞。的確不小。快嘴吳三道。我要問你那一個挑泥的傢伙褲子裏面。害了一個大瘡。不知你怎麼能夠知道的。難道你真夠有什麼神法麼。他笑道。呆鳥。他昨天在澡堂裏。湔浴。給我看見的。難得他今天又走那裏經過。我見有了這樣的好機會。我還肯白日的將他放棄了嗎。自然要擺出一些兒顏色來。叫他們相信啊。他們不禁拍手叫絕。全知道又道。我們今天夜裏要全夜不睡覺了。衆人忙問他要做什么事情。他道。明天我們這裏。便有無數的討救命藥方的人來了。我們且到藥材店裏去買些。好人可以喫的藥來搗碎了。用小紙包成包兒。一人給他們一包。有人要方單的。便開了幾樣辦不到的藥方。叫他去配。他們配不到。自然還是要移樽來就我們的教哩。一包藥粉。一兩銀子。真不二價。概不懸欠。我們且將賣藥的規則。定下來。以免明天臨時錯亂。在賣藥的時候。我却不能在外邊給他們看見了。那麼我們的道兒。便要給他看破了。我在後面專管收銀子便了。衆人商議了一會。

子。沒有錢去買藥材。大家便預備將衣服脫下了去當。全知道忙道。這當衣服儘可以當。但是外邊的袍兒褂兒。千萬不可以脫的。一脫褂兒袍兒。難道禿尾巴狗也似的。就能見人了麼。所以我主張用內裏的衣服去當。便是當得一件不賸。只要有了袍兒褂兒。人家全不會知道你是一個空心大少的。衆人齊聲道。不錯。不錯。我們便是這樣的辦法。大家商議停當。便將袍褂以內的衣服。脫得一乾二淨。共去當五兩三錢七分銀子。他們便將這銀子。拿到藥材店裏去。買了八十斤苡薏仁。八十斤蘇薄荷。八十斤甘草。大家一齊動手。搗粉的搗粉。包紙包兒的包紙包。全知道和任圖戶兩個。手不停揮。筆走龍蛇的開着無處配買的藥方。寫了一張。又一張。啊。快極了。寫到五更鼓近。已經寫了三千八百多張了。他們所開的藥方。却祇有一兩味可以認得。他們的墨寶。我們是認識的了。就像

露水骨頭。

雄鷄卵子。

龍角根兒等等。這些藥。我們又到

那裏去採辦呢。尤其是那位全先生知道的字體。實在妙到不可醬油的地步。

了。既不是狂草。又不是飢隸。更不是漢篆。這差不多是自成一派的特別蝌蚪文罷。無怪我們這些才疎識淺的人。張大了兩隻眼睛。不能知道他的奧妙了。閑話休題。再說他手忙腳亂的一夜。到了第二天早晨。果然有三三五五的人們來。買救命的藥方了。三隻手的王大龜。和小有才的李小狗。兩個便充了臨時的職員。賣藥收銀。雌鴨嗓子張三。便在門口招待主顧。任圖戶撐起了一副老祖宗的祖宗留下來的老光眼睛。搖着扇子。正襟危坐。粧出一副老學究假斯文的面目來。有人來討他的藥方。他便頭兒一搖。眼睛往上一翻。冷冷的說了錢來兩個字。討的人。性命要緊。自然是不在乎區區的一兩銀子了。先一批二百多人。大多數是買藥方的多。買現成藥粉。十成居其二三成。他們將單子拿到她店裏配藥。說也好笑。那些店夥好像喊口號也似的。千篇一律的回他一個沒有。他們便恐慌起來了。拿着藥方又朝任圖戶這裏跑。任圖戶便振振有詞的說。那些人沒有主見。這單子上的藥味。是我家祕方。那些小小的藥店裏面。怎會有呢。你們偏要到那些地方去撞上一頭木鐘。然後纔死心地塌的

哩罷罷罷。我也不要你們出第二次的錢了。你們只將方單一紙。到那邊去換一帖藥吧。那些人才又去換了藥包。回去到了第二天。這個風聲傳播開去了。霎時他家其門如市。車水馬龍。大有應接不暇之勢。任圖戶見了這樣的興隆起來。他便隨風轉舵起來。馬上便將藥價提高。每包二兩。買的人並不以為鉅。只求到手就算大幸了。任圖戶心還未滿。又漲到了四兩。買的人仍然有增無減。最後的定價。便是十兩一包。居然鬨動了那班貴族。都來上他這個惡當。一個月未到。他們共撈起有六十四萬多銀子來。他們便分了一分。各自去過着快活日子了。任圖戶分了十四萬多的銀子。他便將劉家巷這宅房子。買下來了。這一年到了秋天。沒有生瘟疫的人家。飲水思源。不由的想起任老夫子來了。大家贈牌送匾的來報答他救命之恩了。連那位縣太爺趙奇朝。居然也送他一塊恩同再造的匾額。這一來將一個任圖戶越發捧到了九霄雲外了。他的生意。也就日增月盛起來。他本來識得幾個字。他因為常常感到沒有藥用的苦楚。便發憤讀熟了湯頭歌。上幾條普通用的湯頭。以便臨時施用。

【評】射湖釣叟說。人們不論好醜賢愚。皆有一種天生的才幹。至於談到入邪皈正。那便看磨琢的工夫了。有才在次。磨琢爲左右人生一個絕大的關鍵。例如一個人他本來才幹是很好。可惜他未得一個好人來指示。以致淪落下流。這個人便是極大的壞人。就像任圖戶。全知道這類人。我們不能惡他無行。祇可以替他可惜。我們爲什麼替他可惜呢。便是可惜他沒有得着好人指示啊。換一句話說。假使他們如果受到了良好的磨琢。那麼。未始不是一個社會上的先進哩。

第八回 昭昭果報屠戶失頭顱 脈脈含情佳人調慧舌

有志者事竟成這話的確不錯。他下了十幾天的苦功夫。果然給他將防風通腎丸。以及四七丸。青蒿鱉甲丸。三種湯頭。念得滾瓜爛熟。他有了這三種湯頭。下了肚。便不愁臨診的時候。沒有藥用了。說也不信。像他這樣瞎貓撞着死老鼠般地。竟有幾個絕症。給他醫撞得好了。這個道理。就連做小說的也莫明其妙。偌大的一個休寧縣。醫人的郎中。倒也不少。竟沒有一個能像任圖戶的

生意忙碌。今年那位全知道又弄出一個新花樣來了。他先和任圖戶商量定了。決在吳家大場上。設立一個臨時時疫所。不料冤家路窄。給紅亭看見了。當天晚上。便來尋着他了。再說紅亭在屋上。疑遲了好一會子。猛的省悟道。我太呆了。像這些匾額。或者是他假要面子。請人替他粧場子的。也未嘗不可啊。我又何必定以匾額去論人呢。錯了。錯了。她忙使了一個蝴蝶翻花的勢子。飛過大廳。到了後面的主屋上。細細的一聽。下面有人在談話道。老倪。我真愛你。當你纔到我家的時候。我便和春蘭談過了。你這人不獨識趣。而且知文達理。確是一個讀書的公子。你娶了老婆沒有。有一個男人的聲音答道。我還沒有娶哩。那女人嘆了一口氣說道。我也是前世不知作下了多少孽了。今世配這個糊塗的崽子。那一副嘴臉。我看見了。說不出一股怨恨那男子說道。那麼你既然這樣的憎惡他。何不和他做親呢。她又道。談起這話來長哩。當初我家也是一個財主。因為我們那個已死的老子。不爭氣。鎮日價的在外邊吃着嫖賭。他將我們祖上遺留下來的家私。花得乾淨。還不算數。又得一個癆病去世了。

弄得百孔千瘡。他死了。連買棺材的錢都沒有。我娘也算會想主意。便將我賣給蔣家院內去做妓女。那時我已經十七歲了。接的客人也不少。內中有醜的。有俊的。有村的。有俏的。更有老過花甲。少猶束髮的。見了那些俊俏的少年。心中未嘗不想隨他去成了一個家室。無奈那班東西。只將我們這班勾欄院中的人。看得有螞蟻一般地大小。他們說做妓女的好像插在瓶裏的一朵鮮花。雖然可簪可嗅。但是要想將他拿來預備收種結果。那便不能夠了。又說妓女們是魚中的河豚。味雖美。而有毒。我們聽得這種論調。不禁又羞又憤。後來給這個猢猻崽子看見了。他倒願意出四百五十兩銀子。替我贖身。那時我因為被那班狎客。實在纏得夠了。他雖然一張面孔不漂亮。可是儘多的是銀子。我一打算。隨他去。究竟比較在院子裏度那種地獄生活。來得多哩。我當時便答應他了。其實我的心中還是一百二十個不情願啊。不想那個猢猻崽子娶了我進門。祇有三個月。和我真真正正的做夫妻。以後他便將畜生脾氣又發作起來了。不時仍然到窩子裏逛去。我呢。祇要衣食住三樣不愁。管他娘的這

一個月裏。這個糊猴崽子。越發瘋了心了。差不多十天沒有兩三天在家裏了。我想起來好不怨恨。我想他能到外邊去尋尋野食吃。我也能到外邊去尋野食吃。我想到這裏。我才毅然不顧一切。和你勾搭的。那男子說道。原來是這樣啊。我們談話的時候。也不少了。我要到前面去咧。不要給他撞了回來。那可不是要的。再則前面的朋友。誰不是和烏眼鷄也似的對待我呢。這個風聲。萬一傳到他們的耳朵裏。那可要天翻地覆了。馬上便要大聲疾呼的替我去宣傳了。那女人忙道。你不要駭怕。我對你說罷。那個糊猴精。方才由吳家大場上回來。對我說。他到北門朋友家去吃喜酒了。恐怕今夜還要連上一場賭咧。所以關照你們不要等我了。我想他有五、六天沒有到怡心院裏去了。今天借着這出賀禮的由頭。定是到怡心院裏去尋快活了。前面幾個毛頭小夥子。你放心罷。他們絕不致有什麼花頭的。惹得我的脾氣起來。將他們一頓臭罵。還要歇掉了他的生意。我想那班窮小子。自然要保自己的飯碗。不敢來破壞我們的事情了。那男子道。既是這樣。我便大膽在這裏過夜了。她嗤的一聲笑道。你

放心罷。有了什麼岔子。你儘管推到我的身上來。便了。像點火也似的。觸了一觸。來不及的。又分開了。有什麼趣味呢。你今天儘量耍子罷。說到這裏。便聽得解衣聲。謔浪聲。滅燭登床聲。銀鈎微動聲。動聲清晰。紅亭大怒道。這賊囚的女人。不料也是這個淫貨。下去結果了他兩個罷。她一撥天窗。飛身下來。劍光到處。兩顆首級。同時離了肩頭了。她就着血寫了

姦夫淫婦。殺之尙有餘辜。

十個字在粉壁上。便動手走了。再說任圖戶。當天在吳家大場。分了六十兩銀子。存在益信錢莊裏面。他回來在紀氏面前。撒了一個瞞天大謊。他得了脫身之計。便向益信將六十兩取了。便向北門怡心院而來。到了怡心院裏。那個小翠玉。早就笑吟吟的迎出來了。手拉手兒到了小翠玉的房間裏面。小翠玉撒嬌撒癡的。倒在他的懷裏。說道。任大少。定是看中了別人了。任圖戶聽得忙道。我又何曾看中過誰的。你這話。不是冤枉煞人嗎。小翠玉道。罷了。罷了。這些瞞人昧己的話兒。還在分白的什麼呢。當初纔來的時候。差不多每天到了申

牌時候。或是西牌一到。你老人家不要請便來了。現在怎的。隔了十多天。不來呢。你說外邊沒有朋友。誰能相信呢。他跌足嘆道。你不題起這個話兒來。萬事全休。題起這個話頭來。實在令人可惱啊。不怕你見笑。我在三年前。便是在院子裏過着日子。也沒有一個人來詫異一聲的。不料娶了一個雌老虎到家。也是我的晦氣星高照。成日家要東索西。還不算數。竟將我也管束起來了。起初我倒不和她較量。誰知她一些兒不知進退。我讓一着。她便進一步。我因為面子的關係。不肯和她胡吵瞎纏的。近來我連出門做事。她都要盤問我了。你還怪我不常來咧。我別的一些兒皆不怕。就怕她胡鬧起來。第一便是我先要坍了面子。第二萬一得罪了你。不是格外對不起你嗎。因此我寧可停了幾天。到這裏來一次。不一定要弄得五張六角的。反而見人不得。而且失了你我的交情。小翠玉笑道。原來是這樣啊。你不得見怪。像你這樣一個好漢子。什麼地方娶不到娘子。定要和這種床頭虎廝混着。幹什麼呢。他笑道。這話談何容易。我要是辦得到。早就辦了。還等你說嗎。她進了我的門。那時沒有將本來的面目

露出來的時候。我却很歡喜她的。將一切的財產權柄。齊交給他管理。如今我連一文錢的主兒都做不了的。我要是和她分居。我手裏一文也沒有。到那裏去娶人呢。小翠玉道。那麼你便退了她。一切的財產。不是收了回來了嗎。他搖頭說道。你這話。越發沒有道理了。出妻退妻。都要妻子有了七條的大過。才能當着官裏退掉了她呢。她沒有七條的大過。好端端的要去退她。不獨她要來反咬你一口。連官裏還要定告一個誣告的罪名哩。你道退出妻子。是容易的事嗎。我那一件沒有想到呢。實在是一塊粘糕貼手心。擲也擲不掉。棄也棄不了。啊。小翠玉笑道。你受這種罪。却不能怪別人的不是了。都怪你自己乍見豬糞買細糠的奉承她過頭了。你如果淡淡的去對待她。她未必就這樣的凶惡哩。任圖戶道。可不是嗎。吃了苦頭。我也不說了。如今有了你。我總算有了一線的生路了。我幾時要和你們的老家說哩。問你的身價幾何。我預備贖你回去哩。小翠玉慌的說道。罷了。罷了。你饒了我在世上多活幾天罷。我隨你家去。別的倒不要緊。只是你們那位大夫人。那一關。我怎麼能夠闖得過呢。任圖戶

道。那個夜叉嗎。他如果不識風頭。我便立刻喊人將她打死了。看她又奈我何。小翠玉嘆喙一笑說道。你這些三天不吃飯的餓狼。在別的人面前發。或者人家可以相信你。但是在我面前發。我是不相信的了。方才說上多少怕老婆的話兒。馬上又變了一個人了。誰是呆子。上你的惡當呢。老實對你說一句罷。你到我們院裏來。我便包給你。不另接客。也可以的。到你的府上去。這一個念頭請你打消了罷。你在這兒耍子。便是你的夫人尋找得來。我們做生意的是賣的。你們嫖客是拿錢來買的。我們自有話對待你們那位大夫人了。若說依你的話兒。隨你到你的府中去。還不是俎上的一塊肉。隨砍隨剝去。任大少你這個主意未免打得錯了。任圖戶點頭說道。還是你的見識比較我來得高。我却不能不拜服你哩。既如此。我向後便算包了你罷。他說着在身邊取出了六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說道。這六十兩算是定貨的代價。小翠玉見了銀子。不由的裂開一張嘴笑了。忙道。好好。我總接着一個長莊的客了。這也足見任大少一心一意的愛我了。她說着便喊搗母來將六十兩銀子收去。小翠玉便格外

個無頭的任圖戶。橫在床裏。鮮血濺得帳子變成花紅的顏色了。老鴛和衆人不約而同的倒退數步。齊抽了一口冷風。老鴛連道。這是怎麼了。小翠玉哭道。他昨晚吃過酒。好端端的和我上床睡覺的。我醒了。他便被人殺了。不知在什麼時候殺他的。我一些兒也未嘗知道哩。老鴛這可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了。連忙和衆人來尋找任圖戶的首級。樓上尋到樓下。直胡亂了一夜。也未曾尋到他的首級。到了日出三竿的時候。魚市口極熱鬧的地方。發現了一顆血淋淋的人頭。三街六巷的人等。沒有一個不以爲奇怪。大家正在亂猜胡測的當兒。北門怡心院的命案消息。和南門的命案。同時闕傳起來。鴛兒出首。到縣署裏去報案。休寧縣接到這個暗殺的案子。倒也十分吃勁。接着任圖戶家中的用人。也來報案。一日兩起命案。那個休寧縣悚懼恐惶。偵騎四出。捉拿凶手了。話分兩頭。再說紅亭。到了午夜的時候。回到三心飯店。姣姣還在燈下看書呢。見她回來。連忙起身問道。此去的所事如何呢。她笑道。明天聽消息便了。此刻去說他做甚。我那石郎晚間吃一些什麼的。姣姣笑道。念念不忘。妹妹真可

算一個多情的人了。可惜我也是一個女子。假使我是男子。我定要娶你做夫人哩。紅亭滿面飛紅。笑罵道。臭蹄子。動不動的便來尋人開胃。姣姣笑道。我這是實在的話啊。又何曾尋你開胃呢。這也難怪。你去了。誰還肯去服事你的石郎呢。當然等你回來。服事他了。紅亭笑道。我也說不過你這快嘴。人家不過是順口問的一句話兒。你便兜住人家的下頰嘲笑了。幾時恭喜你那張尊嘴上面生了疔瘡。不能說笑話。那麼。我便念佛了。姣姣笑道。好好。我倒說的是一句正經的話兒。不想你這厲嘴的蹄子。便來咒我了。我此刻且不和爭論。到明天早晨。找你那石郎談話便了。紅亭聽得笑罵道。這蹄子越發沒臉了。什麼我那……你那……姣姣笑道。這又奇了。這句話是你說的啊。我們不過順着你的口兒說了兩句。這難道又是我的不是麼。她很很的瞅了姣姣一眼。也不答話。嗤的一笑。回房去睡覺了。她倆在這房間裏我嘲你諺的一陣子。不打緊。倒給一個人聽得去了。你道是誰。却原來就是石中玉。他在病後。日間常常睡覺。所以到了夜間。倒覺得十分精神了。他正自朦朧着雙眼。似睡非睡的當兒。忽然

聽得紅亭說話的聲音。他便從夢中驚醒了。他聽得紅亭問起自己來。不由的心中起了一種感觸。說不出是喜。還是悲。他暗自嘆道。落拓江湖。半生將至。仍然是子然一身。了無牽礙。在我輩行徑上說起來。正不必作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之想。可是像前幾天。旅地孤燈。這牀瘦骨。若不是她殷勤護持。說不定拋骨異鄉。也是意中的事呢。想到這裏。便是有家室的來得好了。我相信她是一個多情的女子。我更欽佩她待我一番。人所不能的厚愛。我陷在烏風道院裏。不是她。我還堪設想麼。這一層又不能不使我誠心的拜服她。我現在要算再造中的再造人了。這兩重再造的大恩。我不報她。我還算一個什麼人呢。他想到這裏。便將一顆不可搖動鐵也似的真心。整個兒送給紅亭了。他翻過身體。瞥見一線月光。由外邊直透進來。不由的又使他想起那個嬌憨活潑俊勇俏豔的神眼鶯兒來了。他暗自說道。現在又不知道她到那裏去了。她如果回去。我倒放心哩。她是一個少年的女子。單身獨自。萬一遭了人家的暗算。這不是害了她了嗎。他想到這裏。不禁又替鶯兒擔起憂來了。燥得一身大汗。再也莫

想睡得着。心頭轉着轆轤。打算怎樣的去尋神眼鶯兒。他一直躊躇到五更鷄唱。這才朦朧睡去。不多時有一個人輕輕的喚道。石郎……他從夢中驚醒。只見紅日滿窗。紅亭站在他床前。一張宜喜宜嗔的龐兒。上面給日光一映成了一種桃花的色彩了。越發顯得嬌豔動人。只見她笑嘻嘻的在床邊坐下。對中玉問道。玉哥。你今天的精神怎樣了。石中玉點頭說道。今天越發好了。我們吃了午飯。便去尋找鶯兒罷。紅亭忙道。你不要忙。現在你不過稍好一些兒。馬上又要強自掙扎了。仔細着將毛病掙扎得反了。那可就不對哩。中玉笑道。我現在實在是強健了。紅亭道。不問你強健與否。總宜多養息幾天。爲妙。他道。我這幾天實在是氣悶極了。再叫我休養幾天。只怕還要將毛病氣悶出來呢。我到午後且先到徐伯平先生那裏去一趟。將他的厚情報了。然後慢慢的設法去尋找鶯兒罷。紅亭笑道。好好。我們吃過午飯。便到徐先生那裏去一趟罷。他們談了一會子閑話。吃了午膳。便動身了。臨走的時候。紅亭關照姣姣一聲。請她在飯店裏面候着。不多時。他倆到了徐家街口第一家門前。便掛着徐伯平世

醫的招牌。中玉和紅亭倆一同走了進去。到了掛號所。那個掛號的小廝。見了他倆進來。連忙站起來說道。你們請過了幾天來罷。我家先生這兩天有點他事情。沒功夫替人家看毛病。中玉道。我們並不是來看病的。却是來謝謝他老人家的。那個小廝朝他倆望了望。又道。便是來謝謝他老人家。也請停了幾天來罷。中玉聽得。好生奇怪。暗道。這倒奇了。便是有要緊的事情。祇要在家。難道連會客的功夫也沒有麼。他忙道。我要問你。這徐先生現在在家裏麼。他道。在家裏呢。可是他這幾天因爲心緒不寧。所以早就關照我了。什麼客人。他都不見。中玉聽得。越發疑惑起來。暗道。這話又蹊蹊了。他心緒不寧。便是見一見客。也沒有什麼關係的啊。他正自在疑惑的當兒。紅亭插口向他說道。請你進去。對你家先生說一聲。便說一個姓石的來謝謝他的活命之恩哩。他搖頭說道。這可不行。不行不行。我們家老夫子對我早就關照過了。我怎好違背他老人家的命令呢。石中玉急道。你這位大哥也未免忒拘泥了。我們是來酬謝他老人家的。請他老人家贖出一點功夫來見我們一見。差不多我們祇多和他老

人家談了三言五句。便將酬謝他老人家的一些微敬。拿了出來。便算了事了。他道。好好。既是這樣的。便請你將酬謝的禮物。拿出了。交給我。我便去給你倆達到。豈不是好麼。紅亭笑道。如果是這樣的。我們兩個也不必親自來了。便叫一個人來。我們因爲派人對不起他老人家。所以特地送來。你方才說你家老夫子。心緒不寧。但是見我們一見。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了。石中玉笑道。老夫子究竟遇到了什麼要緊的事情呢。可能稍說兩句給我聽聽呢。他搖頭吁氣的說道。這事何能對你們說呢。紅亭見他這樣的神情。越發疑惑起來。忙道。請你進去對何家老夫子說一聲。他老人家如果應許我們見他老人家。我們便進去。倘使不應許我們進去。我們也不強自要進去的。可是都要請你進去通知他老人家一聲。他皺眉說道。你倆真是糾纏煞人。罷罷罷。我且替你們去通報一聲。看他老人家答應與否。我却不能決定的。他說着便向後邊去了。不多時。他笑嘻嘻的出來。對他兩個說道。真奇極了。許多賓客。他老人家都沒有見。他聽得你們來。他倒答應了。你倆且請進去罷。他老人家現在大廳上面哩。

【評】射湖釣叟說一回中寫兩件暗殺的案子，能夠不雷同，已經是最上乘的了。一是明寫，一是暗寫。殺任妻和姦夫是明的，讀者知道的。殺任圖戶是暗的，讀者們不知道的。但是在不知道的範圍裏，而又能使讀者們幻出千真萬確是紅亭一手做的，像這樣的用筆，可算出神入化了。任圖戶大約便是「人屠戶」的諧音罷。諺云：醫生殺人不用刀，著者皮裏陽秋，寓意着實不少。像這樣赤裸裸的揭出醫界黑幕的偵探小說，不容易多見啊。

第九回 脣槍舌劍猾吏作冰人 面熱腸炎賊官涎美色

中玉和紅亭便向裏面而來。到了大廳前面的天井裏，只見徐伯平一個人獨自坐在廳上，默默的一聲不做。中玉搶上幾步，一躬到地說道：「晚生石中玉拜謝老先生活命之恩。他忙走過來，將中玉從地上拉了起來，說道：『我們做醫生的本來是抱着濟世活人的宗旨，能夠不將人家的毛病看得錯了，便算是自己的幸運了。那裏還要你們來酬我呢。』中玉道：『異鄉遊子，偶染沉疴，不是先生施展回春的妙手，小子還能再生於人世嗎？』徐伯平忙道：『不必客氣了，請坐吧。』

中玉又稱謝了一陣子。這纔和紅亭就坐。徐伯平忙喊家丁獻茶。在這時候從裏面突然跑出一個十二三歲的小丫頭來。失失冒冒向徐伯平說道。老爺不好咧。小姐在後面要想自盡了。你老人家快些去罷。遲一會兒便要出岔子哩。徐伯平聽得嚇的面如土色。連忙隨着那個小丫頭到後面去了。不多時他由裏面出來。那一張慈祥和喜的臉上。還掛着兩綫的淚痕。更堆着不少憂恨和懊喪的色彩。中玉紅亭到了這時候。十分疑惑。不知道他家究竟鬧的一回什麼事情。徐伯平坐下來。歎了一口無限悲哀的怨氣。直着兩眼。半晌沒有一句話。中玉忍不住問道。敢問老夫子。府上究竟出了什麼事情。小子斗膽。請老人家可能對小子說一個明白嗎。他一面將面上的淚痕拭去。一面說道。唉。世風日下。道德淪亡。我徐伯平癡長了五十八歲。受人的侮辱。還是第一次哩。尊駕下問。盛意關懷。老夫雖不願以家醜外揚。但是尊駕諒非一般沒有人格者可比。所以老夫便告訴尊駕。諒亦無妨的。列公。他說的這幾句話。原來裏面混藏着。一件可憤可慨的事情哩。你道是什麼事情哩。徐伯平有一子一女。兒子叫

仲英女兒叫淑琴。仲英才十七歲。尙在書房裏念書哩。女兒十九。生得一副好模樣兒。真可稱得起雪貌玉肌。花容月質。她不獨有這樣的絕色丰標。而且又能書能畫。更喜彈琴。徐伯平將她直當着掌上珍珠般的看待。淑琴有了這樣的才思。不消說。她的心思品格。自然和尋常的女子是兩樣的了。她負着一個休寧才女的盛名。自有許多的衖袴子弟。慕才欽貌的請人來作伐了。徐伯平知道自己的女兒性情高傲。來給她作伐的。他都先去和女兒商議。女兒答應。他也不反對。女兒不答應。他更不強迫。誰知由十五歲至十九歲。這四年裏面。不知道有多少人。她作伐做媒。她一家也未看中。不是嫌人家銅臭。便是嫌那班子弟不良。她的心目中。並不要什麼官宦人家的後裔。祇要一個品學兼優的夫婿。便是一窮如洗。她也情願的。可是徐家雖然不是什麼大富顯貴的人家。也可算一個中上等的人家了。那班寒士家的子弟。未嘗沒有好的。而且那班好子弟。又未嘗不慕羨淑琴的才名。可是他們想到自己是一個貧無立錫的窮小子。不由的便自慚形穢。將這個求鳳的念頭。在無形中便打消了。淑

琴對於自己的終身。當然不可削足適履的草率從事。沒有她的意中人。她也不急急的求售。所以一直遲到十九歲。仍然沒有一個合意的郎君哩。常言女大不中留。中留起禍端。這兩句話。確有些道理。但是那些性格風騷。舉止輕佻的女子。到了十九歲的時候。作興熬熬不住。要做出些不端的事情來。和這女大不中留的話兒符合。可是徐淑琴是一個守身如玉的好女子。自然不比那些不顧名節的女子了。她休道中留到十九歲。便是中留到二十九歲。我可斷定她沒有什麼風月的勾當幹出的。天下事往往令人不可預料。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就像徐淑琴是一個三貞九烈的女子。她當然不肯倚門賣笑。臨窗弄姿的了。不料往往的事情來尋人。她的豔色。不獨在休寧一縣。無人不知。就連隣縣也知道了。這衆生顛倒的當中。又料有了一個人。顛倒而且又着迷了。這人是誰。却說是那位休寧縣的縣太爺。趙奇朝。他時常聽見手下一班爪牙說起徐淑琴來。怎樣的美貌。怎樣的才思。他聽到入神的當兒。口角的流涎不禁掛下有六七寸來。他當着那班爪牙的面前。當然不肯將他的官架

子丟了的。到了背地便和他的高等顧問季文彪商議。這個問題。季文彪聽得他的話。便道。這徐淑琴的才貌盛名。却不是今朝一天的了。但是祇聽見人家說着。其實她的廬山真面目。我還沒有看見過一次哩。幾時讓我託故到他家去一趟看看。這徐淑琴究竟是個什麼樣兒的美人。如果真個名符其實。那麼。我便替縣太爺設法弄得來。給你老人家耍子如何呢。休寧縣聽得快活得一張嘴裂開。直合不攏來。連道。如果能替我辦到了。酬謝從豐如何呢。季文彪微微的一笑說道。這是我們應當的事情。何敢受太爺的酬謝呢。他說道。天下無白用的人物。你替我去用心辦這層事。我自的道理。當天午後。季文彪便坐了一乘小轎。到徐伯平家裏來假粧看病。誰知他白白地的丟了一兩銀子的診金。徐淑琴的影子。都沒有看見。他暗呼晦氣。自己對自己說道。偷鷄不着。倒蝕一把來了。他快快的出了徐家。上轎回到縣衙裏。想了一夜的念頭。到了第二天。果然給他想着一個絕妙的主意。他便親自到徐家的左隣右舍一打聽。才知道淑琴的繡樓。却直對着三賢街。站在三賢街裏。便可看見她了。季文彪便

到三賢術裏。仰着臉。像狗兒等食的一般。目不轉睛的向淑琴的樓上望着。說也好笑。一直等到日上三竿的光景。仍然是樓窗緊閉。他將頭項仰得疼了。只得低下頭來。吁了一口出氣說道。怎的到了這一會兒。還不開窗門。難道還未起床嗎。直是好懶啊。他正自疑惑的當兒。猛聽得呀的一聲。他慌的仰起頭來一望。只見那扇樓窗開了。他連忙將一雙賊眼揩了又揩。拭了又拭。預備來飽餐秀色了。不料一霎眼。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婆子。手裏拿着一把麻毛帚兒。在窗子上拭着灰塵。季文彪暗自說道。這個老死鬼。早一點走開。讓我來看看她的美貌吧。可是那個不做美而且不識相的老婆子。偏生牽絲扳籐的。不肯便去拭去了灰塵。又拿出一塊布來。在玻璃上面慢慢的擦着。這一來將一個季文彪急得倒抽一口冷氣。暗道。完了。完了。這樣的等下去。等白了頭髮。還不能見她一面哩。他想到這裏。恨不能飛身上去。將那個老婆子。摔成肉醬。可是那個老婆子。一些兒也不會緊急的。她一把一把的按步就班的揩着。季文彪無何可奈。只得將一股不可告訴人的惡氣。權且按到了小腹下面。耐着二十分

的性子。好容易纔將她候得走了。此刻一個大丫頭捧着一面鏡子。到窗前一張檯子上面放下。又去取了些梳攏的東西來。季文彪暗喜道。那話兒馬上便要出來梳妝了。我倒可以飽看一回哩。不多時一個望眼欲穿千呼萬喚的徐淑琴。纔孌孌婷婷的走到窗前。端然坐下。一個季文彪看見她那一張天仙化人的粉龐兒。不禁身子酥了半截。險一些挫了下去。但見她大大方方的打開妝匣。梳洗了一個丫頭替她梳頭。一個丫頭替她打扇。季文彪看得目迷五色。幾乎要乘風飛去。一直等她將頭梳好了。窗門重行閉了起來。他這纔失魂落魄的回衙而去。見了趙知縣將大拇指豎得筆直的說道。果然是一個萬不得已的美人兒。可是要想將她弄到手。却也不是容易的事哩。趙知縣呵呵的笑道。你又呆了。只要我居心想她。還怕她能逃掉了我的手掌心麼。憑我這個錢人。勢舌。膽。五種那一種沒有哩。你便去替我做媒。談到錢。十萬八萬的聘禮。我也出得起。談到人。我現在是一縣的父母。將來昇官晉爵皆是意中的事。情。談到勢力。只要他和我做了親。還不是平地生花麼。誰便有三頭六臂。也不

敢去欺負他啊。他如果識高低。情願做這門親。那麼我們什麼話都收拾起來。萬一他不知好醜。不肯和我做親。那麼我們先文後武。拿話去開導他。憑着這三寸不爛之舌。不怕他不移樽就教。如果他再不覺悟。定要固執不從。那麼我們最後的手段。便是用武力去對待他了。人說三國時候的趙子龍。一身是膽。我趙奇朝的膽子。還要比較我們的二千年前的老祖宗子龍大上一倍哩。殺人放火的勾當。原是人不是神做的。別人幹得出。我便幹得出。季文彪笑道。好好。你老講出這一番話來。我更容易着手了。他當天晚間便到徐家去提親。徐伯平聽得。照例去徵求他的女兒意見。不料徐淑琴聽得。一口回絕了。不答應。徐伯平便依照愛女的話頭來對待季文彪。季文彪冷笑一聲道。老丈這些話未免忒也迂闊了。令媛是老丈生的。這婚姻大事。自然由你老人家作主啊。怎的反而聽她的話呢。我還問問老丈。縣太爺盛意殷殷的叫我來作月老。都以為你家令媛是一位德貌兼備的佳人。所以他才有這種舉動的。不想令媛倒自高自大起來。這真是出於人意料之外哩。我還有一句不中聽的話。請老

丈不要動氣。太爺肯屈尊降格來向你家求婚。論起人錢勢力來。那一層你家不願意呢。那一層合不上你家的資格呢。徐伯平忙道。公爺你老這話錯了。常言得好。板門對板門。柴門對柴門。我們這些什麼人家。怎麼夠得上和縣太爺做親呢。季文彪大笑道。老丈這話。又不對哩。這是縣太爺自動的。却不是你家向縣太爺去高攀的。又有什麼階級的觀念呢。只要將這一頭親事。做成功了。縣太爺雖然是一縣的父母。怕不喊你老人家一聲岳父嗎。徐伯平聽得暗自尋思道。這件事倒教我爲難了。如果答應他罷。我的女兒。難道白白的嫁給一個萬人痛罵的臧官嗎。萬一不去答應他。料想他還能善善的和我罷休嗎。他沉吟了一會子。毅然說道。今天對不起公爺。來白跑一趟了。第一層便是小女的脾氣執固。老朽雖然是她的生父。但是她的嬌憨性成。她執意不肯答應。我也勉強不了她的。請公爺回去對縣太爺說一聲罷。外邊不少閨閣的嬌姿。不必定以小女爲目的罷。季文彪見他的話風不對。忙道。老丈你不相信我的話。原沒有什麼要緊。但是事後。你却不要後悔啊。我們再會吧。他說罷。悻悻的走

了。徐伯平暗道：看他去的顏色，不善啊。我還要防備一些哩。不要遭了他的暗算啊。不料沒出三天，他又來了。笑嘻嘻的對徐伯平說道：老丈，我道如何。縣太爺對於你家，真可算仁至義盡哩。昨天你在晚間看過一個二十多歲婦人，沒有徐伯平點頭道：我這裏給婦女們看毛病的很多很多，不知姓什麼，是那裏的人呢。他道：姓單的，是三花井的人。她喫了你的藥，便成了一個血崩的證候，死了他的男人。今天早晨到縣裏去告你了。縣太爺便說讓他切實調查一下。如果你確是將藥用得錯了，那麼他便提你去辦罪。萬一用得不錯，不獨死者白死，並且還要坐他一個誣告的罪名哩。你想我們縣太爺，是不是一個宏仁大量的君子。放到別人的手裏，還不是藉着公事來雪自己的私恨嗎。我替老丈設想起來，委實有些害怕，而又不合算哩。不做這門親，便和縣太爺算是做了對，而且現在又有這樣一個生死一反掌的案子。在他的手裏，他如果將這庸醫兩個輕輕的加到你的頭上，對不起，你還想活嗎。而且老丈又是一個有體面的人，便是縣太爺格外寬恕你，將罪輕了一等，終身坐牢。我想老丈受

得起這個惡罪嗎。我所以不與縣太爺曉得。先來送一個消息給你。常言道。識時務者方爲俊傑。老丈何不趁此時機答應了這頭親事哩。他滔滔汨汨的說了這一番鬼話。將個徐伯平嚇得呆了。暗道。罷了。罷了。我早已料到。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了。但是他既然這樣的來尋着我。我如若再固執不答應。不是白白的送了一條性命嗎。他想到這裏。便和季文彪說道。公爺。你的盛意。原屬可感。但是現在老漢答應這頭親事。不是變成了臨時抱佛腳了嗎。他忙道。老丈這話。我又不解了。現在已到生命危急的時候了。還顧什麼抱佛腳不抱佛腳呢。我去對縣太爺。不講別的閒話。就道你勸轉你家令媛便得了。徐伯平聽得。萬分無奈。只得答應了。季文彪見他答應了。便歡歡喜喜的動身走了。徐伯平俟他走後。便將這事去告訴他的女兒。淑琴聽得。又氣又恨。大哭了一場。季文彪第二天便來和徐伯平商議。納采行聘的吉期了。徐伯平又不敢說出一個不字來。便答應在六月初一這一天舉行訂婚的禮典。可憐淑琴成日家淚痕洗面。尋死覓活。徐伯平見愛女這個樣兒。又是悲傷。又是痛恨。真個是書空咄咄。

在懊喪憂恨中度着生活。這一番却也就是徐伯平對石中玉說的一番話。石中玉聽得。不禁將一股無名的業火。高舉三千丈。按捺不下。憤然說道。老丈請放心罷。這個消息不到我石中玉的耳朵裏。萬事全休。既然到了我石中玉的耳朵裏。我總有本領給你老丈家出這口惡氣便了。徐伯平忙道。啊也。石大哥請將聲音放得低一些兒。那廝的手眼最多。不要給他們聽了去。連你都要受累哩。石中玉冷笑一聲道。老丈請放心罷。石某沒有真實的本領。也不敢口出這種浪言的。本來報答你老人家再造之恩的。不料有這樣的機會。給我。我若不趁此報酬你老人家萬一嗎。他說着。便和紅亭告辭動身了。徐伯平也不解他是什麼用意。只得將他倆送出大門。獨自回到大廳上。猜測這個顛撲不破的悶葫蘆了。再說石中玉和紅亭回到飯店裏面。便將以上的情節細細的說了一遍。給章姣姣聽。姣姣微微的笑着。這事極容易辦的。到夜間去將這個醜的害民做了。便了。到了定更時分。石中玉渾身找紮。手執朴刀。先自動身了。姣姣和紅亭說道。石郎毛病。剛纔全愈。可是他的身體尙未復原哩。讓他獨自

前去。萬一有了失錯。那可不是耍的。姣姣笑道。你也未免太小心了。他去殺一個賊官。還不是和割一隻小鷄的一樣嗎。又何用着你來擔這種無謂的心事呢。紅亭笑道。他如果在好的時候。我又何必替他小心呢。因為他的身體孱弱。萬一裏面有了硬生。便怎麼辦呢。姣姣笑道。一個縣衙裏面又有什麼硬生呢。請你放心罷。他決不會有什麼意外的。紅亭這纔不語。等到了三更時候。尚未回來。紅亭不禁焦急起來。忙道。直到這會兒不回來。我想他定然是有了牽絆了。我們趕緊去接應他罷。姣姣這纔綽起青鋒劍。和她動身。剛剛到了縣衙的前廳上面。猛聽得後面叮叮噹噹的廝殺聲音。紅亭忙回頭向姣姣說道。我道如何。石郎果然碰到了辣手了。我們快些前去吧。她說着一個蝴蝶過牆式子。從大堂屋脊漫飛過去。到了第三進的花廳面前。只見石中玉肩頭上背着一個女子。在天井裏和衆賊捨死忘生的惡鬥。紅亭那敢怎慢。在屋大聲說道。石郎不要驚慌。我來了。她說着落了下來。揮動寶劍。在賊衆中很殺起來。看官石中玉肩頭上那個女子是誰。她便是神眼驚兒。岔轉來。再說石中玉由飯店裏

動身到了縣衙的屋上。鶯兒鶴伏的一直探到後面的第四進花廳上面。瞥見一個少年婦人坐在那裏。滿面的淚痕。望着那支蠟燭。呆呆的出神。在這時忽然走過一個三十多歲的僕婦來。向她說道。太太晚膳已經預備停當。專等你老去用哩。她搖手說道。張媽。我此刻不要喫什麼。心裏好生難過。你去吩咐他們喫罷。張媽努着嘴。站在傍邊。不肯動身。嘴裏囁咕道。我曉得太太的心事。今天是五月二十九啊。也就是我們老爺昇天……她說到這裏。那個少年婦人忙向瞰了一眼說道。你知道兀的要說出來幹什麼呢。她說着。將大拇指一豎說道。他在家麼。那女僕搖頭說道。出去了。大約到李三太爺家裏去了。他道。那麼。你快一些給我去買一些兒紙甲金錢來。我有用處。張媽聽後。腳不點地的出去了。不多時她拿了些紙錠之類進來。那少年婦人忙道。快去將腰門關好。擺下香案來。伺候。張媽答應去了。她回頭又喊了一聲劉媽。又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婆子。手裏攜着六七歲的小孩子出來。答道。太太喊我來有什麼吩咐嗎。她道。你將鶯兒給我。你快去將紙墨筆硯取來。備我應用。那老婆子忙小孩

兒抱來。給她。她將小孩接了過來。放在自己的膝頭上面。捧着他的。小面孔。吻了兩吻。眼中的珠淚。不禁直滾下來。哽哽咽咽的對着小孩說道。苦命的兒啊。今天又是你的故父的忌辰了。他說到這裏。雙眼的珠淚。越發如斷線珍珠般地。落了不住。此刻那個老婆子。已將紙墨筆硯取來。她便將小孩。仍授給那個老婆子。她便磨墨蘸筆。在紙上寫道。

薄命妾周氏桂香。字啓與。劇遭橫禍之夫子趙奇。朝座下。妾與夫子同遇不幸。君子喪身。妾蒙大辱。本擬三尺絞綃。隨君以去。祇以襁褓中之一塊肉。妾全貞。則不可瓦全矣。妾不忍趙氏血統。從此斬斷。寧蒙奇垢。忍恥偷生。撫育此子成年。君若有靈。定可助警兒一雪落雁河之恥。人天永隔。會晤無期。惟有於月白風清時。悽然憶夫子之遺容。睹姣兒之憨態。而作自解。自嘲。自悲。自嘆而已。流水韶光。七載已逝。沉寃莫白。血案難翻。每念及此。悲腸寸斷矣。焚却楮錢一束。從增憶舊之思。灑將血淚千行。願化朵雲。捧夫子早早仙界。

【評】射湖釣叟說。神眼驚兒被劫時。石中玉被囚烏風道院。當然不知道的。

了。石中玉出險。若寫石中玉尋鶯兒不着。便自回去。文字便浮泛無味。如果寫石中玉直接得探得鶯兒在休甯縣衙裏。便救她出來。則又不成文理。像這樣的中斷章法。要繼續寫下去。而能沒有一些的痕跡。的確不是容易的事情啊。你看他借着徐伯平來着手。不獨想入非非。而且毫無痕跡。這是多麼難能可貴啊。石中玉入衙。又出奇波。用筆如梵燈鬼影。不可捉摸。

第十回 七載奇冤一朝大白 雙姝得偶全部告成

石中玉看罷暗道。原來這賊官還不是趙奇朝。照她的祭文口氣上看起來。將趙奇朝給強盜殺了。強盜來冒名做休甯縣的。如果是這樣。那麼這賊越發罪不容誅了。他暗暗地發了一陣子恨。只見那少婦將紙錠燒了。嘴裏又禱祝了兩句。一個小丫頭從屏風後面出來。向她說道。太太現在三太太和四太太又在吵鬧了。她聽得皺眉說道。她們吵鬧。與我何干。橫豎這一起不要臉的臭蹄子。鎮天價喫飽了飯。也沒有有一些事情的。今天又是爲着什麼事情吵的。那個小丫頭掩着嘴笑道。說起也羞煞人。她們爭吵了半天。我才聽出她們的聲口。

來。原來爲着陸教師謝教師的事情。那少婦忙道。你去對她們講罷。如今夜靜更深。請她們各自讓步一些罷。不用吵得神鬼不安的了。那丫頭便答應着走了。原來三四兩位姨太太。皆是窈窕兒出身。到縣署裏陪了兩次席。便給縣太爺看得中了。將她倆留了下來。做小星了。她倆由妓女一躍而成姨太太。自然一登龍門聲價十倍了。可是那個縣太爺。抱着一個三不怕多的主義。便是金銀不怕多。爪牙不怕多。姨太太不怕多。由三四排了下去。一直到十八爲止。確巧湊齊一個羅漢的數目。縣太爺更沒有分身的法術。住到那一房裏。其餘的十七房。便鬧着飢荒了。別的鬧飢荒。儘可鬧飢荒。尙沒有其他的舉動。惟有三四二位姨太太。不甘做飢民餓殍。便另尋門路了。不上兩個月。三姨太太和陸通有染。四姨太太與謝迅不清。他們起初是在她們的房間裏暗去偷來的。不料有一次被縣太爺無巧不巧的撞了一個正着。我真佩服縣太爺度量宏大。他居然不獨不生氣。而且向他們說。你們幹可以幹。但是也要給兩個指頭給我遮遮臉兒。下次萬不可再在這裏幹。碰到我是沒有什麼話說。萬一碰到了

別一個那麼，我一頂綠頭巾。不是緊緊地戴上了嗎。你們還是到外邊去幹的好。我絕不是一個不解事的來阻止你們。一下子他倆聽得，便依台命。時常到南門外鄉下裏一個吉祥春飯店裏去光顧了。他們頑得積久厭生，便思養魚換水了。三姨太太本來和陸通的。後來又與謝迅的肉體上面發生了關係了。但是一箭兩鵬，原是美事。就中却氣煞一個四姨太太了。她便時常拚死併活的和三姨太太吵鬧。三姨太太不甘退讓。旗鼓相當。時常吵得天翻地覆。至於那位縣太爺本來倚謝陸兩個作長城的。自然不敢預聞這件事了。原來這位縣太爺和謝陸兩個一樣的出身。他姓平。名叫做子飛。他從前也在大圈子裏廝混着。後來他打聽着休甯的新縣長從省裏支配下來了。他便帶了一班黨羽。在落雁河附近。將趙奇朝做了。將趙夫人奪了。以及來的一班人一齊強壓着隨他上任。可憐趙夫人。因為有一個兒子。方才三月。她不敢尋死。深恐死後這小孩子沒人撫養。趙家便絕了宗祧了。所以祇得無奈屈從。到任上。平飛便先娶了兩姨太太。倒不來和趙夫人爲難。趙夫人暗自稱幸。於是背地便盡

力勸他多娶幾個姨太太。平飛十分歡喜。他說太太一點醋也不喫。真是難得。實不知趙夫人勸他娶妾。不過作一個金蟬脫壳的計策。保全自己的貞節罷了。他任事三年。恐怕外邊有人來尋他的破綻。便將陸謝兩個請來。做左右手。謝陸兩個便替他在衙署裏外。添置許多的機關。以備到危急的時候應用。如今大圈子裏散火了。陸謝兩個。便常住在衙裏了。平飛常和他兩個說。咱們有錢共用。有妾同樂。有這兩句在先。所以謝陸倆有所恃而不恐。便實行他這兩句話了。平飛撞見了。還能說什麼回頭話嗎。只好捏着鼻子喝水了。更有一個季文彪。奸險百出。無惡不作。外邊只要看見了誰家的婦女好。千方百計都要弄到手。纔甘心咧。休甯縣城裏稍有一些兒平頭光臉的婦女。大約全受他們光顧過了。沒有錢的人家。他們便拿錢來感動。有錢的人家。便拿勢力來壓迫。弄得怨聲載道。怨氣冲天。這些都是閑話。再說中玉在屋上聽得真切。便提刀向後面而來了。第五進的西邊耳房上面。只見下面的燈光未熄。他便從天窗子窺了下去。只見兩個二十上下的小夥子。在練着二郎拳哩。一個站在

傍邊兩手又在腰裏說道。老二我們家縣太爺未免太很了。謝教師前天從吉祥春騙得來那個女子。你看見了沒有。那一個便住手答道。我聽得人說起有一個女子。很漂亮的。但是沒有親自見眼。究竟怎樣一個美人。他道。談起這個女子來。我魏老四。生在上十九年。還是第一次看見這樣的美人哩。身材不高不矮。腰細削肩。一張粉龐。鵝蛋一般地又細又白。微笑時兩腮上面還有兩個極小的渦漩兒。那一對眼睛水潤潤的令人魂消魄越。上身穿一件密扣鵝黃湖綢的短褂。下面襯着玄色緞兒百摺裙。一雙金蓮瘦細得真可稱不滿三寸哩。你道漂亮不漂亮哩。他點頭道。那麼既然是這樣的漂亮。爲什麼又將她到黑房子裏面去呢。他道。談起這話來。便是那個美人兒自己的不好了。縣太爺向她說明。將她當做特別夫人看待。誰知她破口大罵。身子一扭。身上的牛皮筋斷了好幾根。陸教師深恐她逃走。忙又在她的身上加上許多的繩子。說到這裏。他忙道。那個美人兒。難道會武功不成。他道。怎麼不會呢。陸教師謝教師兩個。在吉祥春飯店。還給他捉住的哩。不想這個計策。怎能將他捉來呢。石

中玉在屋上聽得真切。暗道：他倆所說的不是神眼驚兒麼？他不由的由屋上躡了下來，進了屋。手起一刀，魏老四早已了帳。吳老二嚇得張大了一張鮎魚嘴，哭笑，喊，都不能了。石中玉一把抓住他的領頭，用劍在他的面上晃說道：「喊出一不字來。我便是一刀。他只是碰頭求饒。石中玉道：『要饒你的性命，你快將方才說的那個女子的去處說了出來。』我便饒你的性命。他忙道：『她被我家兩個教師，關在後面馬棚隔壁的鐵房子裏面呢。』中玉忙道：『有沒有機關？』你要從實說。他道：『有的。有的。』你老進了馬棚，迎面的壁上便懸着一隻木槽。你老只消那木槽往上一推，那木槽便會自退到上面去了。木槽裏面便是一個鉄門了。門的傍邊，懸着活螺旋的關振子。你老只好將關振子一扯，門便開了。中玉聽得，順手一刀說道：『門開了。你的頭也開了。』他殺了他倆，不敢怠慢，飛也似的趕到後面的馬棚裏面。果然看見迎面懸着一隻大木馬槽。他搶過來，伸手一托，軋軋一陣聲響。那木馬槽自動的退到上面，露出一扇鉄門來。他順手一扯，活螺旋的關振子。鉄門開處，只見裏面黑越越的不見一些兒人影子。他忙在

裏邊取出火種一亮。只見一根石柱上面鎖着一個人。正是神眼鶯兒。中玉心中好生難過。忙道。兀那不是鶯妹麼。只聽少神無力的答應一個是字。以下便不響了。原來鶯兒鎖到這黑房裏之後。陸通要將她做了。免貽後患。謝迅不肯。平飛便主張先將她關到黑房裏。按按她的火氣。然後着人來勸解她。她關到黑房子裏面。每日祇給她一頓。而且生葱辣韭。她誓死也不肯喫。至多喫一碗薄粥。澆澆饑火。半月來。餓得差不多面黃肌瘦了。中玉過來。再亮火捲。用刀將她上的鐵索斬斷。說道。妹妹你的劍呢。鶯兒道。我的劍已給那一起囚徒拿去了。玉哥你快些救我出去。再作道理罷。中玉便蹲下身子。在腰間將絲絛解了下來。將她縛在肩頭。提刀出來。剛剛出了馬棚。瞥見北邊兩個黑衣大漢。各執傢伙大聲喝道。好賊崽子。往那裏去。石中玉更不答話。一個箭步。由馬棚穿出去。第五道月門。到了天井裏面。正預備動身。四面齊聲嚷喊道。好囚崽子。想到那裏去。老爺們在這裏等候久了。中玉知道不能登屋了。正想從下面躡出去。第三道月門前。一派的燈籠火把。簇着一個大漢。攔住去路。中玉到了此時。已經

下了死鬥的決心。他揮動了傢伙。和衆賊惡鬥起來。戰夠多時。那些賊衆越殺越多。中玉肩頭。又多了一個鴛兒。在槍林劍樹中。任你了得。也有些兒應付不來了。在這當兒。一枝金錢鏢。從東北角上。直向他的喉嚨口飛來。幸虧他眼明手快。霍的一個鳳點頭。讓過了這一枝鏢。不料第二枝鏢。在這穿雲閃電的當兒。又到了。饒你本領通天。左臂的大曲池上。早中了。石中玉忍痛。大吼一聲。刀法一變。翻翻滾滾。將那一路漫天蓋地的刀法。使了出來。殺得那班賊衆。頭飛血濺。叫苦連天。陸通謝迅。齊聲大叫道。兄弟們。休要畏縮罷。這賊囚的死期。馬上便到了。他倆個說罷。捨死忘生的抵住。中玉將這一路刀法使完。人却給他殺得不少。可是比較從前。反而又多上一倍。中玉雖有霸王之勇。而且左臂受傷。到這會漸漸的不濟了。紅亭可巧在這萬分危急的當兒。趕到了。展開那枝劍。神出鬼沒的飛舞起來。中玉得着空子。一躍上了大廳。不料兩個賊目。由斜刺裏躡過來。邀住石中玉。在大廳上面。又殺起來。姣姣趕到了。抵住那兩個賊目。石中玉這才能夠脫身。他背着鴛兒飛也似的。送到三心飯店。到了自己的

房裏將鶯兒放下。他的左臂已經給血染得紅了。他咬緊了牙齒。將鏢拔了出來。幸喜不是毒藥鏢。敷上了瘡藥。便止痛了。鶯兒將手帕拿了出來。給他將創口紮好。他便跳起來。綽刀就走。鶯兒忙道。玉哥。你還能去嗎……石中玉道。不妨事。不妨事。此刻我已經不痛了。他說了兩句。飛身上屋。到了縣署裏。只見天井裏祇有陸謝兩個。和姣姣紅亭在拚命的惡鬥。却不見別一個了。石中玉原認得他倆的。方才的鏢。又是謝迅放的。他跳下來。閃電也似的一刀。從謝迅的下三路橫掃過來。他一縱身。中玉的一刀雖然讓過。紅亭的一劍。却無處躲讓了。一顆頭。倏忽間。滾下地了。陸通見謝迅已經了帳。心中一慌。給姣姣尋了一個破綻。一劍削成斜切。藕倒了下去。石中玉見手續停當。便和姣姣紅亭說道。這裏的狗官。此刻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們且去尋他出來。他三個分頭尋了一會。不見蹤跡。中玉在西耳房裏尋到了趙奇朝的夫人。問她的根底。趙夫人便道。他今天是到集祥術姓李的家中去了。中玉依着她的話。便到集祥術姓李的家中。在臥室裏尋到他了。原來這李三太爺的女兒。便是平飛的弟

十七位姨太太。中玉更不和他客氣。一刀兩個。將他倆的喉嚨祇割半邊下來。還有半邊連在腔子上面。他便將刀啣在嘴裏。將他倆赤條條的由被窩裏拖出來。提到衙裏的大堂上。便將他倆懸在一塊爲民父母的匾額兩邊。他又去關照趙夫人。到第二天到省裏去報案。到了次日。趙夫人這現成的事情。還不會做麼。便啓程到徽州去報案。江督台接着這個案子。十分吃勁。親自到休甯去勘察一過。果然不錯。他便上表進京。官家憐趙奇朝身後蕭條。趙妻尤能全貞撫後。除每年照給知縣俸外。另賜建一所住宅。並立一所牌坊。官家親題字。這些都是閒話。不去細表。再說中玉在兵器庫裏。將驚兒的寶劍尋着。和姣姣紅亭回到三心飯店。中玉道。我們此刻到大圈子裏去罷。出來已經有這許多的日期了。張家案子。還不知有沒有捉住凶手哩。驚兒道。此刻不必到大圈子裏去了。她說着。便將謝陸兩個說的話。告訴了石中玉。石中玉道。那麼我們也要回去了。驚兒道。回去自然是回去了。可是我現在瘦弱得和病人一樣。怎么能回去呢。須要在這裏稍養息兩天。再動身不遲呢。中玉點頭正要答話。不料

忽然眼前一發黑。憑空的倒了下去。慌得鶯兒和紅亭齊蹲下身子。將他扶起。連問怎的。中玉面色慘白。頭搖了兩搖。未曾答話。姣姣道。你們快將他扶到床上去躺着罷。這准是病後身體未曾復原。費了氣力。而且又受了重傷。流血太多的緣故罷。她們連忙將他扶到床上躺下了。鶯兒喘息不正。姣姣忙過來。將她扶到自己的房裏。床上躺下了。鶯兒流淚道。玉哥不是爲着我。怎能將病兒弄得反了呢。姣姣忙道。你不勞神了。他是不要緊的。鶯兒淪了一回眼淚。心中說不出一種輕憐熱愛。一齊加到中玉的身上去。想起他到黑房裏去救自己的時候。何等細貼。出來和衆賊廝併的時候。何等的勇敢。在這不知不覺的當兒。已將委身相事的念頭萌發了。姣姣在中玉的房裏過來對她說道。不妨事了。他現在已經神志清楚了。鶯兒聽得。不禁脫口念了一聲佛說道。他沒有什麼要緊是最好的了。萬一有了一個意外。那麼。我怎生對得起他呢。姣姣說道。你還不知道哩。他在病中的時候。口口聲聲。忘不了你。我想他這種實心的好人。實在不可多得啊。鶯兒聽得。又是感激。又是憐愛。答不出什麼話來。一張粉

龐上面微微的泛起一層暈紅的色彩來。姣姣見了這樣暗道。看她這個樣兒。又像有心於中玉了。但是紅亭也是那樣的熱烈。將來怕要弄出岔子來。我是一個局外的人。樂得替她倆拉攏拉攏。她打定了主意。便又對鶯兒說道。妹妹。你可知道外面的好人。實在不少哩。就像中玉病的時候。要不是紅亭妹妹那樣的輸心貼膽的服事她。論他的命根身長也會活了。鶯兒聽得忙道。敢就先到衙裏去助石郎廝殺的她麼。姣姣點頭說道。不是她。還有誰呢。鶯兒聽得。不禁又感激紅亭起來。忙對姣姣說道。姐姐請你去將紅姐姐請來。我倒要謝謝她哩。姣姣笑道。又奇極了。她服事中玉的。這是不服事你的。你何又必去答謝她呢。鶯兒道。我謝她原有一種道理哩。她不將玉哥服事好了。那麼玉哥又怎能到縣衙裏去。將我救出來呢。我受她的間接的大恩。怎能一聲都不道謝呢。姣姣笑道。原是這樣啊。好好。我便喊她來給你廝見廝見。大家也好認識了。她說着便將紅亭帶過來。和鶯兒相見。她倆談了一會。倒十分投契。祇恨着相見之晚。姣姣見了這樣的情形。不禁嗤的笑道。這纔是酒逢自己干盃少。話

不投機半句多哩。你倆這樣的投契。依我的愚見。不若結成一個姐妹。倒也有趣哩。驚兒笑道。我是什麼人。怎敢和紅姐結拜呢。紅亭忙道。你不用客氣了。我又是一個什麼人。便配得和你結拜了麼。姣姣笑道。你們不要儘在客氣罷。倒是老老實實的依着我的話。不獨你們每人添着一個朋友。並且還有許多好處。在後邊哩。驚兒尙未在意。她的話中有刺。便隨口說道。既有好處。那麼我們便結拜了罷。紅亭道。好。我們一言爲定。更用不着去做那些無謂的圈套了。他們倆個問了年紀。却是同庚的。紅亭的生日在三月裏。比驚兒早一個月。所以紅亭爲姐。驚兒爲妹。她們在三心飯店裏面。又住了幾天。中玉的身體復原了。驚兒雖然沒有十分強健。但是比較從前。自是精神得多了。姣姣那一天晚間。趁着中玉出去的時候。便和紅亭驚兒兩個談了一番話。無非是勸他倆同嫁石中玉的口氣。紅亭自然是口願心願的了。驚兒因爲中玉拚着性命。將她從險處救了出來。雖然面子上害羞。但是心裏十分情願了。姣姣見她倆答應。便將這個話。又對中玉說得明了。中玉自然是答應的。姣姣將這件事。玉成之後。

她便告辭到山東去尋三霸了。石中玉因爲鶯兒的體弱不慣飛行，便僱了一隻大船，扯起蓬帆，直向京陵發進。在這一帆風順，水平如鏡的當兒，小子暫且告一段落，歇歇手腕了。

【評】射湖釣叟說：陸通謝迅是中玉鶯兒的媒人，不是他倆這一來，鶯兒便不會憐愛中玉的。可是中玉到了洞房花燭那一天，須要備一瓣馨香，祝他倆早昇仙界啊，呵呵。

章皎皎自是一個最解事的人，沒有她來撮合，中玉一箭雙鵰的喜劇，便不能這樣迅速成功。中玉又當敬皎皎三大盃，著者也是一個最解事的人，不是著者出力描寫出來，讀者們便不能明瞭這一段佳話。中玉更當敬景星三大盃哩。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出版

女偵探
小說
神眼鶯兒

洋裝三冊 定價二元

版權所有

著者 黃浦汪景星

批評者 射湖鈞叟

出版者 廣益書局

發行者 上海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廣州北平長沙漢口南京宜昌開封遼甯廣益書局)

上海廣益書局新出版

江湖百丐傳

時君奇聖近輯江湖百丐傳。集古今來丐之可歌可泣可風可勸者彙為一編。丐之中有豪傑焉。英雄末路。託足無門。丐之中有文士焉。硯田常荒。文章誤我。如吹簫吳市。吞炭管陽。又如劉健之手刃父仇。蘭英之恩撫主。莫不彪炳千古。載在史冊。故曰丐雖出身微賤。然亦大有可觀者在焉。

洋裝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價目

